



雪

作明錦碧

電

黎錦明作 (一九二五)



目次

小黃的末日	一
船夫丁福	一三
早魁	二三
雹	三一
鄉途	四五
會館裏	五七
一場試驗	六七
今昔	七五
茶會	九九

復仇	一一九
不速之客	一三五
唐寡婦	一五三
毒	一六五
馮九先生的穀	一七七
柿皮	一九五
鄉旅夜話	二〇一

小黃的末日

咯嗒咯嗒……這是千百條皮革在鐵桿上轉動的聲響……的搭的搭的搭……這是機杼和紗絡一種相磨擦的單調嘈音。

偶然在這擴大長時的聲息裏，也可聽到一兩處人聲，但只如一片枯葉投在巨濤中的那麼微弱……

在那內部如非洲大森林裏的三四個工場盡頭，有排列着的兩座直入雲腳的烟鹵，莽莽的濃烟由烟鹵口奔出，如出岫的烏雲，把全部工廠罩住好像烏雲籠住了深山的黑夜。四圍都有手植的楊和槐，它們是何等的高大啊，然而不過雜在巨巖間的一株小草罷了。蒼天是何等的茫茫啊，白雲是何等的玲瓏啊，然而不過一張小小的圖畫罷了。

煙鹵底下是一列粗笨得和礮台似的石屋，好像經過許多年數了，牆壁上蒙住一層烏

異的煤灰，烏黑得簡直成了一所礦山。空地上都積滿了煤塊，許多尼格羅人正在紛紜的
作著……

石屋內部擠滿了工人。死呆的動作，單調的呼聲佔滿這牢獄相像的地境，和別一個世界傳來機杼的嘈音相答。內部十分的昏暗，雜亂……人們和什物都圍聚在一座大鐵爐的四周。撲人的灼熱薰炙着它們的皮層，都炯炯的生着閃眼的陰暗的光輝，好像都扳出冷酷的面孔——這種神祕的魔力壓伏了一切的靈性！

噹哪一聲，爐門擺開了，三四個赤膊的人牽引着一筐煤奔上去將臂膊一饜，煤塊一齊攢入爐心。火花斗然畢畢剝剝的擁出爐來，映在他們漬滿汗汁的肉膊上，只見罩著死灰色裏的一層紅光。

「小黃該你去通一通罷！」一個微微喘息著的人對那個乾瘦的小童子說，一壁不住引著那條油漬似的汗巾在胸上亂拭。

小黃提起精神使勁的扛起那條長光鐵桿，往爐火中插了幾插。他的精力枯竭了，深深

陷進額骨的膠肉上，呈出一部殷紅；他只不住的喘息，幾根脇骨排成的胸膈和臨死者相似的起伏着，幾道汗泉汨汨的由上部流下來，將那條破舊的短袴浸濕，起了蒸發作用了。

當火爐作再次添煤時，他坐在靜臥着的鐵磴上無力掙扎了。他原來是羸弱，有長期不會得到食品了。他的腹部陷了進去彷彿和背脊粘成一塊。焦黃的兩臂只不時發着煙濘，正像兩條枯木似的引動，饑餓的蛀蠹正在吸啜他的血液……肌肉……精神……骨髓……一切的勢力無情的迫着他到死的國走去……

「小黃，你倒知道享福，快來！」夥計們又連連的催促他。

他連回答的聲息也沒有了。勉強從手掌裏抬起臉來，兩顆死灰色的眼珠翻動一下，好像算珠那麼呆木的被扒動了一次，牽動他唇部的筋肉也要費去無窮氣力；一絲纖弱的氣息從喉下吐出來，直如吐出他全部的生命。他說：「我實在站不起了，待我休息一會罷！」

「什麼——！」夥計們中一個壯健的名王傑的帶怒叱着說，只以為他有心偷懶。

「……老實告訴你，我今天還莫有喫一點東西！」他改腔的說，做手勢表示他的飢餓，

疲勞，困苦，絕沒有一點懈怠。顏色顯在他的面容上。

「莫有吃東西，那個叫你不喫？」王傑還是忿忿然，也賭氣預備休息下來。

「理他幹什麼！」較老的阿菊排解說，悄悄的暗地往斜角窗口對面指給他們那秘密。登時七八個火夫們都回過臉去。「待他一來，」阿菊說，「我們倒喫不著什麼虧。看他怎樣！」

憐恤小黃的，回轉臉用警語勸告他。然而他不能容納好意，不是拒絕，只是疲憊制住他的一身。他們好奇的還在窺探窗外對面工場的情景。啊，他們都楞住了，好像是愕異，也是憤怒，也是悲傷罷！

那是一所檢絲的女工場，和大電機房相隔不遠，隔這鍋爐處也只二十碼之遙，可以一眼望到。勞苦的火夫，有時間斷休息時望望她們——這樣異性的吸引，觀望時也可以安慰他們些兒靈魂的枯燥。他們在那裏可以得到許多談話的資料，有時憤慨了，——常時憤嫉那凶暴的監場，因為監場處於尊位，可以任意調戲她們。

這回監工又施出那狡猾手段了。他是一個肥碩的日本人能說幾句單調的中國話；他的聲音一聽就令人憎恨，「你們支那人喜歡偷懶，豬狗也不如！」這樣刻薄話常縈繞他們的耳邊。監工的狀貌尤其令人生畏：濃眉凶眼，一道烏黑的連腮短髭，正正配上了那副橘皮臉。女人看見他了，一定疑他是人間的惡魔呢：第一是他的笑容——可以表示他全部心襟的奸猾，第二是那毛茸茸的胸膛和毛茸茸的腿，第三是半露在跨間那個粗巨的生殖器。他以爲他那一列在指上的金約指可以誘動她們，那條竹節鞭可以表示他的威嚴可敬——然而這都是他的妄想，只惹得人們一體的憎惡，悚懼……

這兇惡的監工還以爲他有經驗，對待工人們已達到十二分的仁慈——他想他的仁慈就是他那不自知醜的微笑；他又想他的仁慈包含了嚴厲帶笑的扑責，卑鄙的嘲罵……他以爲這是裏剛外柔的唯一手段。

「噲！這裏又斷兩三根，怎麼這樣不留心！」這監工又在一個女工面前找出了一點瑕疵挑撥的說，滿臉狡猾的驚鷲般的笑着。

那女工突的震驚了一下，因為她想這實是一件意外的遭遇，她即刻畏縮的將身移近機邊，兩腳靠得緊緊的，彷彿覺得那監工威脅的勢力將她壓迫得無立足地了。

「接上罷！」那監工命令着，站在一旁不動。

她不得不急忙停下機的轉動，小心的伸手去接。一不留神，腋下忽然插進一隻紫紅色的巨靈，狠狠的在她的乳房上捏了一下。她尖澀的叫了一聲。忙收回臂來，死死的護住她的胸部。

「什麼！叫什麼？」這監工倒反盤詰起來，將臉湊近去。偶有一兩女伴驚訝的回頭，但即刻畏縮的又回轉去了。她只是收縮，退步，然而她決不能離開，只能讓他侮辱了。

「混蛋！」監工失意的罵了一聲，蹶着木屐揚長離去了；這樣的拒絕足以引起他的暴怒，手中的竹鞭搖得唔唔的亂叫起來。

「站進去些！」他接着在旁的一個女工的腰上搨了一下。於是站在以下的女工們一齊萎縮的靠近去，似乎覺得巨魔立將攫取她們的靈魂了……

——這一幅工場裏不平的印象，深深的映在這幾個在窺探的火夫腦裏。他們都呆住了，兀自切齒的咒罵。除開這可憐半死的小黃，他們的生命全都衝動了；設計怎樣對待這監工，同時聯想到他從前對於己身的不幸。

「來啦來啦！」阿菊敏捷的悄聲報告着，急忙操起煤鏟來；他們都悚懼的一齊動作了，但是有兩個人却矗立不動，不平的憤怒，充溢於他二人的顏色。

「混蛋！瞧瞧鞭子！」監工的暴聲已由織工場轉入電機場了。接着很響的一聲辟拍，——鞭子着在背部的聲音。

「喂，你這兩人幹什麼？」木屐的響聲轉到火爐旁來了，那龐大的身影斗的現出來，馬上就瞧見這兀立不動的兩人。這兩人互相望了一眼，正待動作，一壁只得敷衍答道：「休息不行嗎？」

「你們休息多久？不來管你們你們就休息一個整天嗎？……阿菊，他們偷了多久時的懶？」監工斗然莊嚴了，又着手和聲的對那馴順的阿菊詰問。

「剛纔就站了一站。」狡獪的柯菊兩面周旋說，露出那媚上的笑貌來，「他們倆都累傷了，嘻嘻……嘻嘻……」

「唔唔，只是電機老接濟不來，你們不多添火料怎麼行呢？你們要知道呀，你們的工錢領得足，休息的時候比別人要少！你們老這般偷懶，保不住我會扣工資的咧……你這兩人綽緊動手罷！」監工冷酷的說着，然這兩人還是露出不如意和些兒憤嫉的面色。在這時，監工斗然變成和藹的笑貌了。對兩人中一個溫和的拍了拍肩，畢竟催促這人愉適的動作了。

「辟拍！」那還在兀立不動的一個冷不提防在腳踝拐上猛烈的着了一鞭，他的兩腿立時一彈，灣下腰去。

「打人麼？！」那被擊的心頭火正待發作了，而監工又立時對他溫慰起來。他只得跛着一脚勉力從事工作，一股怒氣蘊藏在他被欺哄的束縛裏，好像一個被籠的獺犬。

「噲！怎麼這小子倒在這裏睡起覺來啦！」監工忽又瞥見蜷縮在壁根的鐵磴上的小黃。他已昏昏入睡鄉了。他目前的情景一絲不覺得，監工的怒叱也不會聽到，就是監工的脚步

踏在望腦袋上亂揉也不會覺得。

「死了麼？我倒不信！」

他那僅僅幾根肋骨的腰上被忍心的監工使勁打了一鞭，嘩喇一聲，好像一根肋骨摧折了。小黃忽的躡躍起身，圓睜着那雙死灰色的瞳子，兩手護住腰部，只一聲慘叫。

「活該……」王傑在旁悄聲抱怨的說。他們都感動了，但只能干預，回頭望一兩眸子罷。

「嘻嘻，你到安心睡覺！你這小子，你曉得你的身份麼？倒煤渣的還不如，他們還每天有六分錢工錢，你呢？你鬧到這樣地步，自己還不謹慎點，多出點死力，老是這般……」監工癡笑的斥責，又在小黃脚桿上打了一鞭。他連忙蹲下去。

「唉，爺爺，看我的面子，饒他這一遭罷。」阿菊嘻嘻的說，替小黃求情。

監工對小黃又起兩手矗立着，呆呆的瞧定他。小黃一身似乎完全麻木了，除開從兩眼放出來兩道恐怖的視線，他的右手擠住腰下左手摸着脚桿，如火灼似的慘痛一陣陣咬嚙。

他的神經，毒整他的心口。

「……這一次饒你罷！暫只罰你作一個夜工，從六點起到十二點止，替我守爐！這六點鐘工作完了，再放你出去。」監工臨行時說着，還狠狠的拂了幾拂竹鞭，表示他的決絕。

小黃默無一語，只微俸他現在的災難免除了。

夜晚的黑色天幕罩着大地空間，月光，星光，燈光夾雜的閃耀着，照遍這灰色的工廠。兩座煙囪似乎靜默了，彷彿是兩個夜神在監視這變幻了的世界。

遠處懶懶的鐘聲傳來，在這廣漠的空中激盪。人們的酣夢啊，把這陰霾無生氣，充滿了悲慘的罪藪忘却了，只剩這整日不曾休息，整日不曾得一口食物的小黃在那死寂的火爐邊工作。那似憤激的鐘鳴，那爐中安息的兩點火花的清響……

啊，可怖呀，黑的煤山正似攫人的巨獸，發着黯光的靜默的什物都呈出那蒼老，呆版的鐵面孔，一齊對着守着守他，窺視他。他似乎有些恐怖了，微俸睡魔護住他的一身，將他的靈魂

向睡鄉引導去，然而這何曾不也是引導他到死神面前去漸漸的，漸漸的他的工作弛緩下來，鐵錘在他手中由徐動而靜止，由靜止而安祥的臥在地下了。他正像迷惑的小羊了，昏昏沉沉蜷伏下去……

地心吸力有時將什物的原位變更一下，如機輪偶然一動，如屋脊梁偶然舉剝一聲，好像夜半秋墳的草動，古廟停柩的棺蓋響聲——足以引起人們全部神靈的悚動的。只是他已酣睡了。晚風一陣陣吹來，蕭蕭的白楊正在私語，如不平，如怨訴，如憤怒——足以引起人們的反悔，回溯，悲哀來。只是他已酣睡了。

一陣拖履聲由遠處傳來……打破深夜的岑寂。

忽的門口閃進一道燈光，接着一個龐大的人影——那監工睡眼朦朧的——直撞進來，左手裏擎着一盞加倍光的牛角燈，右手還是那條竹鞭——和蛇也似的竹鞭。

「該死的癩狗……我早就料到，來來來，這回可要制服你了！監工的兩眼當映進正在酣睡的小黃之後突然一把睜起來，兩道凶光從內部竄出。他的兩手只如發狂的戰抖，好

似要茹飲人的膏血了；他的牙關緊緊的咬住，如惡獸攫得一個人類的模樣……

嘩喇一響，一鞭正中小黃的肩坎上，他慘叫一聲，正待搗扎起來，第二鞭又正中他的頂門。他完全清醒了，似乎完全清醒了，但口噤不能作聲，恐怖和逃生的兩種渺小的本能在維持他這一剎那的生命。

「救命救命啊……」他的喉裏不禁慘呼了出來。

只是那監工暴怒得直如發癲的牛，丟下竹鞭，操起那根通火的鐵槓，辟拍他的脇上，如折斷一條枯枝似的一響。接着他微弱的哀號了一聲，便直挺挺的躺下……

鐘聲還不時斷續的響着，蕭蕭的白楊還在私訴……月光斗然由明哲的空中竄進雲縫，只剩幾點揚眉擠眼的小星在微弱無力地繼續它們的生命……

大地上什麼都沉默了。

船夫丁福

照例在傍晚的工作，他只有將船尾甲板上掃除乾淨，然而他今夜似乎疲憊了，兩肘無力推動這浸濕的布帶；心意尤其感着沉鬱，覺得自己萬不應該在此處畱連。不由的他停下工作，把帶兒斜倒在臂間，怔怔的坐下來。

江頭的晚潮已經退了，水面和沙汀上蓋着幽靜的月光；蛙鼓比往日格外清脆些，沿着江岸遙遙相唱答臨江樓市沉默得和石膏雕像一樣，高聳的烟鹵都消失了浩大長曳的烟雲。遠山已化入濛朧，——輕雲淡霧都在這時裝璜了全部宇宙，擁着長夜優遊的月球，擴大了夜神的權勢。啊，浩大的巴蜀夜景！一生勞苦孤獨的丁福，初次被自然引誘了。他直如受了一次洗禮，一剎那間心神已提到遙隔數千里的故鄉，憶起長年離別的妻子。

他的妻是一個柔和壯健的鄉婦，他憶得分離時她又有了孕，她的臉還是處女時一樣

的紅潤，有一排微微帶黃色的細牙；他最愛的是她那種靜祕的笑貌，那麼一雙常時捲起袖帶蓮花色的手臂；他不禁深深的吸了口氣，彷彿聞到一股芳香，正和她腋下的汗香和口邊吐出的溫熱相像；尤其是她有時將胸部偎近來的時候，「心肝……」他的耳邊只這麼一道靈氣悠然直透進心田；待他橫過手臂將她偎抱時，她啾的一聲又將他推開了。他又想起別離的情況，她的眼角含着兩顆珠子那麼大的情淚，小口兒彎了下來，可憐得正和別母的孩子差不多；他不禁一陣緊緊的心酸了。

縱屬他浸潤在純摯的悲哀裏，然這悲哀反給他些些甜蜜的安慰，覺得津津有味了。不由的從腰邊掏出了烟斗烟匣，慢吞吞的上了半斗烟葉，火柴「查」的一聲他將那粗大的手版打個洞兒將烟吸燃，一抹輕煙格外有生氣似的由晚風直吹散到江心去了。

他又想，更可愛的是他那僅僅五歲的小菊啊，簡直可愛得和一個茶色黑嘴吧的小狗一樣，那高挺起的小肚子正似一隻又圓又滑的皮球。小菊有一個相好的朋友，是一隻喜歡親人的紅叫雞，平時小菊不離的坐在門坎上就懷抱牠，牠也特別馴順的擠着眼睛縮下頸蹠

在小菊的腳下。如若一見他來，他斜起頭瞠定一會，忽又伸長脖子那麼「怪~~~~」的喊一聲；如若他拍拍掌，只須輕輕一拍，牠便斗然站起來「大哥大哥」的開步走了，於是小菊努起嘴搶上來，縷着他的嘴子「放癩」了。……日月的流光啊，一轉眼便是八年了；小菊一定臂大得和他一般了，這時一定在守秧的小草棚裏呼呼的酣睡了。

他的心正如浸在蜜漿裏，又投到江心蕩蕩的洗了個十分舒暢。站起身來，右臂自然使勁的搖幌了幌，——這是無意間學得外國水手們的姿式。一走到他那還沒有三碼寬的小臥室裏，就如有一個重大使命負在他身上。點燃那半支洋蠟之後，一支硬得和箭簇樣的小筆，一塊破硯池帶了一小片墨兒，已正正的擱在那狹而小的桌前。他的手鋪着一張陳舊的信箋，他一面哼一面調起墨來。

「梅春吾妻如晤。敬啟者，……」他寫了，一會又回過頭凝注着壁頭的美人像，——化了五個銅子從上海買來的一會，又寫了；「小夫近日萬般思家，不思飲食，夢中常見吾妻與菊兒，醒來冷汗周身，起來無力做事。家中一切想必安康，丈母大人福安否？大人福壽俱全，吾

妻必定盡心孝順；菊兒能作長工否？吾妻可以託李滿爺爲代求也……」

寫畢一段，又橫起筆，瞧定那美女像，發了。他斗然想起他的現況，水手們如何的侮弄他，船副老爺近日特別冷酷起來，兩三次把他不做人地虐待。船副是個高大得和巨魔一樣的外國人，鷹嘴鼻子，藍靛眼睛，一說話就要皺眉做出洶洶的模樣；第一是那隻瘦長獐狃的狗可怕，如若船副將牠帶到船後來乘涼，牠一定要從主人手裏掙到他身邊來朝他亂嗅了；嗅了之後有時還要嚙住他的衣亂拉，好幾條袴子給牠撕破了，腳跟上有幾處給牠咬壞了。昨天或許是他們故意帶起牠來肆行侮弄罷，被牠那麼橫拖倒下，兩腳已牽拉得處處都破皮見血；尤其是他們在旁的玩視和狂笑，使他將從前一切的懷疑打破，相信外國人實在是凶狠，暴戾，原來他自小從沒有受過這樣的虐待啊。現在他只想脫離，聽說這船離此地時又得出洋往新嘉坡了，若不另謀生計，一定又許有三五年見不到故鄉罷。

他將那粗大的手拭去淚痕，又寫了：「小夫甚想歸家，船到南京時小夫一定起埠，辭去此苦事。此處船副老爺皮氣不好，待小夫甚惡，每次同水手無故惡待小夫，如今小夫已遍體

傷痕數年來積蓄有百餘元，到南京後當託羅四爺代爲收存放利，月底准可到家。……」

停筆時他又望着那美女像癡想了。

他寫完這頁簡短的信，將牠珍重的封進信筒，在封上寫明：「浙江，紹興，南門外，高三老爺公館費心轉交了福嫂。」貼上郵票，悄悄的走到甲板盡頭，將信投進郵筒。他得到安慰了，一身都覺得舒適，雖有些悵惘壓在心頭；他只得又裝上半斗烟，一面吸，一面斜倚在船欄上，漸漸打着盹，星光月光漸漸在他眼前消失了，投射在江面的電燈光線在他眼前的色象微弱了，只有船艙裏豪縱的歌聲，喧騰的笑語，輕輕在他的心海裏浮蕩……

哪哪啦啦啦啦……悲壯的軍號藉着夜晚的靜默傳遍到大地，他心靈的微粒都浸入那感人的音波裏去了；這音波裏似乎含了戀情的成份和深幽的故鄉風景，引導他離開此地神遊於數千里外的空際……

這正是水手們聚飲將畢的時候，的的都都的革履步踏由船樓和內艙分散到船的四周了。水手們豪縱的歌聲更嘹亮起來，從兩岸傳來的反響正像沙場軍隊的答唱，沈默的字

宙間只有他們的威勢了。

七八個已步到後艙，已轉到甲板上，船尾微弱的燈光也可映清他們那殷紅的面龐，迷離的兩眼，笨重身軀不靈活的幌動。他們已是爛醉了，而反足激起他們的豪興；沒有站定，便如水牛相抵觸似的角起力來。

「格啦啦囉囉哩咕嚕……」一個正在散步的不覺瞥見酣睡的丁福，對大乘幾聲歡叫。

由是七八個都一齊圍攏，叉着手高聲嘲諷着，咒着；同時便有一個人將他一提扭起。一醒來他很駭怪，即刻鎮定了，拭着眼問道：「什麼……？」

那高大的船副搶上兩步將手搭在唇邊，沉着的說，朝地上指了一指：「怎麼不掃地？」他們都沉默了，狠狠的望定他。

「……」他囁嚅了一會，默默的抬起那布帚來，却不提防後領被一隻粗笨有力的手抓任一提，把他直挺挺的站起。待他開口時，下頷上斗然着了一下，一個水手將他那麼一扳，

他一交直撞到地上，於是大衆一齊格格的歡笑了。

「支那狗，你知道麼！」當他再扒起時，那船副又搶上來勒住他的襟口，用模糊的中國話對他說，更覺冷酷了，「我們大英國的軍隊已經打破上海，明天，就打破漢口，後天就要到北京，你怎麼樣？」

一剎那間他印上一層新印象。他想這一次的虐待又將免不了；又覺得自己是亡國奴了。而且已經偷偷探知上海市民被他們行了一次大慘殺，漢口的噩耗又踵接而來，眼看這浩大的江山已歸屬這凶暴的人類了；一陣驚怖和悲痛使他不得不決定最後的方法，由是拒開船副的把持，躉開跑步跑去。

「該死的狗跑麼？」一個格外猙獰的水手一步橫插到他面前，趁勢一推，只聽見附近那大鐵轆轤上一聲巨響和丁福一聲呼痛的哀叫。他躺着不動了。

他們沉默了一會，船副從口袋裏掏出烟具，呼呼的抽了兩口烟，清朗的說：「Does he say dead?」於是兩個水手搶上去檢視，只見丁福的後腦已破，涔涔的流出殷紅的血，微

弱的呻吟還存留在口邊，兩臂不住發着痠痛的牽頓。

兩個水手一齊使勁在他腰部踢了幾下，從背後「嗤」的一聲拔出閃光的匕首來。

「格啦咯啦唧哩咕嚕……」又一個水手建議的說，於是船副點了點頭，吐出一口烟，靜穆的狞笑了一臉。

兩肢猶在牽動的丁福，已由兩個水手扛起來，蕩了兩滾，越過鐵欄，落到船下了；只見水面上一聲清越的「砰磅——」

哪哪啦啦啦 他們和巨梟夜號似的一齊唱著國歌；船副斜靠在轆轤上，徐徐吹口笛了。

「Long live Great Britain!」船副斗然發狂似的一跳，舉臂只一聲高嘯。

「Long live Great Britain!」他們跟着，一齊叫出來，接着一陣如春雷似的拍掌。

這時，月光已經西沒了，燈光漸形陰慘起來；晚風更覺清涼，吹動他們那死灰色的衣襟。

和深藍的團領。在船尾那黑白交映飛舞顫動的影像中，一頂軍帽直拋到半空又落到那人手裏。

兩天以後，在這濱水的城市裏忽形沸騰了；灰衣的人們已佈滿河岸邊，一隊隊整齊嚴肅的遊行者在這船前經行過去；悲憤的號呼聲，夾着沙沙的白旗搖動的亂響。聽說他們又有流血的了，河岸上只一片喧擾。

第二日這船下水面浮出一具屍首，在波裏輕蕩；一羣水手們繞在欄杆上聚視，笑語；那船副又在呼呼的吸淡巴菰了。當日這可憐被人間蹂躪的軀壳，已認不清他的真面貌，即時被人們抬到外國人的醫院去檢視了；而結果無從明白真象，給夫役們蓋上兩塊破竹蓆，由是這丁福與人世長此離別。

一個月以後，某某鄉地的一所茅屋邊，來了一個城市的人。一封小小的信，——信上面的紅框已經褪色，由褪色變成黃潤且有無數的摺痕了，——從那人交給屋主婦。當她將信

拆開，央鄰翁代爲唸畢時，她的笑紋一根根挂上臉來，立時滿屋充滿了歡聲。

「媽！爺快回來了麼？」一個童子，約摸有十一二歲，荷着草笠，手叉着腰，踹進門來，笑迷迷的望著門外茫茫的路景。

十五，七，一九二九在長沙望江樓改稿。

旱魃

睜開眼^的看時，和銅錢相似的日影映滿一室，呈出一種極玄秘的靜穆在空間——在這小小一塊的空間裏，和電影片樣的映出許多已往的情人與雅事，迷離恍惚，似乎都罩了一層失意的灰色。於是將睡得麻木失了知覺的耳部動了一動，枕底下滴滴瀝瀝的錶響的聲音灌入心旌，立時感得一種細巧的安慰，正像一個嬌愛的小女兒在悄聲招呼自己，立刻伸出手將它摸了出來，湊在眼前親密的望了會，終究覺得它呆木得有些生厭，手腕也無力了，只得擲開。但擲開了錶，再找不出什麼可安慰的事物，視線在屋中繞了幾轉，彷彿被這四面牆壁牢牢的禁住，眼睛覺得有些發脹。

呆想一會，想起了那張裸體婦人的畫片，急忙伸手從頭頂壁上拆下，立即有一種蠱人的感覺和蛇樣的鑽到心竅，又由心竅鑽到下部。是安慰嗎？似乎安慰也用不著了，其實這比

安慰還甜蜜有趣。甜蜜？不，甜蜜是柔柔膩膩的，這是熱烈奔騰和火焰樣的。這火焰，把一切的靈性通行燒毀了，只燒得一身都和熾炭相似，呼吸漸漸偈促起來。

當然，畫上的婦人的肉色，豐隆的乳房，兩條蠕蠕擊動的嫩腿，都具一種強烈的魔力，在這泛濫的慾海裏興波作浪。……不能制止了。

第二覺醒時，日影已移到牀上來了，好像是來尋人惹事的。房中空氣緊縮得連呼吸也不容易，連腦部也枯住，只覺得鼻腔的「茅塞」和眼睛的脹痛，脹痛得視力也微弱了，只看見白壁上忽而湧顯忽而潛藏的黃色塊，微弱的意識力便跟着它們逐來逐去……

又想起那宗失意的事了……

——哦，為什麼在那時不直接的對她表示？如果她知道我的心事了……不成不成，她何曾對我有絲毫的愛情，雖則那烏黑得怪迷人的眼睛對我只那般的瞭來，但何曾是真意？不是待我去矚她時她又把頭歪過去了？……哦，冤枉，為什麼白白的花了些錢送她那些東西，她還不願意收似的；哦，那雙襪子太不時行了吧？太買賤了吧？為什麼她只望着發笑，好像

是輕薄，又好像是不滿意，—— 哎，總是沒有希望……

—— 哦，是啦。這一回應該要請她看回電影才對！到那時，電燈熄了，耳邊只聽見冊冊冊冊的響了，便柔柔的握了她的手，溫溫的對她講，怎麼講呢？…… 哦，如若電影上有一男一女接吻的時候，就那樣的講，難道她不動心嗎？一定的！…… 但…… 是…… 她不願意去，拒絕了！上回請她遊園不是被她委詞推托了嗎？還有，還有她那表哥，時時刻刻在她家裏，怎樣開口…… 哦，她一定傾心他的表哥了！—— 他比我呢，自然，那雙眼睛和女人一樣啦；衣服闊綽得多了，哎，那顆光燦燦的鑽戒…… 如果有天撞見了，總要想個方法醜他幾回臉，真可恨！不妥，總要使他兩人間開才好，想個方法把她的心意拉轉來…… 什麼方法呢？

想設法，不覺得想到自己的本身，無論如何比他不上，於是耳根漸漸的灼熱，心腔裏漸漸的冰涼，視線不知在何時移到頂棚上楞住了。由此，不禁忌恨起她來，只想和她拚命。即刻手裏就握了把利刃似的，不由的從被窩裏舉起，恨恨的朝牀板上搥了一下，可是正巧碰在自己的腰部，痛的直逗出一團怒火，揭開被褥的一股氣坐起身。但一坐起身，怒火又立即

爐熄了，只感得心部鬱鬱的如被束縛，懶憊憊渾身沒有一點兒氣力。正待起牀，總覺得有一種勢力在禁止似的，又好像和從前小時樣儘尋着媽媽作吵。只想哭了出來，却又哭不出口，偶然發現在目前擱着的那張裸體畫片，便如鷹鷄攫食樣的一把抓來扯得粉碎。扯了之後忽又懺悔，眼見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才一剎那便粉身碎骨了，只有那飄飄的紙屑和白蝶相似的在眼底翻翻，徒增了無窮的悱怨，于是想到了如馬嵬坡一類的恨事。：

「王先生十二點啦，開飯麼？」窗外發出一道懇求似的聲音。

他不答，只是愠怒。

「王先生！起來吧，再遲可不能開飯啦。」

他怒得不可遏制的狂罵了一陣，窗外的人給他罵的走了，而畢竟覺得飢腸轆轆，彷彿一個新鮮的生命引導他使他脫離這充滿煩惱的牀褥上。不知耽誤多少時間，才把洗漱畢事。

待飯食開來，又覺得飽了。沒精打採的拿着箸只呆呆望着菜盆。將箸在盆裏攪了一陣，

膩膩的格外令人作嘔，只得舀了兩羹湯喝了。「真奇怪，人爲什麼要吃飯？」這個問題終究使他脫離餐具了。

於是只好將書本子聊以解此愁懷。但是腦子好比上了一把鎖，而且封了皮條，書上的字只能和浮萍樣的在眼膜上蕩兩蕩就消失了。「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他何嘗不想到呢。咬緊牙關把字典挪來翻，可是一個字害得他翻到茫茫無盡時，分明是要翻 Com 老是翻到 Con 去了；半晌半晌找到 Com 接着找 Combin 却老是找到 Comban 去了；一個 Comb nation 惹得他花費上十分鐘，待把字典摔開看意思時，啊啊，又忘記了，這個句子終究是沒有意義的句子吧，不覺怒又從心上起，拿起書朝桌角一擲。叮噹的摔了一個白瓷杯。

怒氣又即刻如霧散的消盡，又憶起新買來的一本小說，乃將其取出，照例的將下額擺在書邊上來讀。讀了一段，却嫌這篇太長了，只得翻着去揀選，可是一經揀選，便更無興趣了。是無意的拿起鉛筆在書面上一筆一筆的描，描出一些三分像人七分像猴的東西來，似乎

是在相擁相親。

「還是出去吧！」心裏發出一層決定的意志了。

鎖了房門，走到街心上，又想不出有何目的地，一身都寄托給這漫無紀律的雙足了。走，和灰塵相撲，與沙風相抗，不知不覺發生了一所方向，兩腳不禁躉起大步來。

原來前面是一個約十八九歲的女學生徐徐走着。從後面望去，只見她那叢茸茸的美髮，圓規也畫不出的那麼一個頂可愛的腰，白藕似的腳肚，從絲襪裏露出的肉光……一吸在他的心深處，不禁長長的吸了口氣，兩腿只往前跟上去。

不覺正在走的出神時，背上突受了一下抨擊，忙回頭一看，原來是舊同學汪某，狡猾的笑着滿臉問道：「跟着幹嗎？」

他不禁有些逆心，努了努嘴也不說什麼，只偷偷的望着前面的她，作個不經意的樣兒：——徐步徘徊。半晌問道：「什麼課？」

汪某吁了口氣仰着頭道：「有倒有幾點鐘，可是缺了一半。」

他又只得問道：「這幾點鐘不去上嗎？」

汪某還是吁氣抬頭的道：「還不是到到衙門得了，他媽的！」

他又問道：「學校呢，一點也不干涉嗎？」

汪某忽而低頭瞧定鞋子比了比腳道：「干涉老子一筒哈，那個學堂不是這樣，除非是小學喂，你看我這雙鞋子多少錢？」

他正待留心時，却注意到前面——那女子已經雇好車，車夫拉了她飛跑了，連忙奔到一排停着的車輛前，只叫「到……到遊園」那料到汪某也早就想上那兒去，于是他兩人不約而同的坐上車。愛湊熱鬧的車夫果真給他倆拉到那女子車後去了。

他越看越愛，心願只杵杵的往喉上撞。尤其是那女子頭部的輕擺，發出一種不可描摩的美態。他想：「這怕是故意的呢？」不由回頭對汪某唸英文道：「Do you love her?」

汪某感威風凜凜的叫道：「Yes, all right!」「It is mine not yours!」

但事不湊巧，當那女子驚愕回頭時，這兩個車夫拐了一個大灣，一溜烟拉到一所小胡

同裏了他心裏實在是悵惘，猶戀戀不捨的回頭，但她的情影已如蒼海一粟，倏然沒到人叢裏去。

「洋車拉回去！」

「不上遊園啦嗎？」

「Yes alright！」

卷

「我的兒，還來睡睡吧。」一個面容蒼白，兩眼迷離着的青年從被窩裏翻轉身枕在她的肉腿上。

她舉起蘭花式的手在額上掠了掠，髮露出一幅粉白帶笑紋的臉，睨了他一眼道：「我瞧你這樣兒老不對勁啦，還想嗎？……快着吧！五點啦，上午九點約了別人又麻雀呢。」一面縮進被來，他已展開兩隻毛茸茸的手臂將她兜胸一把抱住。

沒有一刻，他枯枝敗葉般的在她肉體上翻了下去，緊繞着兩眼將頭鑽在被心，哼着：「鴛鴦繡被翻紅浪，玉人星眼……閃……微……光，好！兩年來相思何苦今朝……一越哼越沒有氣力，終於沈寂了。」

她又扒出被來坐著，在枕底檢出一套梳鏡，默默的理髮，半晌悠悠然道：「什麼相思不

相思……缺德……！

「缺德真是括括兒叫！」他反轉一個臂膊又來抱她。

她在他的臂上搯了一把擠住笑眼笑道：「這不是缺德？」

「喲！多大的勁兒，不怕疼嗎？」他忙收臂膊回，下頭露出雙帶死色的眼睛望了她一下，

又吟道：「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吟畢又連頸根一把鑽進被去。

「念詩，瞧你們這講自由戀愛的倒念起詩來啦？真沒有瞧見過。」她理好髮，穿好衣服，又打橫伏在他身上摳着。

「又是什麼來啦？你不知道我的腦袋疼的要命嗎？」

「錢！」她叫了一聲，一面伸手到枕底下去掏。

「噲，錢又怎麼不說？」多謝金吾子，私意徒區區？」拿去吧！」他在帳旁邊摸出幾張鈔

票來，攢在她懷裏，又抱住她親個嘴道：「今晚來，我叫了一桌酒席，再陪你快樂個通宵。」

「倒這般多情多義起來啦，好！」她說畢，拔腳走了。

這是在PZ公寓裏密司忒王的房間，窗外魚肚色的晨曦映了進來，代表了一切人們晨起時的狀態。掛在房壁當中的曼陀式美女微微的笑了，兩旁掛聯顯出兩行蒼勁的字：
「奮鬥是我的生命」犧牲是我的精神。」字畫底下便是一張條桌，桌上橫列了一排英文原版書，整整齊齊的好比一坐建築物。其餘的大方鏡，夾在墨水瓶，紙烟筒等零碎物件的中間，映出靜守在牀頭椅上的一盞將滅的石油燈。

此時，外面街道上已發出「柏啦，柏啦，柏啦」的驟車的震動，空中央央的鴿哨聲也漸漸一高一低的起了。公寓院裏除開一兩隻老鴉們作幾聲老嫗的問安問好外，已有了清晰的「叮叮叮叮」的牙刷撞漱盂的聲音，他們好學的已經早起啦。

密司忒王正在這時睡得出勁，粗暴的鼾聲如奏著人生的音樂。愛探人秘密的朝暉，似笑非笑的映進窗來，透進帳帷，射在他死灰色的身上和臉上。他的眉頭牽着眼臉聳動了兩下，大油黑嘴唇回味無窮的哼了兩句：「滿貫和……只差十和」接著一個大翻身將一個毛腿架在如秋草的被面。

大地上的明亮和動作正比的漸加速率。公寓裏的人們由活動而進於忙碌。廚房裏的鍋鏟的叮噠聲，震動了矮的四壁，他們鬧着喫飯了。密司忒王房裏倒還是靜寂寂的，只有似驢似馬的駢聲。不一刻，大肥豬般的伙計一把撞進房來，「草！怎麼啦，還不起來！」的謔了一句，走進「王先生！王先生！」叫了幾聲。

王悠悠醒轉，掙開一雙鮮紅絲絲的眼，接着連連呵了幾個呵欠。「食飯嗎？待一會兒吧。」說畢又一個鯉魚翻身奇離怪樣的睡下。

「先生等不了，菜炒得啦！涼啦！」伙計聲明了幾句，他纔拚命似的起床。正在洗漱時，門又呀的半開，走進兩個青年，都着的深藍夾袍套青馬褂，都架上玳瑁（？）眼鏡，「喝，纔起來？食了飯麼？」

「沒有。那事怎麼結局？」他一面擦牙，一面傲慢的問說。

「請你去，他們特地派我兩人來的。這事，不好辦，學堂裏說開除就完事，……但總沒有這便宜的事。」那高一點的說。

「是他們學堂裏這麼對付，我們學生會不能答應的。那個小子呀，著名的流氓不懲辦，幾回連我們的學生會也得要丟臉。喝！這世界呀，不有幾個鐵面無私的人，社會只一天黑暗一天。」王洗漱畢，清清白白露出一幅白鐵質的臉。

「快食飯。他們已經開會啦，專等你去。學生會會長，多堂皇哉！」那瘦一點的鷺鷥般笑着，豎起一個大拇指。

「走吧！飯也不食了，反正食不進。」王和那兩人走出來，一壁唧唧噥噥的談起那開會的事，一壁走着。

不一會走到學校裏啦，舊的西式禮堂，門口已有三兩個一團，七八個一團的學生聚談。見他來，忙陸續走進。王取下帽子，扯扯馬褂，昂然走人，接着一陣如花爆的歡迎聲。

「諸君……鄙人很慚愧，自被舉為學生會長……實在沒有盡絲毫力量。」他站在台上壯起胆說，兩手漸漸做起姿式來，「至於這件事，據密司忒楚說，學校裏不過以開除了事。但這是一層費解決的問題。開除？還是開一個還是兩個都開呢？……這不但是維持校風也

可以說爲我們偉大的學生會起見……大家討論討論……」

堂裏的人頭漸漸攢動，漸漸發出春雷般的語聲。王正在台上昂然皺眉踱步時，忽一個着西裝的少年巍巍站起而說：「依鄙人的愚見，主張兩個全都開除！『殺奸殺雙』不是這般犧牲，我們永永無清平之日！」還沒有說完，掌聲雷般的響了。

「密司忒石守一主張都開除……諸位還有什麼意見？」王輕輕點頭說。左角上一個清癯的面容和善的少年站起，說：「依我說，還是單開除男的好。無論什麼壞事，都是男子倡首的多……而且密司黃平日在校沒有什麼不好的行爲，一旦失足，當然是別人誘惑所致……我想應該要原諒她。至於密司忒石說什麼『殺奸殺雙』是古董說的濫調；我想自胡適之先生文學革命以後不應再說這樣話。」但說後勢力不大，拍掌的寥寥無幾，議論的倒多了。

王又點頭，「密司忒謝的話也有理由。」想了一想，忽抬頭朗聲道：「但是，凡事都須有確實的證據，密司忒楊看見他們倆在公園裏幹那勾當，也就不能決定有那無廉恥的事；至

於密司忒石撞着他們在公寓裏出來，也或許……是爲着別的事，我們可以仔細的調查總之，這種事情發生，我想，決定不是真正的戀愛！因爲鄒心述平日在學校裏行爲很卑劣，那一個不怨恨他？像這種「登徒子」「龍陽君」的馬弁，那配講戀愛！說完時，突的一陣尖脆的掌聲，密司忒王氣概更覺昂然。

忽又一個像八股先生穿得很樸素的中年人站起，說起外省腔道：「戀愛不管牠，只不應該在我們光明的神聖的學校裏戀愛！在外面儘管嫖窩子也好，偷漢子也好，反正不干我們的事，只要他們不是我們學校裏的人！凡屬是在我們學校裏戀愛的，校長也好，教員也好，工人也好，都有排斥之必要！管他鄒心述不鄒心述！嚇嚇！我們既然是一心一意的來求學，學校也是爲我們辦的，難道就應當講戀愛嗎？真是豈有此理！」登時又掌聲叫好聲鬧成一片。

這段話，倒引起坐在台旁一個文學家式的西裝教員的同情，站起微笑的嘆聲道：「剛纔密司忒何的一節議論，很不錯，很有價值。但是我覺得他還有不曾解釋清楚的地方……青年求學時應不應當講戀愛呢？戀愛和求學是成反比例的一涉入戀愛，這人就無爲了，還

有求學的希望？所以古今的大賢大哲都是講節慾的，尤其是抱獨身主義的多：我們的西洋史上不有嗎？當西歐中世紀正在盛倡肉的崇拜時，何等黑暗？到後來的禁慾主義，英名 Religious Oriectism 一提倡，就有文藝復興了！就把西歐的獨身主義的文學家來講，莫泊三呀，瑞典女女豪 Ellenkey 呀……法國女小說家 George Sand 呀。連我也是一個愛獨身的，自己的 w 已經離婚啦！籠統一句話，凡屬在求學的人總以節慾爲上策，只是各位對於獨身問題，當有別的意思，我也不能勉強相勸。至於這事在本校發生，依我的愚見，男的是主動當然罪在不赦，女的是被動情有可原。較好的辦法還是一個開除，一個記兩次大過或者休學一期……本來戀愛兩字是人生的，若是男女兩人真的發生愛情，那沒有辦法，是不可禁止的，但像諸君對於他倆的考察，既非正式愛情，那自必要干涉的……鄙意就只有這一點。」說後，又是一陣掌聲。

站在台上的密司忒王又對台下咳嗽道：「朱先生說的，想大家聽清啦；我們應當感謝他一番指導。節慾與獨身，我也是澈底主張的。看我這差不多三十的年紀，w 的消息還

是渺渺茫茫，也可見我是獨身主義的信徒了。」台下忽然哄的一聲笑了起來，掌聲又起。王又說：「對付這件事，我和朱先生很同意，一個開除，一個休學或記過……但諸位還有什麼意見沒有？」

台下那如潮的靜寂，縱有一兩個私議的却是縮頭縮尾的恐怕露馬脚。坐在最後一排的女生，都無聲無力的靜着，平日善睜善盼的眼波，此時似乎是結了冰。

正在靜着時，人叢裏一個面容愁苦黃瘦的中年人徐徐站起顫聲道：「……這件事，我很想替鄒心述說兩句話……我以為鄒心述那人，平日固然愛風流愛裝飾，但是他曾沒有做過什麼不公德的事……我曾經和他同過學。他的性情我素熟知的……同學方面縱有許多不滿意他的，可是他決沒有那種昧盡良心的欺詐行爲……他和楊女士發生關係，依我的考察，決定他倆都是正式的戀愛，是要求過楊女士的，同情的……若說他用誘惑手段，未免……有點不安……」還沒說完，人叢中只聽見嗤嗤——奔奔臉——不要——什麼東西——雜夾的鬧成一片。後面還有叫着「王八崽子」和喊打的，只嚇得那人趕緊蹲下。

台上的密司忒王將臂膀平起擺了兩擺，說：「剛才某君說了一段關於鄰心述品行上的話：但是今天所要求各位解決的，並不在乎這一點……而且我們對於公共的討論，不能單獨替私人求情……要是我王子文，一生鐵面無私，槍刀不入！」台下又是掌聲如雷。

大家哄鬧了一會，一個粗眉大眼闊膀挺胸的體育家一把衝起洪聲說：「鄰心述那小子……單單開除了還是占了大便宜：那小子真討厭……不說別人，我就恨透啦……我的意思頂好是登報，叫他這世別做人！」說畢挺胸坐下，威風凜凜殺氣騰騰的，那凸起的胸膛，有點兒像一個大蝦蟆的氣胞。

密司忒王點點頭無話。那台邊的朱先生站起身微笑道：「登報是可以，但不必太忠實，更不宜當作新聞材料……依我想，頂好是取作小說材料。各位同學很不乏文才，不妨試試看。這很有趣味的。還有一層：文字不妨滑稽一點，滑稽就是江紹原先生所提倡的「幽默」很有文學價值。」

忽的大家都提起什麼「乙乙女士」許多視線都集在一個白臉瘦小的少年身上，連

那坐在後排的女生們也都活動起來了。「ZZ女士」正在羞澀澀的，那密司忒石又站起來笑道：「本校長於文學的就只算這位『ZZ女士』了。這一次我們公擬的諧文，貼在閱報室的，就是『ZZ女士』作的，想大家都看過……發覺鄒心述的好偽，這位『ZZ女士』也很有功績……那句子多詼諧？我想莫泊三，柴霍夫也不過如此呢。」

由此，大家就請定這位女士担任這篇小說，台上的密司忒王聲明大家派代表和學校去交涉，由大家推定後，紛紛的散會了。

密司忒王和兩個同學一面走一面還是高談闊論的洋洋不絕，一直談到了男女戀愛問題，他抹了臉嘆聲說：「唉，中國人真穀不上講戀愛，簡直不懂戀愛是什麼東西。所以他們一撞見女子就眉來眼去，實行吊膀子戀愛是何等的神聖？吊膀子是何等的卑污……唉，可憐一般淪胥世道的女子，說來就令人傷心……我呢？說句直話，沒有什麼戀愛不戀愛，高起興來了，到簾子裏睡幾晚，多逍遙自在？」

那兩人聽的佩服極了，都稱他爲偉大的思想家，不由的慷慨起來，請他到遊園遊去。

雇車到遊園，在人們中擠着，那兩人因為密司忒王的偉大，平日最愛偷瞧別人的閨閣的，這時倒一體尊嚴起來，只要是女人，不管老老少少，似乎都沒有一眼瞧之價值和必要性。

他們都最愛看碧雲霞的戲，因為她是戲子，萬衆所睹的，倒不覺得她是個女子，不但不呆呆的瞧，還不住的「腰兒好，跳得活潑，屁股也不大不小的正合式，」這般評論着。有時那兩人之一無心將兩眼溜到女座中去了，因為有偉大的密司忒王在，這個一定在那個頭上「拔」的一聲敲下以示警戒。

當他們看完後，已經下午十一點了。出門分道時，他們兩人笑的說到韓家潭去，因為韓家潭居的是妓女，不是女子，所以他們絕無疑慮的走了。密司忒王因為保持資格起見，不願承認是他們的同伴，兀自雇車回寓來。

他回到房裏，看見房裏明晃晃的，知道他所約的人已來，不由的變異起來。一體威嚴都化爲烏有，賊摸盜似的偷進房去。正望見她斜靠在牀柱上抽烟，不分皂白，一個跳步走上去

撲了她便親嘴。

「真缺德！什麼樣兒！」她一手擋着他的臉肉，笑着恨恨的說，「害的我要命！你知道我等了你好幾個鐘頭……再遲一點兒不回，我走啦！」

他又親了她幾嘴，只說：「該死該死對您不住饒了吧，我跟你磕頭。」

「什麼磕頭不磕頭，毒廢話！你說的什麼酒席呢？那方兒有？？屁！」她笑的又掌了掌他的腮。

「啊，不錯！」他連忙走出門站在院心大聲叫伙計，可是，夜深了，人們都睡熟了。靜寂的宇宙裏，只有繁星在惺忪無力的望着人寰。在人寰的一切除開一兩點暗淡的燈光外，全都是灰色與畫家之黑色的大筆觸。而黑暗裏，殘留了一兩點梆聲如哀呼和隱約可聽的寺鐘的凄顫。

神化了的他，差不多忘記了回房。及待回身進房，又物化了，跪在她面前抱着笑的婉求道：「姐姐！今天的確是忘記了，真該死，明天早晨一定陪你痛飲一回……」

只聽見屋頂的貓吼漸漸的貓狂。

鄉途

(一)

中學生李蘭亭在G鎮下車別了行伴以後，日色已近了黃昏。他叫了一個挑夫，將行李搬進一所小客棧裏來。他伴着行李就在那裏過着這淒涼的一夜。

一盞青油燈冷冷清清地照着他睡在床上，和埃及古墳裏的木乃伊一樣。店主和旅客們正在譜談着；少主婦囀兒的睡歌漸漸消滅在夢中了。蚊蟲在濃烈的蚊煙裏擾攘，好像一羣咆哮的餓鬼。蛙鼓四處相答，夜晚的空氣似乎都沸騰了。月光星光照得窗紙通明，銀溶液一般瀉在地上。菜花香由晚風傳進窗來，和着屋角的便騷混成一種極難聞的臭味。

在這時候他覺得一切都消滅了，只有漲大的心靈在外面漂游，好像追逐什麼。他一時想到歸家的景況，一時又想到永別了的S鎮那明媚的風光，一時又記起在姑母家中那鄙

俗的放浪生活。這些印象在他心裏忽明忽顯，一來一去。有時他偶然想起那處女模樣的石
侯，雖覺得神經有點緊張，却是一刻又模糊了。好比一塊磁鐵，在空氣裏陳露過久，磁性將近
消失了……一切的愛力都誘引他不住了。又似乎愛的花園已經不能容納他，將他排斥在
外面了。現在他只有一泓清水似的靈魂，沒有歸宿，從山間氾濫了出來。

夜晚的神祕使他起了無限空漠的悲哀。悲哀的勢力漸漸浸蝕了他的靈魂的全部。他
也不知道爲什麼要悲哀：既不是爲愛情沒有歸宿，也不是人間于他沒有安慰——過去的
生命史，他想，全是些平凡的，混濁昏亂的現象，值不得他的一回憶。他覺得自在快適，心身都
已不沾一塵，悄然離開了那凡俗的世界。但他又覺得彷彿走到一處沙漠，一座荒山裏了。

他憶起了許多幽雅的，離奇的往事。

(二)

在一座安睡在深山裏的古廟。他跟隨一個從前相識的牧童，沿着山徑採取野果，不覺
間走到廟門前來。蒼松古柏和華蓋一樣罩在頂上；嗅覺只觸到一股幽森氣和鳥糞的腥味，

聽覺只聞見怪鳥格格의 呼聲，佛院裏斷續的木魚響，和死人一般呻吟的禱誦。

「這是些什麼鳥叫？」他對那牧童問。

「九頭鳥。」

他懷着奇感朝樹頂望去，只看見許多碩大的白羽高冠的鳥（白鷺）在枝間盤旋，發出咳嗽一般的怪叫。走進廟門裏面的小徑已經被白茅和草莽鋪滿了；草地上又無處不是鳥糞，和落了霜一樣。門後面坐着一個面目黧黑的褸人在陽光底下捫蝨，望見他，怪視了一眼，從那破布袋裏提出一條瘳惡的蛇來。

他吃了一驚，預備往外跑。那牧童忽地笑起來，一把拉住他。接着那褸人將蛇盤在頸間，口裏吟起咒兒來。蛇便在頸上蜿蜒着舞了。頃之，褸人忽的吐了一聲；蛇吐出那火燄一般的舌頭在褸人的臉上舐了兩下，徐徐爬進袋口裏去了。

「哎，相公，求賜出家人幾個盤川錢罷。」

他從口袋裏掏出一把銅子開銷了。

「你是那裏人……」

「白雲青山就是我的家啊……」

「你遊過什麼地方？」

「北至五台，南至衡嶽，蓬萊仙島我都走過呀！」

「從前你是什麼出身？」

「唉，繁華世界如烟如水的過去了；從前我還是個花花公子啲！」

「爲什麼要出家呢？」

「情場失意；心神已經化成死灰了！」

「啊，那麼，你那個情人呢，死了還是嫁把別人了？」

「唉，白骨紅顏，美人黃土，已不堪回首了。」

正當再問時，那禪人已瞑目盤膝，坐着不動了。他只得愀愀地走開，在佛堂裏巡望了一會出來。和牧童沿着山徑瞭覽了許久，只是不忍離開這個地方。遠山的雲影，流泉的清音，以

及不知發從何處的歌聲，鳥聲，風聲，却使他起着神祕的感想。他想在那裏終身，想做個隱者或出家人。山上的一草一木都喚出他的愛的潛力；他覺得人間的愛不過是俗物，愛自然却含有偉大性了。

他離開牧童瘋癲癩地只朝樹叢裏亂竄亂走，彷彿有個寶藏快將發現了似的。草葉的一顫，一隻小鳥的飛動，一顆蟲豸的跳躡都令他心驚耳赤。一種恐怖心逼着他踟躕，慌亂；却又有一種誘惑性逼着他往前探險。他想走遍這山間的一土一石，想發掘世界上的秘密；然而他却又失望：抬頭四處一望時，只是萬山重疊，雲烟裊裊，這世界似乎太廣大了。他只得停立，徬徨，預期着能走遍世界的希望。這希望幾乎迫得他沉醉以至狂癡。他的一身彷彿都酥軟得要倒下地來，滿懷都是羈勒不住的野性……

他愈想愈不能入寐了。

(三)

深夜的寂寞裏，忽然遠處的軍營傳出一聲聲淒涼纏綿的軍號來，和極激烈的清涼散

一樣灌注在他心裏。他從牀上拂起身，受了誘惑似的，便想朝那鳴軍號的地方走去。

在黑茫茫的店裏，他慌亂地摸到大門邊；大門正開着，有兩個人睡在竹榻上乘涼露宿。呵，莽莽的蒼天，濛濛的原野，月光，星光，流螢，蝙蝠，呵，神祕，神祕！那淒涼的號聲好像一種自然的現象，好像夜神的歌舞。清風拂着，稻香撲來，……彷彿給他受了一次聖潔的洗禮。他的悲哀漸漸滌除罄盡了，身體漸漸化爲烏有了，只覺得靈魂和天馬一樣在宇宙間奔跑……

低了低頭，睡在門邊那兩個人一閃地映進他的眼裏。這兩人裸着體和僵尸一樣，斗然使他感着一個強烈的恐怖觀念；他想跑，可是心裏那微弱的理智判斷却監着他，極力替他除去這空虛的恐怖。他恍然了。這兩人是一男一女——就是這裏的少店主夫婦。驀然又有一種衝動攻進他的心裏來——他們抱着，肉貼着肉的形狀好似有一股電力，一團火焰，一種麻醉劑……

當他回到自己牀上時，他全然變成一個野獸了。

一到清晨，他悠悠地醒過來。他覺得醒來全沒有何種意義；歸家的事好像一種極其不關緊要的使命。這世界幾乎沒有一處不像他的家，沒有一個人不像他的朋友，沒有一個老婦人不像他的母親，沒有一個女人不像他的妻子。他覺得人間並沒有快樂，也沒有痛苦，只像兒戲。這世界好似在他的床下面回旋。一切都是一種渺小的顫動，他的四周就是雲霧烟霾。

朝陽漸漸闖進窗來，清晨的生活開始了。漁歌隱約；鳥雀聲嘈雜得四處都顯出歡樂的狀態。水車呀呀呀地唱着曠散的歌，寫盡了這鄉間的清閒冷淡。

門呀的响了一响。

「起來罷！客人，轎子已經叫好了。」那佝僂的老店主大聲咳着走進來。

他問了問價錢，懶慵慵地起了牀。到這時他纔覺得自己的兩手兩腳都給蚊蟲咬腫了。亂抓了一陣，他忽的起了暴躁和惡毒的心思，恨不得立刻將這旅舍幾腳踢毀。

「你這裏那來這多蚊子！怎麼不用法子趕走呢？」他惱怒對店主大聲問。

「唉，客人，鄉裏那裏籬和城裏打比啊！」店主笑着說：「城裏那天不是過的清平日子？講到鄉裏，還說蚊子，土匪都不知道幾多！」

他又禁不住陰鬱地笑起來，覺得這恨似乎報消了。只希望這一帶給土匪毀了纔痛快。一會，將行李檢好了，他又想不動身，彷彿對一個人潑賴似的。

「轎子預備了嗎？」他問，「價錢怎麼這麼貴呢！」

「還是貴到你那鄉裏，是有四十里路，二十個銅錢一里的路還嫌多麼？」店主還是笑着，說得閒閒散散地。

「哼，要是搭火車，」他故意做個鄙屑的神態說：「一里路還不到五個錢，可見這般鄉裏人愛敲詐！那有這貴的價錢呢？」說着，他將宿費伙食滑了，還另外添上一大堆銅子。

店主算清了，却望住這一堆銅子，露出一點驚駭的氣色道：「客人，這些錢不收起嗎？要買什麼？」

「小費！」他大聲說，正洗漱着，好像厭惡店主擾人清興的樣子。

店主得了這一筆意外的財，幾乎笑得合不攏口來。

在早餐的席上，他喝了幾口湯就罷了。他覺得自己已經完全變成了野獸，情不自禁地只是朝那粗壯的少主婦偷看。她身上無處不對他生出極強烈的誘惑勾引。在城裏他曾沒有見過這樣令人起肉感的婦女。她所特別的地方在胸部，臀部和那種淫猥的模樣。

當他起那卑劣的思想時，他又暗罵着自己。然而他總懷着一種惋惜的心思，覺得她太不值價了；那樣豐美的肉體竟淪落到這破落戶一般的旅舍裏面！

(五)

坐上轎時，他幾乎生出一點留戀的心思。這卑陋的旅舍好似是他所願望的一個歸宿地所；這少主婦好似與他有什麼親密關係。然而他離開這地所和關係了；他心裏惋惜着，一壁又痛罵着。他又想到鄉時有這樣一個地所和關係使他親近，接着又醜詆自己的無恥——這些衝突只是不住在他的心裏起伏。

「苦惱的人生啊！」他抑鬱極了，禁不住叫了一聲。

「受了熱嗎？」驕夫擔心地問起來。

「不是，我說做人太沒有意味了。」他不禁笑了，和他們攀談說：「你們以為人快活麼？做人值得麼？」

「少爺，像你們這樣的人還不值得穿好的，喫好的，還不快活，又到那裏去找快活？」

「依你們的意思，以為只要有穿有喫就快活了嗎？未必罷！」

「自然吓，像我們這般人，」抬前的接着說：「不出死力那裏有衣穿飯喫呢？可是我們還是快活，不過粗衣粗飯罷了。」

「你們有妻子嗎？」

「那還在問世界上的人那有不娶妻生子的呢？」

「那自然快活了……」我說，「像我們這般沒有妻子的才不快活咧。」他輕鬆鬆地說，笑了一笑。

「笑話！你們當少爺的還找妻子不到，這還像個世界……大家子的千金小姐要幾多呢？」

他覺得有一腔哀情要向他们訴了，說：「我就是不要這般千金小姐！你們曉得麼？如今世界不同了，小姐們沒得用處了……有用處的女人都是進過洋學堂的，能設替國家辦事的。」

「有這樣的事吓？那麼你去找一個進過洋學堂的就是了。」抬前的很喫驚似的說。
「就是不容易找……今年十九歲了，這樣的年紀還沒有女人親熱親熱，還不愁煞人？」他們都笑了起來。

經過這一段暢談，他覺得心裏的鬱氣消去一半，身上舒適得多了。他愛這般人的混雜，爽直愉快；願望有這種人做他的朋友，願望他的朋友對他都有這種狀態。

轎篷在他的頂上肘旁唧唧地發出一種有節拍的聲響。太陽底下漸漸的熱燥了，而且沒有一點風。轎夫的背上徐徐冒出許多珍珠一般的汗來；他們只奮力走，氣息似乎有

點喘急了。他看了實在不安，恨不得將身子提到空間去。他覺得這實在是有人道的事。將幾十個銅子買來這樣一種自圖苟安的權利！他心裏痛罵着人類，痛罵着自己。

「喂歇歇罷……」他柔和地說：「你們也拾得疲倦，我也坐得腰痛了……」

「要下來吐吐氣嗎？」

「我想自己走幾里再說，好讓你們休息罷……」

他的腳踏在地上時，好似一切罪惡都解除了。路兩邊有芳馥的稻香，他聞到了；樹叢裏有清越的鳥聲，深山裏有悠揚的歌聲，他也聽見了；玲瓏的山色，迷濛的雲影，萬頃田疇，幾點茅屋，野花，青草，他都看到了。他深深地感着鄉村的風味，人間的真趣，靈魂的安慰。……

他這樣走着，一直走到家裏。

會館裏

我走到那會館裏去訪友時，天氣又陰晦下來，沙風又在恣意的咆哮了。兩月不見，景物又變成何等的凋零呀！院裏僅僅的一株槐樹，我記得茂盛時正如一把張蓋的綠傘，歡樂的人們不是在下面恣情的歡笑，高談嗎？啊！一剎眼間的現在，樹的青年消去不留一點痕跡了，正如一柄傘已經毀去了頂蓋，只剩幾根槎枿的傘肋了。喜鵲們絕跡了，老鴉們也不來，獨留下幾只弱小的雀子藏在瓦楞裏發出那啾啾的餓聲。

我一瞭望那高聳起來的拉圾堆，兩排孤零的矮小的破舊的屋棟，又憶起從前遊行過的荒山和野塚了。正在無聊的感慨時，西角門呀的開了，一個灰敗的青年鑽出來。

「啊，君亮，久不見了！」他一把走上來拉着我說。我仔細一看，他原來就是慰青！

「你莫非害病了？爲什麼總不見音信……」我一壁說，跟他推開門跨進房，一股炭酸

氣撲出。

他的房裏還是一如前時，不過顯得更陰沉。床上躺着一個，桌邊坐着一個在玩牌；他們我都不認識，似乎散淡頹喪極了，對我點了點頭，也沒有招呼我。慰青拉出一條凳來讓我坐。接着跳出門買烟捲去了。

我坐下來，覺得他的景況不比前了；書籍都排列在那破爛的木架上，蓋滿了灰塵；桌上只一副牌和兩盞洋燈，此外衣箱旁加了一套烹飪具和一隻小白爐。爐上烤着一堆花生，吱吱的發出微聲，一把凸嘴茶壺不住嗡嗡的哼起低曲。在這靜默之中，不知我的心意爲什麼受這樣深刻的激動！

「一是一 one 二是 two，三是 three 四是 four，火輪船，Steam boat——……」

那睡在床上的忽然一唱，翻身又睡下去了。

「喂，老唐，」在桌邊的已經檢出一排牌張來，回頭對睡着的說，「你看這副牌，一色清的筒子，和那一張？」

「么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都和我。不看就知道，什麼東西！」睡在床上的哼的一聲嚷着說。

這時慰青提了一包食物和一包煙捲帶了一點枯澀的笑容推開門進來。他把茶泡了，替我燃上了烟，坐着，然而沒有話說。

「你到廣東去怎樣呢？」我記起來了，忙問，「不是已經預備動身了嗎？」

「哎，太糟糕了！」他無意的說，把壺湊上火邊，「屋裏的錢——左一封信右一封信，倒也給我騙來五十塊；不過這點錢那哩開銷得到把伙食一清剩下二十塊；朋友又要借，自己又要製冬衣，完場還不是……」

「莫裝迷糊」那睡在床上的又哼的一聲說，「後來又是一百塊……」

「喔，這一百塊，要了可會……」慰青應聲道，「真使我左右爲難；那是屋裏發來最後的通牒要了，他不管了，任你自己去混以後把錢花完了，做賊也好，當兵也好……不要，不要，就得回去和那紅鼻子姑娘去成親。」

我不禁笑了，沒有話說。

「所以你就蠢在這地方，」玩牌的回頭來說，「叫我就承認要這一百塊；只要錢一到手，管他娘，到罈子裏睡他一頓，留下幾塊來做盤川——原原復復到屋裏一跑！難道你爺老子還不准你進屋？歸究起來，罈子也睡了，而鄉裏的姑娘的味也嘗了！這又何樂而不爲？」他一直說的頭搖手擺起來。

「唔，我怕沒有這樣傻……」慰青低聲道，「這一百塊有我的辦法……」

「十六圈麻將牌，一齊送把我也好！」玩牌的冷笑一臉噉的一聲應答。

「送你有爺爺保鏢；你這脚色，嚇一掃把打翻一大堆。」睡着的又嚷起來。

我聽着不禁有些厭惡了。

「依我的主張：我看你有兩條路可走。」我只得說，「第一，你拿了這一百塊錢還是到廣東去；第二，就做消極的辦，還是回去也好；不過一方面還是關於新書籍買些回去攻讀，也可以藉此去宣傳小學教育。這世界，反正混沌極了，出來也是無路可走……」

「然而我又怎樣動身呢？這幾塊錢那穀做盤川還有一筆伙食沒有清……」慰青傲然的說，「一個去，還說宣傳教育，讀書的機會就完全……」

「那就決定到廣東去吧！」我毅然插口說。

「去搗紅炮子！」那睡着的却噉的應聲，彷彿大不以我爲然，有點傻氣似的。

緘默了，室中的空氣又沈悶了；我覺得太掃興，起先不應該提出那問題來。却是慰青勉強把興趣提高，開始把從前許多放浪的故事講了。

他說上半年怎樣去投考學校，失敗了又怎樣去考軍官，軍官考起了又怎樣不敢決心去；近來怎樣淪落，怎樣在家裏失了信任，怎樣去和一個同鄉的寡婦求婚，怎樣被她拒絕了。他講着，好像留聲機器在開動着，一點神色和氣概都沒有，傀儡似的不帶一點靈性。

「你先全變了！」我不覺詫異地說，「你應該回去好些，你的家庭雖則舊，然總有一點人生樂趣……」

只是慰青不會覺得我這話怎樣，又把他出家時的決絕事變和盤講出來。他的父親是

怎樣的一個惡鄉紳，母親又是一個怎樣無知的寡斷的婦人；他的未婚妻是怎樣的卑劣，醜惡怎樣的和他聯親；末了，他講出從前和一個鄰家女相戀，然而她窮，終於忍痛被父親拒斥了。在這時，他愀然了，却是那睡着的倒和那玩牌的論英文：「……唯，Masturbation！認得麼……」

「數學麼——」

「尸尸，那個——哈哈，昨夜晚，夢見一個……」那睡着的忽然唱花旦。

「鬼家伙，這也虧你記得我問你一個：Public 是什麼？快答！」

「你的腦毛！這也來攷我，有臉不有臉……」說着，他兩人縱聲笑了。

正在談論之間，外面的伙計一聲叫着，慰青忙走出去了。當他進來時，他的容色變了，舉動也倉皇了，請求我們三人出房去，說他的家人來了，有秘密事件要商量。這兩人咒了幾句，起身來一面時京調一面走去了。待我背上外衣出門時，一個清瘦作女學生打扮的女子，腳踢走進房來。

慰青留我，讓我站在外面待，只是他彷彿倉皇到舉止失措了。我就在窗前踱着，想起一些空漠的事，却也很怪異這女子的行踪。

「哦哦，不錯，報上——瞧見過了。」裏面那女子說。

「女士——請教是……」慰青吞吞吐吐的問。

「楊……」那女子低聲答。

緘默了，只有倒茶和拉凳的聲音。

「密司忒……近來還是在……校教課……」那女子放胆的問。

「課倒是教不多，不過……」他又吞吞吐吐的說，「……現在的學界太沉悶……我也很希望找兩個……知心的朋友……」

「哦哦。」

又緘默一會，彷彿她就站起身來預備走了。

「坐一忽嗎？我們對於這點……」慰青很倉皇却又似乎釋然的說。

「以後我們有機會……我不過在這裏過身問問，大概是……我有個朋友，她很想找個……」那女子說到這裏，推開門跨出門。

「哦哦。」慰青送出來；我朝院心走開了。

那女子朝我的腳上起倒望了我一眼，回頭對慰青客氣一會，迅捷的朝門外走去。慰青也跟送出去。

「女士，可以留個通信處麼？後來我們……」

「倒也不必；先生可以轉身，有機會我們可以再會的。」那女子急忙答，嘻嘻的客氣一會，寂然了。只是慰青沒有轉回來。

這一霎時的印象使我萬分詫異了，不住懷疑着此時的慰青，和那詭異的飄然如黃鶴的女子。她似乎很有風範，衣服雖可以發現敝舊的地方，然時髦極了；她的狀貌端莊，言語純正，我料不到她竟會無聊到這田地。我站在院裏呆呆的想，慰青轉來時，又轉到外面去了。

「走了！」那剛才玩牌的在對廂房裏嚷着。

待我無聊回到慰青房裏，那兩人一個拉胡琴一個唱着京調又走進來。我決定走，在房裏盤旋一陣，悄悄的步出門；慰青在大門邊迎着，淡淡的客氣兩句，讓我離去了。在他臉上卻沒有留一點印象，只有言語裏含了一點悵惘的痕跡。

一馬離了……西涼……城……

鏘鏘，令令鏘！

三，一二，一九二五。

一場試驗

一晚的飄飄大雪，校園中的花木在第二日清晨全白了頭；高樓上課鐘一聲聲的催促，在寒氣中凄顛起來。這天是Y校甲班行畢業試驗的末一天，也是學生譚葵生感到十分苦惱辛酸的一天。他連油鞋雨傘也沒有，冒着風雪，跑到課堂來，這時滿堂的坐位都滿了。

室中很昏暗：因為玻璃窗多半摔破了，不透明的百葉窗關得緊緊地；外面天又黑，裏面人又多，一種陰慘又十分沸騰的空氣，好像在「鄂都城」裏的世界。學生們個個都覺得有些發抖，然而爐火已是熊熊的，毫沒一點冷氣；他們又似乎都帶了少許畏懼的容色，是台前面的坐位全是空着的，後部和兩旁却通滿了斜一望去，那正像個「凹」字形。不幸的譚葵生遲到了幾分鐘，不得不坐在前面給他們擋眼風了。

他一進門時就有人照例替他喝彩，實在——他也常時借過別人的鏡子，照來總是那

麼一臉傻像，一身破舊操衣，近來雖然改了個西式頭的姿式，然而同僚們喝彩的勁兒更大了。這回他倒沒聽到，實在爲了昨晚一晚熬住沒有睡覺，腦子裏好像夾上了一個秤椎，今早又是一早的北風清涼，害得他一邊流清涕，一邊一撞一撞地打起盹來。

一坐下來，筆墨在面前，書本在兩腿上，一切停當了。雖然把四圍的刺激屏除下去，而身子似乎有些飄飄然，和雪一樣；心裏也好像被幾面的勢力圍着，味兒怪酸的——在這酸味中，分泌出來一些父母親的愛情來，他想要哭了，然而他還是不斷的希望着能毅畢業，在S鎮而日得了某校的教鞭而且陳家的四姑娘也要來了……

這時的喧嚷更沸騰起來，在前一排坐的倒都是坦然閒談的，他們若偶然說及試驗，不過這個便在那個的肩上一拍地笑道：「一百分呀！那個自然也回覆道：「你才是呢！」他們這種談話裏，笑容裏，均帶有愉快的成份，也有些發抖的意思。在第二三排的多半還是埋着頭死唸，否則抬起眼望定天花板上那白圈子死想。左角上的幾個倒仍然鬧得熱哄哄地，他們都是被稱爲體育家，聚在一個位上談論本校以後的體育狀況，都嘆他們一畢業將

來免不了凋零了；「全省……華中……遠東……錦標……」他們都有這種深刻的印像，預定將來自己是未可限量，這試驗算得什麼，兀自個個歡樂地舞着，于是將洋版書當鐵餅，帶筒兒的筆當標鎗，一陣地做着姿式。傍門坐的就是幾個文學家了，猶在不住大聲爭論着詩的音韻問題。頂末尾一排便是幾位所謂馬克斯學者了，圍成一個小圈兒站着，想方設計地建議怎樣打倒帝國主義。

「……：：：」然而這時葵生的想象倏然幻成悲觀了，「……：：：這次試驗又遭了失敗，分數差了，畢業不成了；自己已經飄飄然地飄回故鄉，一雙空手伏在媽媽身邊就哭；爸爸狂怒得和獬犬樣，只要賠償四年來的學膳費……：：門邊看熱鬧的也越聚越多，討債的也板起那鐵青的面孔來……：：四姑娘已經退婚了，還是嫁把王七公公做姨太太去了……：：」忽地臉上猛然着了一下，他心裏驚了一跳，睜開眼看，沒有什麼，再看，原來又是那紙團兒的玩意了；回頭瞧去，只一座山似的面孔，排列成一塊，對他放出鄙薄，恥笑，冷酷的寒光。

「傻瓜！往後面看什麼？」

他回轉頭看時，不用說又是那好作弄他的綽號爲薔薇花的楊愷了，站在講台上，怪模怪樣地對着他。他不禁很有些愠意。「媽的，不要臉！」他嘴唇動了一動，同時又想，楊愷欺負他似乎太不近情理，薔薇花美雖美，性則慍悍，故有「可望不可卽」之嫌，「薔薇」之名，蓋喻其有刺也；人既名爲草木，可知其無靈性矣……這麼一想，他泰然起來，率性閉上眼不理。

第二次課鐘鏗地震動了。滿室都齊聲哄了起來。有敲桌台的，追打的，拍手掌的。值班才開始拭擦那字跡模糊的黑板。黑板上的 *My wife beautiful* 一類之歪體字四處都是，還有美術家的畫——畫着一個人吻着薔薇花……

「喂！聽着！」薔薇花又在台上撒嬌獻媚地宣言了，「今天消息不好，說要用英文試驗，什麼都要英文的。他媽的陳向雲，誠心作我們的孽，總要害得我們畢業不得才快心！依我想，如果實在要試英文，大家來幹他一幹，趕他娘的……！」

「贊成贊成！」大部分的喝采一聲拍起掌來，而其實他們的用意是在捧角。

「好……千人堆萬人壓！」葵生也趁勢叫了一聲，以洩心中的積怨；雖有些畏懼「英文」，只是這次仇報得實在痛快。

一瞬間門呀然開了，一個面容憔悴的中年教員，披着一件黯綠色的大氅，滿身都灑遍了雪花，縮着頭，聳了聳帶清涕的鼻子，一步跨上講台。這教員素來油滑，他們的宣言已經影響到他的耳膜上了，說：「試英文的就試英文，試中文的就試中文，不要多說話。」

試卷發了，葵生的心裏更覺緊迫，身上格外覺得冷冷得只打寒噤。當教員提起粉筆一回頭時，後面的桌版微微地響。他斜望過去，只見有的迅如飛鳥地一抬手，書本來到跨間去了；還有鬼鬼祟祟在袴袋裏摸索，那些賊模樣的眼，只朝講台上溜去。葵生想，衆人皆曰可矣；於是也將夾帶偷偷地從腰間摸出。

「喂！寫題目麼？」

「隨便！」

「寫英文也用一樣的紙嗎？」

「就用毛筆罷。」

「寫題目麼？」又一個問。

「寫！」教員愠怒着答，肩膀上已顯出「試舉南美何國爲最大何國爲最長」的一道題目來。這個問題在葵生似乎很熟，他想：一個不是會記住像松菌，一個不是像根豆芽嗎？了！這觀念雖很明晰，但兩個名字似乎又有些含混。於是他率性寫上墨西哥秘魯兩字。

第一關算是過了。再一抬頭，覺得茫然；他以爲這題目太不近情理了。由上海到美國的航路以那條爲近……這不是旅行家怎麼知道？他腦裏只是彷彿彷彿，沒有一點印象。想了半個鐘頭，愈是想腦裏愈空，心火在四身冒着。別人有繳卷的了。他正待伸手去抓書，台上兩道寒光射來，正像兩條細妖繩。他寫着：「由上海到美國，可經過二洋，如大西洋太平洋之類。太平洋甚大，不若大西洋之狹，則由上海到美，由大西洋似可……」

第二關雖勉強用一段文章敷衍過去，第三關却全是英文名辭，如 *Asia Minor*, *Sanfrancisco* 之類，雖覺很面熟，畢竟都忘記了。他焦急得腦袋自然不禁往後顧去，臉上

灼熱得如被炙傷；後面的人似乎都一個個的消滅了，台上的注意線漸漸專聚匯到他身上了。他焦急，又顧慮前途重大，帶賊性的左手不覺從試卷底下將那玩意子揭開，露出一個角。一看什麼！猛然台上來了這麼一個霹靂：當他急縮手時，那教員一個縱步跨下，直往他面前迎上。那帶愠怒的容色，含了莫大的威權似的，而這威權又似乎非加諸這懦弱無能的葵生身上不可。

「這底下是什麼？」那教員負着一隻手，那隻手便攫取他的試卷；他的恐怖羞愧交集着，和一個小孩子樣，只按住試卷不動，但是終於給教員扯出來，而且扯破成爲碎片了。他感到愠怒，覺得自己理曲，只得如神經失了作用似的昏呆下去……

鐘鏗：他聽到鈴聲；嗡嗡……他聽到鄙夷嘲笑的声音；又聽到如退潮似的人們出去，直到靜寂無一人，可以聽得門外如車輪轉的朔風吹了。他的腦裏似乎空了，眼前只一些影影約約的黑影，漸形擴大著……

通告處擠滿了人衆，共同看到一張小小的紙上：學生譚葵生犯規了，取消試驗資格了。

他們互相取樂的叫着；雖有人說這次處罰不公平；有公然抄書而沒有查覺的，還有被查覺而故不聲明的；然公理是公理，權威是權威，也沒有人再去分析了。

雪越下得緊，風也尖酷了：校園中的竹木凍得畢畢剝剝地響，人聲更形單零了，好像雨後簷邊的殘滴。爐火滅了，室中溫氣全消失了，葵生還是呆呆坐在那裏。

今昔

一

「踏青去也——姐——姐——哥哥！」一隻黃鸝斗然飛鳴到庭柳的枝頭，打破了慰生和素珍的沈寂。

「好聽不？」素珍的臉上微微露出一絲笑意來，掠了掠散髮，看住他說。

「出去走走罷……」慰生從牀上一跳跳起來叫着，「連黃鸝也催起來了，還不去享受享受青春的美夢，回頭來又消——逝——」他伸起一個懶腰。

素珍只是低頭理着針線。

黃鸝一聲再囀，倏然飛去了。慰生癡立着，看着在春光裏微顫的楊柳，滿腔充滿了幽思，無語地好像待她的答覆。

「到那裏去呢？……這地方實在沒有可遊覽的……」許久許久她悄聲說，依然一面縫紉。

他抱怨素珍的地方就是這一點。他覺得她全然沒有一點熱誠，說出話來常時使人掃興。心頭一緊，他愠怒起來。然他知道每次發怒得不着好結果，只得極力地容忍。

又許久許久，素珍才將工作停下來說：「去？就便試試那件新衣也好……」她將什物收檢完妥，忙亂了一陣，從箱裏取出一件寧綢外衣來。

「在鄉間走走穿這樣講究幹甚麼呢？就穿身上的布衣我石還鬆快得多！」他回頭冷聲地回敬她一句掃興的話。

「那就不去……」她將衣在牀上一擲，恨恨地朝原處一坐。

「哎，好姐姐……」他求和了，走近來撫了撫她的肩，吻了吻她的髮。「出外自然要穿講究一點。和你說着玩呢。我替你穿好麼……」

素珍的頰上纔露出一點勉強的悅意來。

在清風拂面的松林來道上，他兩人懶慵慵地走着，煦陽照着她那清瓏的臉；杏花散在她的傘蓋上，一度留連再飛過慰生的頰際而去。這好像憑弔他們的青春已消逝如斯了。

來道的盡頭便是一所巍然矗立在山林間的 S.Y. 大學院，這天似乎特別繁華：門上扎着花彩，牆頭放下了半面國旗。盈門的車馬，絡繹不絕的來賓，都表示裏面正舉行一番盛況。

「什麼事？去看看麼？」素珍停了停腳說。

「大概是開同樂會罷。」他沒精打採地朝那裏揚一眼說，在道旁石墩上坐下。

「罷罷什麼呢？你每天在那裏辦事難道還不清楚麼？」她有些氣忿了，足一頓說。

「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昨天上午還沒有一點什麼消息；就有也傳不到我的耳裏來。

……我想走別的路去，這個事情幹不得！薪水又只四十塊錢，連穿衣喫飯都不夠！」他陰鬱地說，將臉埋在那清瘦的手裏。

她在近旁慢步着，終於徐徐轉到那嘈雜的校門口去了。

飄落的杏花幾乎將他埋了。抬頭時，他纔感到驚惶似地追上她來。

「進去看看罷……」這時素珍一瞥見他便迎上來，彷彿親密許多了，將手鉤着他的左臂低聲說，

他倆無言地穿進人叢裏來。學生們用異樣的眼光看着他的同事對他特別殷勤地招喚。實在，這是他第一次伴着愛人在集會裏見面，多少總感着一點自尊和榮譽。

會場裏充滿了嘹亮的音樂。臺上圍坐一羣合樂的人在豪興地表演；臺下的來賓似乎都徜徉在和諧的境界裏去了。他一進門便發覺自己忽然好似渺小了，匆促地在後面找出兩個座位和她安坐下來。

他覺得音樂總不能使他陶醉，坐着依然是苦惱。他看了看素珍的臉。她好像也感着同樣的孤獨，兩眼沒有一點光彩似的望在臺上。

「講演了！講演實在沒有趣味，不如還奏兩次樂痛快得多。」前排一個青年看了看手上的秩序單對同伴說。

「特地爲他纔開這次會，那有不請他講演的道理……」同伴將秩序單接過來說。

「……我覺得唐博士太不會講演；學問自然有，可是講出來者沒有條理似的。」那個青年說時無意回頭來看了素珍一眼。

「……也怪不得他，請他講演的太多了；聽說今天晚上還要到P大學去，還有個什麼會請他，他沒有答應呢。真可謂多矣！……」

「自然，這地方可要算他是個頭等名人了。」

「唐博士」三字在他的腦裏輕輕的留了個印象。平日他時常輕視名人，然心裏卻和旁人一樣有個對名人的基本信仰。他覺得名人絕對和旁人不同，就是他自己也無時不想望有這麼一回景況。但一轉念自己的地位，又感着苦惱了。

「唐博士是誰？」素珍將頭湊近他問。

「誰知道……我就不愛打聽這種人。」

她默了許久，用驚奇的臉色看住他說：「……好像是唐進益，——你還記得嗎？」

他聽了笑起來，卻又憎厭她嫉妬她對於過去的情人斗然起了這麼樣奇特的懷想。在

掌聲雷動的沸騰裏，她神往下，眼睛只是在臺上轉動白淨的頰上浮出兩朵紅彩。

「你爲什麼忽然想起他來了！」他乘機對她質問說。

「看呀！這不是他講演嗎？——上臺穿西裝的那個……啊呀！還有個女的……」她說時，右手不禁攀到他的肩上，聲氣也微微的喘息了。

他只嫉妬着她，知道她雖是神經過敏，然却令他十分感着一種刻心的怨意。當抬頭往臺上一望時——他的好奇心油然而生了；臺上那個豐頤廣額高鼻闊嘴的印象，竟在他的記憶裏來了一下重重的打擊。「啊呀……果然是他……」他的心裏暗地叫了一聲，急忙回首看素珍時，她全然癡呆了，臉上露着一種艷羨的卑劣的情態。

「這位就是今天我們所歡迎的文學博士唐進益先生，在我們未聽他發言以前，應該表示一番歡迎的誠意！」主席朗聲地對臺下說時，人衆的掌聲和邊爆一般震動了。

「我也不用再多廢話了，」主席繼續說，竟更謙恭了。「博士學問的淵博以及其著作的偉大，不特是在中國，在世界都有他的地位。我覺得他到這兒來演講，至少都可以給我們一

番教訓。……這一位便是楊學宏女士，就是我們所最景仰的楊得霖總長的女公子。……」話還未畢，掌聲又雷動了。

一股冷氣直把他的心境沉壓下來；急促的掌聲彷彿是恣意地攻擊他，嘲笑他，鄙視他。他呆着發怔，連素珍也不敢望一眼。他的腦裏充滿種種卑劣的感想；這時期纔發現自己是在何等一個墮落的景況。如果身邊有把刀，他馬上自殺了。他想他實在對不住素珍，當偷偷地望她時，她的頭低了，——臉上蓋滿了晶瑩的淚光！

沈默的空氣裏，臺上那洪亮的講說聲和冷風一樣灌到他耳裏來。啊，這七年來，——唐進益竟長變到這樣了！他的聲音如舊，面貌如舊，只是話裏充滿了魔力，壓倒了千萬的羣衆，降伏了豪貴的妙齡女子的心，辱煞了像他這樣一個平凡的俗物！

他在腦裏和影戲一樣漸漸地看見七年前他們同居爲友的狀況；他們和素珍的戀愛關係的情景。可憐的她竟歸與像他這樣一個不長進的人了。他自慚却又自慰地說：若是素珍嫁了進益，也或許和現在的慰生一樣罷？他又悲傷着素珍或許因此對他冷漠，恚怨；却又

自慰說：現在的景况總不是鑄定的罷？我有過去光榮的歷史，不也和現在一樣嗎？並且還算得什麼呢？……人生只有戀愛，只要素珍和從前一樣愛我，又何必這樣景慕他們的尊榮富貴？他的腦裏漸漸現出一幅圖畫來了。

二

那是在靠近C城的河岸上。

堤邊的柳蔭蓋住幾堆嵯岬的怪石，在迷濛的夜色裏，正像土耳其宮闈裏的妃嬪在綠絨帳幕下默禱。天邊好似被畫家將紅筆渲染了一塊，倒影在河面上，映成一片震震的黃色。

他和進益坐在河岸上。進益似乎被美景觸動了情懷，拾起路旁的小石在積灰上畫着，一時又投在水裏，望着那一片波漣默想。

「怎樣起始的呢？」他攀了攀進益的肩說，知道他正在未來命運的幻想裏苦悶着，「成功與失敗全在第一步怎樣進行而定的。對方一見便傾倒，你只須繼續第二步便行了。」

他這樣問，心裏充滿熱烈的好奇的感想和嫉妬的惡意。

久之，進益吁了口氣，黯淡地笑了一臉，又久之，說：「可是第二步怎樣進行呢？……開始第一步時，她因屬有意，但也只能算我的手段使得巧妙！這是最容易失敗的，只是不冒險就更無望了。……」進益又攀了攀他的肩試探地說：「……她是你的表妹，你替我幫助幫助行不行呢？……你愛她？如果你愛她，我就只好不妄想了。」

「我那裏會愛她！」他咬緊牙關做作直率的模樣說。「不過我不能幫助你……」後句便被嫉毒心逼着出來了。

「爲什麼呢？」進益看定他的臉一會道。

「爲什麼？戀愛在乎她對你有沒有意；第三人來幫助不是白的。」他忙答說，很安閒地折了一朵野菊花玩弄着。「但是，你講罷！她的性情我知道，看你第一步進行得法不得法，那麼我可以斷定你的成功與失敗。」

「我在她家裏租的那間房，不是正和她的閨房打對照嗎？」進益又遲延了一會說：

「我住在那裏三個月，她還不曾認識我，連理也不理會過。住在她家裏人多，自然她不會留意的。她的左廂房是她的娘住着，後廂房是祖母住着，右廂房住着一個漂亮後生——她也沒理會過，還說我嗎？我那時不知道她爲什麼那樣高傲自尊，她家裏的人並絲毫不曾管束過……」

「少發議論罷！」慰生皺着眉急促地道。「這些事我還不知道？我只問你第一步怎樣進行的！」

「就只一張報！」進益道了一句便停頓着，好像怪他性急的樣子。

「一張報？」他想了一會，笑盈盈地說，「啊，不錯，你不是常發表文章嗎？她一定賞識過你的大作了。」

愉悅的容色登時浮上進益的臉了，也照樣折了朵野菊花玩着說：「當然！現在的女子眼光遠了。如果你要使她們傾心你時，便只須把你的作品經過她的青睞便有了——這並不奇特。」

「那麼她看見你的作品馬上便找上你的門來了麼？沒有這麼乾脆……」他忙假裝笑道，疑團忽起了。

「沒有這樣容易，」說時，進益的精神煥發了許多，又將身軀移動一下說：「先前她那裏知道那個作家就是我，更不知道住在她對房的，就是那個作家！她要防避別人的嫌疑，當然不會管這些的。但我已戀愛她有兩個月了。有時候我想在學校乘機會和她交談，可是更爲難。她是一年級的學生，那裏知道高班的同學呢？又那裏有機會和我們聚會呢？說老實話，她簡直害怕高班同學，簡直一半是痞徒，一碰見新班出色一點的女同學，便使用調笑的态度來對付她們……這不害人着急麼？可是我的巧妙手段從此使出來了，」說到這裏，很痛快，地抽起煙來。

「運動女房東——她的娘介紹的麼？」他急切地問。

「你……真……越鬧越……糊塗……」被煙噲了；進益咳嗽道：「這樣的女房東就是闊太太一樣，可不容易運動哩。你的姨母——難道還不知道她的性情嗎？並且中國的女

人——我說句不客氣的話——那裏懂什麼社交！她們只會把女兒當作寶貝一樣送給親戚朋友做禮物。我這種沒有關係的人那有什麼希望？」說着，進益把吸過兩口的煙遞給他。

「……我說你一定會失敗！」他拒絕着說。

「怎樣？」進益感着驚惶了。「你自然有希望些，你要叫我失敗自然容易呀！」

「什麼話！」他努了努嘴頭，一回地道。「我愛她幹嗎？難道我們有親戚關係便應該戀愛麼？」

進益笑着，又被煙噲得咳起嗽來，一會，拍着他的肩道：「朋友，你真是正人君子……喫煙喫煙……」說時又把煙遞過他。

「你真鄙吝！我說你失敗就是這種村模樣。」他裝個正容厲色的臉子道：「你要是這樣對付她——哈哈！」他假笑了三聲。

「笑話……」進益的臉通紅了，忙在懷裏掏出第二支煙給他。「朋友自然要比愛人隨便些。你知道『戀愛費』麼？昨天我就打電報回去要老哥籌這筆款子去了！」

「這怎麼講？」他纔把煙抽燃。

「好比王五爺那阿彌陀佛的書獃子，」進益笑吟吟地說：「平日住在會館裏節省得一個破錢都不亂花；自己買米，自己蒸飯，自己打醬油，連馬桶都是自己倒好，一到和那大眼晴姜女士講起戀愛來了，啊，每天要進番菜館，每天要進電影院了。那天……」到這裏他重重地抽了一口烟道：「……那天我碰見他，喝口裏鑲起光燦燦的金牙齒了，一說話就把嘴巴一扯開！」

「難道你也照辦麼？」他禁不住暗笑起來，好比沈鬱的暑天起了一口微颺似的。

「自然！」進益拭了拭鼻尖說：「昨天買了一隻金手錶，就化了十一塊。」說着，從懷裏摸出一隻八角形的錶來，攢在他手裏。

他接着，手不禁微微地顫抖，忍了口氣說：「……這就是做訂婚用的麼？」

「唔，差不多。」進益伸起手來，便想拿回去。

「月慢！」他把錶握緊道，心裏只忿恨得想馬上把牠碰成碎片。「講完你怎樣進行第

一步的情形再說。」

「真要講麼？」進益瞪了瞪眼說。「你要賭咒不學我的榜樣纔行！不然反弄得別人說我帶壞人家的子弟！」

「說啦……我就賭咒！」他愠怒極了，只得微微地做個賭咒的模樣。

「於是我就把名片釘到門上。」進益抬起頭來眯眼散漫地說。「在未這樣行事之先，我打聽她所訂的報和我訂的一個樣，——那個報就是發表我的文章的……」

「可是你又怎樣知道她就會留心你的文章呢？」他狐疑着插口道。

「那還用講！」進益朗聲道，好似嘲笑他沒有一點見識一般。「女人家看報最愛看本地新聞——那些什麼誘拐案哪，姦殺案哪的新聞和小說，什麼國事，簡直連警也不警！好比那女房東——你的姨媽——訂了幾年的報，問起孫文來她都不曉得……哈哈……你看奇怪不奇怪？」

他也禁不住微微地笑了。一會，將手中的野菊花裂成碎片說：「然則怎麼進行的呢？」

進益聽了故意遲延了片刻；從他身邊取了那段煙尾吸着，朝河裏猛烈地噴了一口涎沫，登時一羣遊魚趕上來噉喋着，水裏只是B——N，D——N……地微響。進益看了一會將膝抱攏一縮，說：「……把名片一釘上門，我就做個要出門的樣子。我知道她正在桌邊開着看報。在外面可以聽見那嘩——揭報的響聲，還可以聽見那種輕妙的咳嗽聲。那時我走出房門，正碰着門房在她的窗底下掃院子。我鎖上門後便叫他說：『喂，號房！如果有找唐進益，唐先生的，請他候一候！我就回。』哈，話還沒說完，那窗上的簾子一揭，她把臉顯出來便對我一看，『哎呀，我那時心裏簡直痛快極了，冬冬地敲起來和打鼓一樣。』」

慰生不禁重重地咳了兩聲，裝笑道：「好壞的東西！你就走上去自薦麼？」

「莫急啦！」進益推了他一下道：「我還是要出門哪。出門就是個把戲哩。我一走出門在街上繞了一個圈就回來。恰恰走進院子，『哎呀——我的天，她果真真走到我的房門邊看門上的名片了。我的心簡直醉昏了，她那側面像真美啊！白寧綢圍巾在頸上飄飄的，細髮蓬蓬的，從頸上直到脚跟那兩條曲綫美……』」

「少發議論，哎——怎樣的呢？」他發燥地忙插了一句。

「……好，我回來就做個丟失東西不會帶的模樣，急急朝門邊一走。她看見我便嫣然一笑了。我便趁勢對他一鞠躬。」

「說了話麼？」他急急地問。

「那有不說話的呢？」進益拍着身上的灰說，「一鞠躬之後我便問她：素珍女士，今天不上課嗎？她聽了就輕輕地一咳——那聲音正和燕子在梁上涼涼涼涼：地呢喃一樣呀——就說今天沒有課呢。密斯忒唐，你的大作我早就景仰了……哈哈！就景仰了！」說到這裏，一仰身便躺下草地來。

他聽了心裏只是叫苦，便說：「這太卑劣了！」

進益望了他一眼說：「卑劣嗎？那個講戀愛的沒有這種手續呢？……哈哈，慰生！」說時他斗然又坐了起來，「如果第一步第三步成功了，我自然要請你當證婚人了……我想我們如果一達到結婚的時期，你和你的未婚妻也必定非結婚不可；自然，你就眼看我們講戀

愛嗎？但是，慰生，你的未婚妻究竟是誰呢？……」

他再折了一朵野菊花來，只是強勉地微笑。

「……我真想不到我的未婚妻竟是你的表妹，慰生，我們由朋友進成親戚了……但是，慰生，你的未婚妻呢——難道也是她麼？我想這也或許有之……」

他將花瓣一片片撕下來，依然微笑不語。

三

臺上的講演正在滔滔地繼續着，聽衆的掌聲只是忽停忽起。

他想起從前的進益和現在的進益，竟使他感着一種異樣的迷離惆悵。過去的進益不過是一個在他意想裏的凡人，現在的進益居然變化成這樣神祕莫測了。

他不禁回頭看了素珍一眼，只見她的臉上籠罩着一層悵惘。啊，過去的素珍是何等令人迷戀，現在的素珍卻陰沈得和牢囚一樣了。他又不禁替她生出一種惋惜哀憐的感想。

當講演完畢時，他和素珍從人叢擠了出來，只想逃避進益的視覺。他覺得進益現在能

便他自卑，使他懈。然總有一種慾望驅使他。他只想見見這多年的老友。

來賓漸漸疎散了，他和素珍還在校門口徘徊地走。

「誰想得到他一下就變成名人了。」他試探地對素珍嘆息着。

她只無神地望他一眼，沒有話說。

「……當你和他做朋友時，我想你也料不到他會有今日。唉，人生的變幻啊……！」

她咳了一聲，只說了句：「回去罷。」

他知道她的心裏痛楚極了，然始終想不出怎樣纔可以調解。他覺得自己是進益戰勝了的仇敵，但他的敵意不知消失到那裏去了，滿懷只充着自卑和崇拜他人的情緒。

偶然間，他和正在預備回駕的進益相值。驚悚的勢力幾乎使他慌亂起來。

進益一出會場，看見他兩人，便回頭和送他的人們探聽，好似決定這兩夫婦是他的舊友，不住頻頻把驚奇的視線投在他的臉上。

「恩生先生，唐博士你認識嗎？」跟隨在後面的一個同事笑盈盈地朗聲說。

「啊，是唐進益先生嗎？」他終於躊躇地對博士轉過來鞠了鞠躬。

「……是呀，我覺得實在是像慰生！唉，一別又是七八年了！貴體好嗎？」博士忙上來握住慰生的手。他的言辭，他的舉止使慰生竟感着不可名狀的忸怩，覺得無一不足致他的馴服，崇仰。

慰生紅着臉了，右手好像被他一握便酥軟了，忙極力帶笑地說：「托福托福。唐博士回國我還沒來拜訪，實在怠慢得很……」

「笑話笑話！尊夫人呢……」唐博士說時，把眼睛轉到素珍的身上。可憐的她在道旁樹下背立着竟痴呆了。

「素珍！老朋友還不來見見面嗎？」他忙咳嗽說。

這時她纔踟躕回轉身來勉強地和進益行了個禮。她全然像個負了重創的小鳥啊，小小的面龐上飛出兩朵紅雲——這使慰生覺到一種替她擔心，又替自己擔心的感想。

她忸怩地走上來，目光凌亂了，望了望在博士身後的那個衣飾華麗的妙年女郎，再望

着慰生的臉上。

「……尊夫人近幾年來清瘦許多了。」唐博士看着慰生的臉用異樣的口聲說。

他咳了一咳，望着素珍的臉只是勉強帶着一點微笑。

略一躊躇間唐博士轉過身來將那妙年女郎介紹慰生後，望了望素珍使對那女郎道：

「……這位就是慰生夫人，還是初次見面嗎？……」

她們纔相對輕輕地行了個禮。可是那女郎——唐博士夫人在素珍眼裏看來實在過於尊嚴了，使她更處到一種跼踖不安的情景，誠然，博士夫人因處在地位尊榮的習性，常表示着無情和冷淡，她的視線輕輕地從她身上打量了一下便轉向別處了。

他們一齊走到應接室來。坐穩之後，兩方更其演成一幕法官對付罪人的景象，

「博士這次回國一定對於中國文化有一番大改革……近來中國實在鬧得太不像了。」他欠了欠身說，兩手只是無意動着，沒有地方擺置似的。

「……這也不過希望希望而已，我那裏有這種資格呢……」博士逼視了他一眼答

着，彷彿看破他的內心的枯窘了。

他們喝着茶，室中安靜了一忽。博士夫人只是高傲地走着，冷淡地在他兩人身上偷視兩眼。

「唉，光陰過得真快啊！我們昔日的景況還記得嗎？」博士欠身搓着掌微笑說。「我和你兩位不都是老同學嗎？我只覺得少年時期生活的愉快，如今再也想不到了。」

「……」他喝了口茶，好像有句恭維的話要說又一把勒住。

「我們有一天在河邊坐在一塊談話的情景還記得嗎？……那真浪漫極了……」博士說時笑了起來。

他也只得笑着，看了看素珍低着的臉。

「……我記得那時候我和素珍女士的感情要算頂好了……慰生我不說給你聽了嗎？還記得嗎？……唉，那真浪漫極了……」博士說時又打量了素珍一眼，不住地撫着嘴上那博士式的短鬍子。

「……」他還是喝茶，只感着博士還是博士，過去的進益好像總牽拉不攏的樣子，他生了許多銘感，覺得博士提起過去的事實在增高了他許多尊榮，給了他一種妥貼的安慰。再看素珍時，她已被博士的言辭打動了，那無神的眼充滿了無限的愁情和幽怨。他又想想博士這種談諧的語意或許是含了報復的意思嗎……不禁疑慮地偷視着博士那笑容忽隱忽現的臉。

「慰生先生近來……在這裏幫理校務嗎？」

「……」仲支吾的說：「不過藉此謀個飯碗罷了；哎，這世界……」說時他不禁將臉轉向窗邊，好似躲閃對方威嚴的詰問。

「……那個又不是謀飯碗呢……我在外漂泊了幾年，到如今纔覺得飯碗實在不容易謀，像你這樣的又有幾個呢……」

他聽了只感着一句句話都和利刃一般鏤在他心上。放下的茶杯又端在他手裏。這是他比較可親暱的伴侶了。

博士由往事談到現況，由現況談到教育上來了；這都好像給他一種嚴格的考問。他只是唯唯地應着，和學童答覆授經書古文的學究一樣。

當博士夫人在博士耳邊小語了一陣後，他們纔起身來作別。

門外的汽車開始嗚嗚的響。當兩方再行一握手，博士夫婦和駕雲一樣登上車，車便呱的一聲如風一般駛去了。這時慰生纔吐了口陰鬱的氣；素珍的臉上只慘白得和死人一樣，全部靈魂好像被車帶去。

在歸途上，他們都感着春光美景變成了沙漠荒原，一步步地朝墳墓裏走。他無意間冷視了她一眼；她也無意間冷視了他一眼。他覺得將博士夫人來比她，正如象牙來比牛骨；他覺得將博士來比他，正如將驕驕來比駑馬，加以過去的情景，使他自怨使她灰心又煩惱；目前的情況，又使她卑屈，膈膈。他雖還是滿臉憐惜珍愛的表情，然她總以為這不過形成醜劣，只暗恨他把她寶貴的青春如草莽一般踐毀了。

走近住室來，慰生依然躺到牀上，素珍却遠遠地坐在窗下。他覺得應該要安慰她，覺得

剛纔被了厄運一進房來便消失。一刹那的迷惘，卑屈和羞惱，在安適之中漸漸地溶化了。

「……你覺得怎樣？」他走近去坐在她身旁說。「他們是他們，我們是我們，想它幹嗎？」

她看他一眼，微笑了，說：「……我倒不會這樣想，却是你自己呢！我不過覺得那位什麼博士夫人太倚勢凌人了，真是一體的小姐派。」

「……但你在會場裏爲什麼流淚呢……」他說得更柔和起來，輕輕撫抱着她。

「……你的眼睛真厲害……」她枕着他的肩說。「可是你又爲什麼那樣驚惶呢？」

愛的空氣將他們包圍着，一陣陣的鳥聲傳進房來。

茶會

(獨幕劇)

(時間) 民國某年。

(地點) 北京某公園。

(人物) 畫家，女郎，

男女座客，

伙計，文人陳某。

(佈景) 上午八時，太陽還很強烈，照在遠處一帶樹林上，略顯着黃金色。一陣陣的蟬聲幽幽的傳過來。由臺下看左廂是水榭裏的房屋後背，茶役所歇息的地方；右廂是一段假石山灣過來，把右臺角繞成一席空地，似乎和外面相隔絕，然有小徑可通。這裏面放了一把長椅，靜靜地托在綠茵上。臺中便是兩處茶座；靠裏面的座上有兩個貴族模樣的夫婦坐

在一角密談着，背向外，全然沒有一點聲息似的；左方一個茶役靠在壁後坐着打盹；彷彿都被早上沉寂的空氣鎮壓住了。

樹林和茶園接壤，中間有一段曲折的走廊隔著一個少年畫家挾着畫具四面張望一會，跨出廊橋走過來。他穿一身半新半舊的學生制服。體格修長秀健，貌很英俊，略帶頹唐氣色，顧盼自然。只是有一點躊躇的樣子。茶役抬頭一望，又低下頭去。

畫家（對茶役）這位子假給我行不行？照樣給錢就是。

伙計（起身將面巾一下搭上肩）您還是喝茶還是……

畫家（略遲疑）當然喝茶。畫也得假你這地方……

伙計（轉身）那就完事。我們這兒沒有這規矩……茶是賣的，要給別人洗顏料，人家瞧了不像樣兒。（回走）

畫家（招手）喂，來呀，跟你買一壺水行不行？我上假山口邊作畫去幾個錢？

伙計（扳起臉）那真沒有法子辦！我們這兒不賣白水，水要喝；您要使上小河边兒去取就

得。您不信——去問問別家，都是一樣：一毛六一位，小費在外。喝得起就喝，不誠心就拉倒。

（又回走）

畫家（大聲）來呀！不行就不行，喝茶就是。

伙計（冷聲）這這這這些板子木頭幹嗎？（指着畫具）

畫家（瞋着）你管得着嗎？我就放在這裏。

伙計（一遲疑）也不行？這位子有人早就定啦，要喝得上那邊兒走去（揮手）

畫家（大怒，掌了他一下）你擺什麼架子！那也不行這也不行，怎麼這樣欺侮人？

伙計（摸着肩膀，退步）啲啲啲！這幹嗎這幹嗎！打人怎麼啦！

畫家（冷靜）要欺侮人誰都會打你。

伙計（奔上來）再打看看誰都會打……

座客（起身，走過來拉開了伙計）去！我跟你說話（對畫家看住）你貴姓？

畫家——我姓柳。這才奇怪，你問我幹嗎？

座客——唔，誰先動手？

畫家——我誰誠心打他！他侮辱別人是應該捱打的；侮辱你你自然也會打他。這是道理！

座客（激動）「唔！這是道理？這位子原來就定把別人的，我親眼瞧見的，他怎麼不能說『不行？』你這才是真糊塗哩。」

畫家（沈默一會）他沒有說清……我知道（忍聲）

座客（側身橫目）什麼話沒有說清？沒有說清你就要打人，恐怕從前的大皇帝都沒有這力量！喂，說老實話（著重語氣）你瞧瞧這世界——就是這樣瞎打起來的，你打我打，誰都不講理。真是狗還不如狗打架還是爲的老婆！

女坐客——你你你！你也應該打。這什麼話（睨着畫家笑）

座客（歸位）我又沒有打你！

伙計（暗暗走上）這些家伙——你瞧那行不邪行……（將桌上的畫具全都拿起丟在地上）

女座客——也別給牠丟壞啦。這也是錢買的。不怕叫人傷心麼？（對畫家冷視，好像表示她的親戀和同情而又帶有嘲諷的意思。）

伙計（帶喜色）太太，您不懂。這家伙鬧了好幾回亂子啦；有一回一羣鬧這玩意兒的，打這兒來……

座客（裝腔）少胡說！他叫你下去。（伙計得意走回去。）

畫家（頹然坐下）……你們真會抱不平……

座客（回頭來，教訓似的）喂，柳先生：你應該知道我這人也並不是故意得罪你。世界上要的是公理；這公園裏不就有一塊「公理戰勝」的碑嗎——你瞧見過沒有？說得不客氣一點：我今年四十啦，一生一世也就是喜歡爲別人打抱不平；我覺得你們沒有年紀的人該「自重」些；打人是犯法的。要是打人打出轆轤來了，那麼你有理也講不清，反正是吃虧。我們的孔夫子不常說嗎……

女座客（制止）哎，算了，又孔夫子孔夫子，我就不愛聽。他又沒有打你，管這些閑事幹嗎！

(偷睨畫家)

座客(走到畫家身邊,從懷裏掏出一個大皮包,銀錢抖得浪浪地響,就在裏面拿出一張金鑲邊的名刺擺在他面前。)鄙人就在王大帥手下辦了一點小事,雖然是爲國奔走,倒是頂喜歡結交年青的志士的……(畫家欠身未答)今天敝衙門裏在上午十點打這兒開聯席會議,討論財政問題。不嫌就同去參觀參觀,大帥也是學生出身,自然很看得起學生。(畫家唯唯)那麼只要合得來,萍水相逢,那個人不是兄弟朋友?嘿嘿。嘿。……(回座)

女座客(對座客)問他住在那兒,我好像記得這人是……

座客(殷勤)柳先生你府上住在那裏?

畫家(朦朧一會)府上?我在這兒沒有家。

座客——那麼柳先生大概是住的圖畫學堂麼?(畫家沒有理會)

女座客(不高興)煞瞧煞瞧:有心瞧你不起呢!(一轉身)

座客(朗聲)伙計!

伙計（走上來）您要什麼？

座客（睜目）你這茶園子裏怎麼老讓一般不懂禮的人進來？

伙計（作態）先生您叫我怎麼知道呢？人是狗我都不明白叫化子只要打得票起，也得進來！警察都不能干涉；我們當伙計的又怎麼管得了呢？啐，這世界（回走）這世界我都想不通；好在進門還要打票，不然是：（一顧）開放還沒有到哩！要是開放啦，我說，先生倒馬子都會進來！

座客（大聲）來！我問你的話。

伙計（上來）你問什麼叫我拉人我可沒有這力氣！

座客——誰叫你拉人。我問你：你們公園裏的——的掌櫃是誰？

伙計——那我可回答不出來！公園裏沒有掌櫃的，只有辦事員。您問他幹嗎？

座客（怒目）別管這辦事員姓什麼？

伙計——多著哩。

座客——他們訂的公園章程有沒有呢？

伙計——誰說沒有；怎麼恁——要看嗎？

座客（勃然）我不要看你說我不懂麼這混蛋東西……

伙計——您問幹嗎？

座客（理窮智竭似的，惡聲）下去沒有多話講。（伙計走回……座客裝作氣忿忿的坐着。女座客睨著畫家。）

（一個素衣的女郎由廊左角盈盈的走來。她的軟帽戴得很低，面龐美好，帶有英爽氣；她的步履活潑——腿部修長，着的高跟鞋；正是一個西洋女子的模型，她的左臂間挾着的幾部外國文的書；又顯然表示了她在受高等教育。）

伙計（迎上來）您喝茶？那邊有位兒。

女郎（四望，看見畫家，很詫異；但畫家沒有覺得，因為正在苦悶和悲哀中沈思着。）不是；陳先生（座客回頭注視着，她對畫家這邊走上幾步，伙計也跟上幾步。）

伙計——就是定這座裏的陳先生不錯；您貴姓？

女郎——別管；陳先生到底來過沒有？

座客（插口）來過。您是林小姐嗎？（伙計睨着他冷笑。）

女郎（對伙計）陳先生什麼時候來的？

女座客（指着丈夫的鼻子）丟臉不丟臉！

伙計——剛在這兒定的座。您是……會他嗎？在這兒對待能九點只差十五分鐘啦。（逼近

畫家身邊，將一張空椅一聳——畫家全身都震動了一下。）先生！

畫家（回頭）幹嗎？（望見女子，一怔，女子也一怔：對視一忽。）啊，密斯林！

女郎（咳嗽）你——密斯忒柳（這時大家都愕然注視他倆）我聽說你不是去年到法

國去了嗎？怎麼……

畫家（暗淡地）沒有去。（站起。）

女郎（注視他）怎麼沒有去？你到天津我還接了朋友的信呢；說已經……

畫家（忍聲）到天津又回來了……

女郎（走近他）奇怪！怎麼又要回？

畫家（悲哀）……娘病過了……錢就花去做喪事了。

女郎（低聲）……不用傷心吧；我們雖然只會過兩次，但是你的情形我都知道的。坐嗎，我們喝茶。伙計（同坐）

伙計（怪聲）聽見啦！（走來取壺，暗地對那兩座客一努嘴，咳了一聲。女座客只偷睨着格格地笑。伙計一會送上茶來。）

座客（低聲嘆氣）一碰就行了，真是世風敗壞……

女座客（高聲）你別管這是人家的私己事。

伙計——對啦！遊藝園多著哩！

座客（再嘆）這也是學生學的就是這模樣。

女郎（拾起地上的畫架，看着畫）啊，就是 William Liu，我都忘記了……（停一會）

密斯忒柳幾時回來的？現在住在——

畫家——母親死了我就在今年四月間回來了。（臉埋在手裏）

女郎——你這畫預備送到展覽會麼？……

畫家——這那裏有希望……

女郎——笑話。

畫家——畫了也只好送把朋友算了，反正……

女郎——幾時成功的？……啊，沒有完，倒是很怪：你這是創作嗎？怎麼一定要拿到公園裏來畫？

畫家——待在屋裏畫太悶煞人。

女郎（看畫良久）這張畫比先前放在展覽會的那張就淺薄得多了。

畫家——何以見得？（覺得她的話很唐突）

女郎（顧視）不是畫的象徵派麼？

畫家——正是，你以爲怎樣呢？

女郎——我知道這梆着躺在地下的是一個受社會或種種壓迫的青年；旁邊那站着的裸體女人就是異性的誘惑。是不是？（畫家點頭）那麼這些花花綠綠的背景畫這許多幹嗎？真是畫蛇添足呢。

畫家（毅然）——通通包含了有意思！你再仔細想想罷！

女郎（注畫）——這條小河呢？有意思嗎？（頃之）呵，我知道了。這河就是人生的道路！

畫家——正是！你真是聰明。還有呢？

女郎（搶口）——這樣看來就是象徵這青年沒有解除這束縛的能幹，沒有走人生的正軌的希望麼？

畫家——那哩！不是沒有希望，簡直是他不明白不願意去解他身上的束縛！你瞧，他的右手不已經自由了麼？還玩着身邊的石子呢！（微笑）

女郎——這些石子幹嗎？

畫家（笑着）打牌嗎——上球房嗎——逛戲園嗎——種種的惡習

女郎——……然則縱慾也應當歸作一類了。怎麼又另畫個女人站在旁邊幹嗎？

畫家——中國的社會那裏准青年們和異性隨便結交！依一般人的心理：無論如何總覺得打牌看戲都沒有什麼罪惡，男女關係就有傷禮教了。……只是我畫的這女人卻又是一個見解。有的人他們既然能毅把束縛除去，却又有這一關使他們消沈頹喪，不也還是不能去走人生的大路？

女郎（搖頭）這你錯了。有的人以為人生就只要能得到異性的愛就算達到目的了。你的人生大路到底又另有什麼意思？

畫家（悄聲）譬如我你，已經精神的戀愛了！要是有個女子來誘惑我，我決不會理她的！女郎（赧然）就算你對了。那麼精神的愛就是唯一的人生目的？

畫家——當然寬泛一點講：和平——博愛——都是。可是只求不到（指畫）你看這條小河——拿河來代人生大路，可見就難於進行了，並且又沒有船可渡。

女郎——要是我會游泳呢？幾下幾下就游過了河，不就算達到目的了麼？還是容易，你還是講不下去。（勝利地對他微笑。）

畫家（噉然）游過河去——那邊岸不也是一樣？荒山峻嶺！沒有一點生物。

女郎（恍然）啊，河盡頭的太陽，就當作人生的目標麼？

畫家——正是！正是！正是你要求真正人生的目的，就得朝太陽底下遊去。

女郎——這又有什麼目的？那裏會泅得到？到你泅到半腰，太陽不會落山了嗎？（笑着。）

畫家——人生就是這樣。

女郎——（對他疑惑的視着）你以為人生就和這一樣——老沒有目的？

畫家（自得）自然！依我們的藝術觀：好比人類要求和平，就只是空想。文明更進步，和平就更沒有希望，人生也就是，不過我們在畫面上表示表示而已。你瞧這畫上面花花綠綠的背景，就是所謂粉飾太平罷了。對不對？

女郎（注視他微笑）算是想透啦！……也難怪你的畫沒有人懂得。

畫家——你的文藝作品我很傾心。

女郎——請你不要盲目的吹揚我。

畫家——不是，我從來就沒有盲目批評別個……我知道你的作品發表的並不多，卻是篇篇很精美……別的我都不大愛，只有「楊花紀念」那篇我十分傾心。

女郎（微笑）你的鑒賞眼光很不差，我自己也只覺得我的作品獨只這一篇比較滿意一點。

畫家（呻吟）……是寫一個女英雄，她斬絕了情愛去立願恢復她那行將滅亡的祖國不是？真正寫得灑脫，和羅馬皇帝凱撒時候的埃及女王 Cleopatra 一樣！我覺得你那個女英雄比 Cleopatra 卻更偉大些；到後，她的事業成功了，爲了情愛自殺了……唉，我一看到這裏，真覺得無限的悲哀。

女郎（全然傾倒）你的心和張明鏡一樣！……那麼你可以指出我的錯處來麼——這件作品。

畫家——小小的瑕疵算不了什麼……不過使我痛恨的：這樣的作品反沒有人注意，文壇上真太沈寂！

女郎——那倒算不了什麼……有你了解我很滿足了。（露出一點媚態。這時兩人都默然，兩下彷彿都在表示愛慕了。）（兩座客一面嘲諷着下）……你現在住在那裏？

畫家——我舅父家裏；那地方你知道罷？

女郎（點頭）——你舅父怎麼不幫助你出洋呢？

畫家（嘆氣）……我在那裏住還覺得時常遭他的白眼，還說得到那些……說到這些事我就只想自殺！

女郎——笑話！

畫家——並不是爲生活壓迫的緣故——你該知道：我是爲我的藝術就和谷虛一樣算了。女郎（搖頭）谷虛自殺却是一種藝術熱狂的緣故；這樣自殺也沒有什麼價值。

畫家——你的話並不錯。我是說我的自殺卻是爲的世界上的。人沒有一個人認識我——

就只除開你。

女郎（睨着他）有一個人就行了，何必要那般昏庸的俗人作偶像的崇拜——這也是無意識。

畫家——你了解我還不只是了解我。

女郎——當然可以幫助你嗎？

畫家——幫助我什麼呢？

女郎——你的生活問題——我可以間接替你……

畫家——哦，物質的幫助是不是？我只能道聲謝意。

女郎——除開這一點究竟幫助你什麼呢？

畫家——我要你神聖的精神安慰！

女郎——你簡直是——算是我安慰你了，又怎麼辦呢？

畫家——我就努力創造！

女郎——創造以後呢？

畫家、啞住）……送把你……做報謝嗎，這就甘心了。

女郎——喔，然則你就只做我一個人的人的奴隸麼？你不要世界上的人了解你歡迎你麼？你不願意做拉飛耳米勒那一般人麼？

畫家——那就更奇怪了。難道你的能力可以一把給我提拔起來嗎？

女郎——不是這麼說的。我覺得如果有人幫助你一點物質的需要，你在社會上的地位就站得高些，那麼你的發展機會就容易了。懂不懂？

畫家——我很感謝你——不過，我以為我們兩人起先應該要竭誠的相了解；不然徒然一點朋友關係上的負責，將來恐怕……

女郎（誠懇）密斯忒柳，我看了你的畫已經算是了解你了。（對他笑）

伙計（高聲）小姐陳先生快來啦，是這兒過身，就會到。

女郎（視畫家）你就在這坐坐麼？我跟你介紹。

畫家——他是誰？什麼樣的人？

女郎——陳煥文。很出名的小說家，詩人。他教過我的書。

畫家——哦，我不願意會他，這是個虛偽傢伙！

女郎——你不應當憑空毀壞他！（不樂）

畫家（一壁檢畫具）他約你爲什麼事？

女郎——你別問起這些！走麼？

畫家——走算了。不然一定會妨礙你們的佳會。

女郎——哦，中國的男子就是這毛病太利害！好像交朋友就只有兩人的專利……

畫家——並不是，你別誤會。（提起畫具朝假山邊走去）我覺得

女郎——果真是（站起）

畫家（回轉身）自然我是希望下次和你相會的。

女郎（往後回視一下）這樣分離太叫人難堪了。

畫家（和她握手）第一層我只希望你寫信給我……（下）

（女郎歸原座。啞場約兩三分鐘）

女郎（起）伙計！伙計！陳先生來了，你說我剛才家裏有人找我，不得不爽約，你代我對他道聲歉，這裏有幾個酒錢收了罷！

伙計——謝謝您，我一定照您對他說就是！

女郎——剛才那位先生往那方兒走的？

伙計——已經出園門了嗎；往外面走的。（下）

（女郎趕急追去後約兩分鐘時，一個矮小的紳士上。）

（幕閉）

復讎

板橋驛沒有什麼值得欣賞的，除開那裏一種崇古的風尚。房屋的年歲至少都在一紀以上，貼近着四面險峻的石山，蒼老的林木和碧清的河水；山基與一處豐美的牧場接壤，山腰便矗立着一座傳說有六百年歷史的古塔。居民個個熟諳這塔的歷史；他們是傳統的樂觀者，世界上莫測的變幻似乎始終是漠然，只這塔算是崇拜信仰的中心了。

人們心目中都印着這塔的神異。種種尋常的自然現象，他們都附會在塔上——傳爲許多談屑；如聚居在塔裏的烏鴉偶然啞啞地鳴着飛散了，他們便說：「山神回來了……」於是都恫怵地造着空想；孩子在這一晚又有講故事的資料和興趣了。尤其是在節期的朝禮與祀戲，他們確定這是外鎮的人對於這塔同樣的崇拜和信仰，因爲外鎮的人常時團聚在這裏演劇，打花鼓，燈會，擂台……藉祀神爲名以賺他們的花費。在這時期，農人們停了操

作，婦女穿紅著綠的來聚會；如其這一年確定有豐收，更熱鬧了，過客們多歇下行程來參與他們一同歡樂，尤其是各處閒散的人，聞風便都齊集起來。

只是近年來顯得蕭條冷落了。這自然是兵禍又加以百年不曾有的水災作惡。塔依然是塔，然烏鴉們哄塔的奇談轉變為怨神明不靈的詛咒了；除開五月照常幾盞寥落的禾燈參會，一切的歡樂好似成了古跡。現在勤苦的少年都想上進——當兵去了。禾田荒蕪的多，山坡上的靈臺花倒繁茂了；冷寞的山林彷彿連鳥也絕滅，碧流上托着幾條終年不曾啟旋的漁船，和茅屋裏兩三個老嫗作悲涼的絮語。此外只有過客的酬酢，因為地方冷寞，他們也多半不落腳。

有一天，鎮裏的空氣似乎沸騰着。臨河爲市的楚萬盛茶肆裏來了幾個異鄉客，走進們便嚷着看熱鬧去。

「那裏……打花鼓的？」附近的人都趕來詢問，呈出驚異的喜氣洋溢的臉色。

「玩武藝的。我們跟他們一幫跑了五十里，聽說打這裏歇腳……有舞飛叉的，有打少

林拳的，有走索的；頂愛人的是三匹馬啊！紅，白，黃三樣。到末場，馬戲出來了。一個沒年紀的後生，拿把足有三十斤的九環刀，在馬上舞，從這個馬背上跳到那個馬背上，又從那個馬上一翻跳到這個馬背上，刀舞得只看見一團白光，鐵環子嘩喇嘩喇的響……」

一聲吆喝，全鎮的人都趕到塔下面的牧場去了。

那裏確是非尋常的熱鬧，然罩着一層森嚴的氣色。人衆把全場繞成一個圈，堅牢得和城牆一樣；圈外是隨行的婦女，微微喘着氣，扇着衣襟坐在石墩上歇息；還有許多乘機行賈易的行販，列成一排已經像個市集了。

場裏呈出異觀了。山脚札了一處營幕，幕後面豎着大紅色的三角旗，在風裏飄蕩；幕兩旁排插着鋒鏘耀日的刀槍，將此處清冷的風光演成了一片肅殺之氣。營門口坐着幾個獍狎的大漢，只見他們滿身露出粗壯的力多的筋肉。

鏗鏗！幕後面震了一聲鑼。營門啟處，一個姣艷華服而離奇的女子走了出來，一壁舞一壁唱地繞到場中，兩手在木架上一按，細小的腰扭了兩扭便跳到懸在空間的索上了。

在大衆看來，她實是一個令人驚服而可敬的女傑。在索上她可以唱淒婉纏綿的歌和細膩的跳舞。索的蕩動和歌聲的節奏和成一律，遠聽去正像春風從柳絮裏傳來的鶯簧。青年男子都麻醉了，他們從來不曾受過從異性身上得來靈魂的摧滅；多情的鄉姑都痴呆了，她們滿腔熾着艷羨嫉妬的火，婦人們震怒了，在丈夫身上使勁地搯扯，說：「少起心！這怪形的賤骨頭！」

踏索的女子回營時，第二聲鑼震動了，場中立刻呈着緊張的空氣。人衆往後退去將地面留下一個廣的圓場，三個大漢把拴在營後的馬控着出來，狂怒似的繞場旋轉；馬雖是貴州種——顯得瘦小，然而獷悍矯捷的形態，怒目奮鬣的精神，確是鎮裏會未有的奇睹。約莫有半個時辰，馬跑得喘息了，便漸漸地轉成馴服的徐步，當步到場心，第三聲鑼響了。

出來的是一個作古時武士裝的少年。他全身都現着敏捷英俊的氣概；那身段的苗條，眉目的秀麗，——確具有東方武士所特有的美。他的頭上扎着一塊壓眉的綢巾，三朵絨花在耳旁顫地震動着；緊身的元色短褂和淡紅的披肩襯着他，風度更美了，美到使人們忘

記了現在，浸潤在古代少年英雄的夢想裏。

「有請！」他拱了拱手，唱個喏。這唱音正像兩聲音樂，宏亮裏含着嬌柔。全場的氣息都變了；少年們的神經鼓動着，恨不得跳起來即刻和他結識。女人們流動的腫子凝滯了，跟着他的身轉。她們的胸膛好像裂開了似的，狂熱的心直跳到咽喉下了；全身熱力都聚匯到心裏來，把兩手都緊緊地壓在胸上，屏着那迫切的呼吸。孩子們只是睜着大眼，口沫直流成一線地從嘴角挂到襟上。老人們只是低聲讚嘆，說：「黃天霸再世了……」

兩個大漢將九環刀擡到他的面前來。他輕輕地將兩條白皙的臂膊從翠袖裏攘出，披肩卸却了；當兩手把着刀柄時，那帶嬌弱似的身軀好似憑空加了一股偉大的氣力。刀在他手裏正好比一片枯葉。起手往空中一擲，人衆的心一齊緊張起來，只見刀鋒由他耳邊剝下，一轉瞬便原復接在手裏了。再一擲時，他又着手抬起臉直承着落下的刀口，這時，婦女們驚駭地叫了一聲，然而刀尖已牢牢地插在他的齒縫裏了。

他周身如同罩了一簇森寒的光鉞似的。場中的空氣似乎鬆動了一點時，忽然瑣瑣一

聲，刀已如飛劍一般朝人衆擲過來。全場都驚動了。然刀似乎帶有靈性，原舊落在手裏；他的兩腳蹬了一蹬，已躍上馬背了。那一簇光銜由地上移在空間，在太陽裏如流星似的閃爍。馬忽然行動了，排列着徐徐地走，閃爍的光銜也跟着走。只見寒光由這馬上跳到那馬上，由那馬上又跳到這馬上……

一會，馬歸到場心立着，他把刀攬在腰間，對人衆又唱了一個喏。他的臉頰已緋紅得和林擒一樣，然并沒有一點汗濕；早眸閃着傲慢的流睇，彷彿將一切都鎮壓着；喘息和着胸部起伏的節奏，激昂的歌聲也吐出來了：

咱是板橋的遺族，

咱有顯赫的門庭，有富裕的產業。

咱的爺娘有慈善的心腸，有高貴的名節；

你要記得這座起了五十歲的橋梁是他的施惠，

你要記得這裏的禾田都是他的產業。

他的恩典永久不會埋沒，和紫霞塔一樣的長久：

他的尸骨埋在班竹嶺上，嶺上的草還帶着他的血跡。

可憐他死在你的手下；你把他連骨都剝碎，

如今他的冤仇還不會清白！

可憐他一世慈悲，造了這一個結局！

你不要忘記他，他的魂跟着你永世不會消滅！

看罷，他的英魂正踞在這高高的紫霞塔：

歌聲由激昂變成淒切，忽轉成慘厲了；傳到對面山間，一聲聲地回響過來，好像真有個幽靈在那裏唱答。他的臉閃着發怒的光彩；兩隻秀眼圓睜了，好像欲裂眦躍出。腳底下的馬都窒息着，托住他那鎮定的身軀，威嚴得和亞鉢羅的石像一樣。人們的心全都冰涼得如澆上了冷水，只一種神聖到可驚怖的感覺占着他們的靈魂。孩子們發着驚異的顫抖。老人酥軟到屈下膝來了。少年興奮着，兩眦也好似將裂了。女人們感受着心的創傷似的，悲哀的神

態充溢在她們臉上。

歌聲又轉成悲壯了：

……我的刀如今已經吐出一線寒光，

如今要飲他的污血！

我的刀只認識他一個人，

立刻要飲他的污血……！

可憐的人墳上蓋滿了幾層野草，

如今已踩成了一條大路；天啊，

把墳上的草都要染遍那奸人的血！

……

斗然間，他從馬上長嘯一聲，直朝人叢中竄過來。人衆驚駭地一齊散開，婦女們癡呆着，孩子嚇的哭了。

「借光借光討幾個盤川錢罷……」

「哥弟們，積福積福！有慢了……」他變成溫和的笑臉了，取下頭巾來繞場地請求着。錢和雨一樣飛到他身邊來了；婦女們從耳上扯下耳環來，老人們那吝嗇的手也插到腰邊去了。

那一天晚上這夥人便在鎮裏楚萬盛茶店安宿。他們好像一羣入洞的虎狼，將全鎮的空氣都變成森冷了。店中的雞都捉來佐酒，有姿色的女人都叫來侍飲，以慰藉他們安閒地過這一夜。

卻是半夜裏，全鎮突然佈滿恐怖的空氣了。深夜裏暴戾的犬吠聲和促急的鑼鳴將人們從夢魂中驚醒過來。孩子們在被中顫慄着，婦女倉皇地把值錢什物都往暗處藏收，壯健的男丁忙拿起烏銃鋼叉跑到前後門去巡守。漆黑的深夜充滿了殺氣！

他們一同巡到楚萬盛的大門邊，只見門半啟着，裏面黑魘魘的沒有一個人影，只那一

排刀械閃着陰慘的光。店家一家人都瑟縮在竈下，和古廟裏死寂的木偶一樣。探聽之下，他們斷定這夥人已乘夜到遠處打劫去了。從那聲浪的洶度，這悲劇多半發生在桃樹村的豪富黃七王爺家裏。

恐怖雖然包襲他們，然他們反覺得榮幸。原來七王爺是一個有名的惡鄉紳，固屬近來做了許多慈善事業，然他過去的罪惡彷彿刻在人們的心上永永不會磨滅。他們由慶幸轉成安閒，顫慄的呼援變成低聲的讚嘆了；他們讚嘆七王爺的厄運！

「以後七王爺可以改悔了罷？他那作孽的錢給他們搶空些也好！落得我們受罪的小百姓痛快一場啊……」他們望着那陰鬱的桃樹村口這麼沉聲說。

「……也莫把他傷害了罷，我祝福老天！慈祥的老人這麼禱告着。

「他受回創又算什麼！不喫頓足虧後來那裏會警醒？只是莫把他屋裏的人傷了……」

唉！可憐的七王娘，她是何等樣的賢德人，和王爺一年十二個月都是對頭呀……」

他們議論七王娘的命運了，一同替她祝福。

村樹叢裏漸漸閃出火光來。呼聲變成了號哭。犬吠和鑼鳴已寂然；好像這齣悲劇已無可挽回，洩成最後一幕了。

「這是七王娘的哭音呀……！」

「這黑白不清的世界，好歹又那裏分得清白啊……？」

那一帶樹林變得通明了。火簇從林後漸漸吐露出來，將半邊天染成一片殷紅了。一切的聲音都浸於靜寂，僅只幾點微微的畢剝聲和屋棟坍塌的響動。一會，林樹中的宿鳥噪鳴飛散起來，彷彿這回災禍已延到牠們的命運上了。

* * * * *

第二天清晨，楚萬盛店裏的宿客全然失了蹤跡。空洞的茅舍裏只留下一地破舊的衣服和不值錢的器具。店家老幼都帶着驚恐後的茫然的神氣，靈魂不落體似地和外人談着。「這一對手鐲還是七王娘的，我前天還看見帶在她的臂膊上……現在他們搶來送把我了。」店主婦帶着一種希罕的笑臉將許多舊式的飾物陳列出來顯示着。

由此可以斷定七王爺一家的命運了。確實，黃家在這一夜已全然化成劫灰；他們的尸體也就在灰裏火葬了。昨日巍岸的亭樓，和祥的氣象，今日已成一片荒涼的景色。滿鎮的人都跑去憑弔；悲嘆之餘，他們也彷彿懂到人生的一幕了。「……富貴又有什麼好處呢？……」他們都這麼說，「你想富貴，我也想富貴，還是害了這般小百姓——他們就是從小百姓身上剝削出來的呀！」

然而事實並不如此。一個老者將原因猜度出來了。他說這是五十年前七王爺的爺爺種下的禍根。你們不記得這裏曾經住了一個有德聲的富戶嗎？他姓方，叫方板橋；這橋是他花了五年的血汗造成的；鎮裏頗慕他的功德的，於是把板橋稱作這橋的名。他是百世書香子弟，不事功利又好清貧，後來家境日漸零落了，他的結局就是因為他的大兒子誘惑七王爺的姐姐的事情——那時她稱爲全鎮的美人——七王爺的爺因這事就上縣衙告了他。後來七爺的姐姐又吊死了，這件訟事更延長起來。畢竟七爺是那時的財主，他把錢買動了官，暗地將板橋的大兒子殺了。板橋不服氣，就跑到省城裏稟告上司。然而這就只怪得七爺

家裏太險毒了呀！他怕上司來拿，當板橋一家走到距這裏不遠的班竹嶺上，他暗地約了一般平日不歸正業的人就乘機捉住他們，打的打傷，殺的殺了。板橋娘子那時肚裏還懷着孕，那般人看她可憐就把她放走；後來也不知道她的消息，有人說是一個弄蛇的乞丐救了她，流落到貴州去了。昨天那個沒年紀的後生或者就是她的遺腹子罷……這事又是何等迅速呢，板橋雖死了三十年，然他的冤仇一轉瞬又報了；這不是老天親眼看見的嗎……

這件故事便成近數年來比烏鴉哄塔更令人神往的奇跡。

就在那幾天，有幾個販鹽的由鎮裏起身到花市去，經過了老烟埠。老烟埠的空氣同樣沸騰了。原來那夥賣武藝的已在那裏歇腳。滿埠的居民都來參會，一個小小的神王廟也成了一座人山。那英俊的少年又站在馬背上激昂地唱歌；然而從前的悲切淒厲都消去，轉成一體豪勳深沉的腔調了：

……我的刀收進了鞘，飲着了好人的血；

回去罷，這世界是咱的家，

這江河是咱的屋。

咱想到梁山去憑弔英雄的遺風，

咱想到巴蜀去領略豪傑的舊業；

世界上本來是不公平，

取了窮人的血汗來造富人的罪孽；

把一座大好的江山弄成苦海，——

把帝王的寶座讓與奸人，——把國家賣把外洋的仇敵！

還是綠林清明，還是草莽高潔；

這一去我想把王基重建，

恢復四十年來中央的舊業……

歌聲依舊打動了大衆的靈魂，彷彿把一處市集化成莊嚴的皇宮了。他唱畢時的情形却不同了，從囊中抓出一把把的錢來朝空地上散去。只見一羣羣貧窮的乞人和孩子們一

齊奔上來搶着和煦的太陽照着他在馬上，臉上飄浮着閒散的英雄的笑靨。

八，一，一九二六年作畢。

不速之客

「哈！四嫂子，來，快來！有人會你！」在廚下的鄰婦楚滿娘子隔層壁對這裏大聲嚷着。

「那個呀？」正在一面哺孩子一面望住山景作空想的張四嫂不耐煩的接應，不願動身。

「來哪！你怎麼人越大越糊塗。」楚滿娘子的語氣突然變成極其沈重。

她懷着孩子朝後門去了；然而孩子因她步履的振蕩，從沉睡中驚醒，哇的一聲哭出來。她留下的空位，立即被閒着無事的女兒菊香佔去了。正在圍住大方桌玩牌的阿七，珠兒和鄰兒等還是儘量地鬧得昏天黑地；十一歲的哥哥疲憊不堪的躺在竹床上，赤着他那瘦精精的脖子，一雙靈活的大眼朝頂棚楞住。剛才他又和他的繼母吵了場架子，賭氣連穀也不看守了；他怨恨她，又嫉妬她生孩子，又覺得她一離開身就有些惆悵。他永永不體諒着

鍾愛他的祖母，實在，他的祖母老得太不像樣，一望就令人討厭！他儘管瞞住頂棚想方設計，一時又翻過身，拔啦拔啦地將破蒲扇一陣地扇。

「哥哥，還是我們去打正經牌罷。」妹妹菊兒回過頭催促着他。

「正經的？兩個銅子一牌，小牌我懶來得——」他很久才懶聲懶氣的回答一句。他覺得自己究竟是大人了，四書已經唸完，詩經又唸去一半。袋子裏常時藏下一百二百文的家當，如今做事要弄錢了，不用錢玩牌是一點味也沒有的；有時孩子們纏得急，他一點也不煩惱，拍拍他們的頭啦地一聲道：「這小鬼！」

「不來就不來！」妹妹有些失望，怨幽幽地說，努起嘴瞧着擺在靈位前的貢果，「今天的貢果你是不准喫的……」

「喂，看錢！」哥哥聽了哈哈笑起來，把妹妹看作個傻子更甚；他說時，將錢袋抓得叮唧叮唧地響，一個翻身，面着壁，又兀自地想方設計去了。

妹妹再也沒話說，只瞧着神龕面前——這天是張家家祭的末一天——七月十五日

——又是大排場秋收的一天；孩子們於這响都愉快極了，媽媽准他們儘量的玩牌，到祭禮畢時，又可以時常得着意外的食物，蓮子哪，藕粉哪，綠豆粥哪之類。秋初雖炎暑之極，堂屋裏還是陰森森的，很有些涼味。神龕前燭光歡忭地跳躍，又顯得四圍的什物都帶着生氣。列成一排的靈牌上，字體彷彿有些顫動，好似果有陰靈附在上面。香爐快將滅熄了，神燈沒有挑心，火光縮小得和一點星星相似。貢果已經陳列了五天，霉腐了，上面聚集一團飛蟲。陳在靈桌上的酒飯魚肉都涼得沒一點熱氣，蓋滿了飄落的紙錢灰，還有那褪去毛的雞，一根葱夾在嘴壳裏，伏在盤上怪模怪樣的。

孩子鬧得真凶，倒是門外隱約可聽到遠處的打稻聲「砰，砰，磅，磅」，由偶然一陣荷風送來，還顯得清雅靜穆之緻。坐在門口的菊香，似乎沒有覺到一點屋裏的嘈雜情形。哥哥是已經呼呼酣睡了。

四圍靜了，而孩子們愈是鬧得出勁。大方桌上五個圍在一圈。桌中間擺的是一個泥碗，內面有五個破康熙錢和許多草桿子，這是他們賭的輸贏，碗邊放下兩個咬去半邊的紅薯，

一節玉蜀黍，還有一塊穀糖，上面聚了一版的蒼蠅。他們爲長的要算鄰兒楚貓兒了。他有十歲，只是那一臉傻像，大家都覺得他可厭而愛捉弄他，所以不久就得了個「細烏龜」的小號。他拿起牌，就只會呆瞧，哼，拭鼻膿，數眼，好像他只奇怪着世界上太離奇：「有這麼多數目的眼！」玩了不久，他的一大堆小錢和草桿都給別人贏了。而誠心捉弄他的就只有箭貓阿六，他的天牌回回給阿六偷去，九點就給阿六將「梅拾」換去；他只任着換，換了，阿六還要大聲催促道：「出牌，出個地牌來打！」

實在，阿六簡直不是玩牌，比強盜還貪狠，滿懷敵意的兩眼只瞅着盤裏的錢；有時他急得不耐煩，一身只是亂扭，像被蚊子咬了似的。他要錢又要得滑——正和他那滑油油的腦袋相似，連蒼蠅也會滑倒。——一贏了，便死死地捉着盤子，將銅錢一撈就往袋裏塞，於是剩下的草桿子就分給小的們，還叫着說：「記着記着，十個草桿子要換個錢咧！」

小姑娘桂香只會留多眼的牌，而她倒又是個嚴厲的監督者，監着小的們出牌要依次序，不許紊亂；有時發現小阿七和珠兒換牌時，便尖尖地一聲叫出來，叫得連內房的嬖嬖也

怒罵了。

六歲的阿七又偏偏愛和珠兒合着嚷：「天牌十九，三點打起，贏了！」他只會樂，人家樂他樂得更利害；哥哥阿六回回將許多草桿子和他換錢，沒有多久，錢都失掉了，草桿子已積成一堆，他便將臂膀圍住，只是嚷「贏了贏了！」

珠兒是他們裏面最小的了，小紅嘴吧兒，一雙眼就是兩汪清水，臉和一個包子相似，又常時露出那麼兩個小渦子來。他玩牌就只會瞧着別人笑，贏了也好，輸了也好，他不知道：「人牌，天九——打起來，八十四，四眼！」他這麼嚷着，嚷畢了，便將小胖手兒在下巴上唧地一拭，將口沫拭去。

他們鬧的更利害，哥哥在竹牀上睡得更濃，菊香的空想更深了。她的手撐着下顎，和她媽媽的像一樣，瞅着外面一眼也不動。有時她摸摸蹲在旁邊的小狗，狗却總愛嗅她的手，於是她拾起一塊玉蜀黍心朝外面擲去。小狗便跟上去嗅了一會；打個噴嚏，又搖着尾巴跑回來了。「嘻嘻……」於是她樂不可支。

銳敏的菊香，在這時忽聽到她的媽媽在裏面嚶嚶地哭了。她平日很懼怕她，鎮日裏只看見她那鐵青冷酷的臉；她很奇異媽媽異常的變動，覺得她哭的十分傷心。好奇心驅使着她悄悄地走到廚室門邊去。

她的媽媽果然在那里嚶嚶地哭了。她用抹裙蒙着臉，兩肩還在聳動起來；她旁邊——竈下的小凳上——坐着鄰舍楚滿娘子，也眼圈紅了，默默地望着竈口無言。

胡萬老頭子只坐在後門坎上閉起眼抽旱煙；門旁的廚桌邊是一個不相識者。他的衣服很特別——白竹布短裝，洋襪套麻鞋，胸衣上有三四個飽飽的口袋，還露出來銀燦燦的鍍鍊子——這一定是外來的客人了。這人的面龐似乎又有些像王十爺，黑暗色的面容，瘦長身材，坐在那裏正流着汗喫辣椒噏飯，只辣得一聲也不做地只「嘶——」地抽氣。

「哎，四嫂子，哭是哭——也要辦一兩樣菜把十一爺下酒呀。」胡萬老頭子睜開眼說，將旱煙斗在地上一陣地碰，「酒是現陳的，肉也秤的有，就不說去打魚，我屋裏還有兩塊燻魚啦，拿來要什麼緊呢。」

那客人却噉地應聲道：「不用不用啊呀，大魚大肉我這晌簡直喫悶了我跟團長老爺一回湖南，頭一天就在楊廳長屋裏喫了一檯海參席……」於是又咬了一個大紅辣椒，說「什麼油魚鯉乾呀蓮子藕粉呀，哎——」一望就寒心！到現今想起來還悶不過；接着什麼熊翰林家裏，魯師長營裏——莫有一天不是酒席！一直到昨天才強強勉勉脫了開，告了兩天假回來。我回來並不是別的，就是想喫辣椒，真的，這十幾年連辣椒氣也沒聞過，哎——你要曉得，甘肅那是什麼地方，青菜也沒得喫……」說時，又接着咬了一個大紅辣椒。

「有這事嗎？那還去得人？」胡萬老頭子大驚說，又連連地將旱烟斗朝凳腳上碰。

張四嫂只蒙住臉不住抽抽噎噎哭着。

「那個料得到你回了，」——楚滿娘子在那裏嘆口氣重新說，却又變爲大聲道，「天哪，我只怕你死了！唉，你爲什麼連家信也不寫兩封呀，真是害得四嫂子爲你守了兩三年空房。又正碰着那响南北兵打仗，都說你紅袍子穿心了！不然四嫂子那得改嫁呢？這一來幾多快，又是連連七年，她在張家又生了三四個細人子了。」

「那信得嗎？」客人添了碗飯，拭拭額上的汗水，又咬個大紅辣椒道：「俗話說得好——『當啦兵就黑啦心』咧……哎，這也怪得我嗎？我那時——前十年罷，屋裏有錢有米，堂客也討了。屋裏一切的打柴挑水，喂豬看牛，那件事不是我捨得苦呢？不過我愛賭一兩場小錢，又沒什麼大輸贏，這就犯得『無法撩天』的罪嗎？嚶，滿嫂子！你看世界上有這道理沒有？我記得那王八旦的陳鬍子把我那頓打，不是萬爺扯開，還有氣麼好？我起跑的那天——黃藥（註，水莽草）也喫了，桐油也灌足了，一身的青皮紫肉，膽水吐得沒一點；不跑，不跑還有人麼？真是，與其死在屋裏，倒不如痛痛快快地死在紅袍子底下啊。我那一响，總想把兵一當，若得到個排連長，路子就來了呀！那麼這個仇恨還不報嗎……不過這幾年一來，又覺得這股氣無形的消了，反正陳鬍子又進土洞了。並且在外面忙碌一世，眼睛也大啦，就是報冤報仇也沒甚麼意思……」他說到這裏一頓，咬了個辣椒嘶嘶地繼續道：「總是事情不要記在心上咧。譬如，如今外面賭錢打牌算得回什麼事體咧？鄉裏真太不開通，在城裏是——喝要賭錢一聲喚就來了，做寶官的不是司長就是廳長，官面前的資本總是用播箕盛！一壓

——花餅銀毫子至少堆起這樣高——」於是他一壁比了比手。

「哎呀，這是那來錢啦？」萬老頭子吐出舌頭又大驚道，將旱煙斗還是「朶朶」地敲得亂響。

而靜靜坐在那邊的張四嫂，抽抽噎噎地哭得更傷心了。

「喂，依你說：你那雙賭手，這幾年不也積下了大家當嗎？」楚滿嫂子忙插口大聲問，「……兵也當足了，錢也弄的有，還不回鄉享幾年清閒福嗎？反正……」她說到末句，突的噤住了。她想起這應當又是一場官事啊；自己到底替那邊出力呢？張四爺又是十多年的鄰舍……

「哎，難爲你問得好，」那客人連連嚼了幾個辣椒之後，將剩飯喫完說，「錢倒積下了幾個，人不得空啊！這幾年東奔西跑，一下子心都散了；要安安心又落屋來真難得做到的……我這次回來也是無心咧。真是，屋田都賣了，堂客也嫁了，叫我怎嗎辦——囑柴廠……」他說到這裏，也有些梗住了。

楚滿娘子沒有話說，眼角又紅起來；張四嫂哭的只是發抖，一把揪住楚滿娘子，顫聲地說：「你——作的——主，你這樣害——害人……」她終於哭得說不出一個字，伏在楚滿娘子的肩上，纏住她的頸窩。

「哎——四嫂子何必這樣傷心。那些事還想起做什麼啊！你素來心裏開擴，爲什麼想起這油麻大的事就哭啦？正是：你是你，他是他，十一爺在外面這幾年，怕他沒討得城裏有錢的姑娘嗎？就是往日幾年夫妻，俗話說得好：『過眼烟雲！』如今他來了，爽爽快快的說一場開心話；並且他到這來又是作客。從前的事雖難怪你傷心，男子漢的心腸硬得好，明日他就要走！——真，真是女人心軟……」萬老頭子說得也有些難乎爲情，默默地抽起旱煙來。

那客人已畢飯，拭去了臉上的汗；坐轉身來——門外夕陽斜射到他的臉上，顯出一片豬肝色來。他彷彿於目前事一無動心，無言地，從口袋裏取出大哈德門煙抽吸了。

「世界上的事講不定啊——」他開始宣講了，連噴出幾口煙望着門邊說：「我雖然在外邊闖大了心，人家倒說我慈悲了好多，老不是先前那古怪脾氣啦。何丙成，不時從前住

在我那屋的隔鄰嗎？我到漢口時，在一個洋貨號裏會到了他。」說時微笑起來，又呼出幾口濃煙，「我就很奇怪，怎麼這幾年來一把變得這樣闊呀呀的？不但像發了財，簡直像個什麼官長老爺咧！鬍子也蓄起啦，往上鉤，不留心時簡直把他當外國人辦了。好，他會了我，馬上就請我進他的公館。公館的房子就是四馬路的大洋樓，八出入進，電燈電鈴電話色色都齊。姨太太啦，我雖認不出，總有三五個罷。他屋裏那些人的禮性又足，來了客——捧著薩邊過繼，東敬西敬，簡直做客的連手也不好怎樣伸。還不是應酬應酬，那裏喫飽飯了啦！我私地就問他，發財到底是種什麼祕訣呀？在我的本心，本不好怎樣去翻他的根底，不過想露他一點口風呀。那曉得他馬上說出來……你說他是做什麼買賣呢？哈哈！」他笑着，狂吸了幾口煙，又繼續道：「……他說，他在江西安徽一帶做了四五年鴉片煙販子，跑東跑西，居然沒有被人家查破！後來說是不大起色，就想到福建那一帶去，走到什麼地方，那曉得偏偏不爭氣，碰上一個光棍，一下子竹槓敲了他一萬六千塊。我就問那有竹槓這樣易得敲的咧？他說這容易，只要到禁烟局送個信就是啦。喂，我想，難道那人事事和他熟嗎？我一問，原來就是曾經

住在對河的春叻，既幾年，營地在界，幾處打聽了，何丙成發了洋財，偷偷摸摸地就跟他跑，到某個地方才得了個機會，就一下子抓住了他。本來那傢伙開口要十萬，……不曉得碰了多頭，賠了多少禮才減到一萬六千……好啦，他曉得這回釘子又碰上了，只好再回來；回來時，哎呀！偏偏江浙那帶大查鴉片煙入口，他的名字懸了賞格啦……說得起興時，他的第二支煙又來了，「那一晌他也急的有咧，第二天就往漢口跑。到漢口幹什麼呢？他說，『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鐘；』於是又販起人口來了。在漢口那帶喫人肉的還有，販人口又算得什麼咧？好，販了一年兩年，又覺得不是長久之計，就翻過臉來，送了一千塊錢的壽禮到什麼某軍長手裏，馬上就找了個差事。你說什麼差事——禁煙局局長……」他說到末句，不禁兀自笑出來，望住手裏的煙尾子出神……

室中似乎靜化了一些，楚滿娘子只睜着那雙無神的大眼，歪着頭默聽；張四嫂還在嗔咽着，露出那灰白的臉，眼睛已經通紅的腫了。

「唉照這樣看，那還像人，買鴉片煙又來禁煙……世界那有這樣沒臉的畜牲啦！萬

老頭有些牢騷了，又托托地碰起烟斗來。

「喂，你自己呢？」楚滿嫂子提起精神問着，起來替各人泡了幾杯茶；兩片茶葉在水面上蕩着，發出一點淡黃色來。

「我自己……」那客人伸腰道，「我有什麼可說呢。在外面跟着人家跑，那有出頭的日子咧。只是這什麼販鴉片烟販人口，到底是犯法的事。請我幹我也不會幹。真是，當兵就黑殺了心，還去做這些不仁不義的事，明世的罪受得起嗎？在甘肅，我也不曉得這幾年怎騰過去的，出去就是黃土山；差不多草都稀有……」說畢一個哈欠打下來。

「十一爺跑了一天，該睡睡了罷……」萬二老爺對他望了眼說。

「還好——」他強自鎮定地道。

正在這時沉默之際，後門邊「哈——」地一聲尖叫，一個中年婦人直鑽進來，氣喘吁吁地，兩個乳房跑得只是顫。「噯呀，十一爺——還認得我麼？」當屋中重新激起一股喜氣，時，門邊又探頭探腦地走近一個鄰裏姑娘，撲了一臉的粉，身上的新竹布衣服好像是才出

客穿的，脚上的大紅洋襪，淺膚鞋子，可是這略略帶了點城市氣味。

「四嫂子你認得，我就不認得麼？我也陪你睡過覺咧！」當那客人帶笑起來還沒回答時，這婦人又厲聲笑着說了，一身只是抖。她叫馬滿嫂，小名蚌蛤精，在鄉裏要算第一個風騷婦人。雖老了，而顏色似乎未大衰，一臉的笑意都有能勾引人的地方。

「笑話，嫂嫂還不認得：：」那客人淡淡地笑着。

愛熱鬧的楚滿娘子正待插口時，馬滿嫂又抖着一身大聲說：「喝！說話『別吹』啦！這是外國話還是省裏話？」她一面說，兩眼往那客人只是亂看，嘻嘻哈哈地笑起來，順手將那荷姑娘一拉，朝他身邊撐去；荷姑娘一臉都緋紅了，趕緊竄走了。

「你也太狠心了，滿嫂子有狠你就在這裏脫褲！」萬老頭子拖長聲音在那壁叫着說，還是照例地碰烟斗。

「有什麼嗎脫不得！你還吃住人麼！」馬滿嫂隨即就將兩手插在縫間，身子往上聳起來。

「噲！你有臉不有臉……」楚滿娘子一聲叫着奔上來，拉起馬滿嫂坐到自己位上去。然而默無一語的張四嫂，又兀自在那壁幽幽地嗚咽，好像悲哀麻痺她全身的感覺了。

「喂，十一爺！怎麼樣咧，十一嫂子哭得這樣利害；她還是想嫁你咧！」馬滿嫂掙出她的伴侶的把握，站起來對他嚷着說。

「……明日我就要動身啦……」那客人淡淡地答，找一個安靜座位坐下，又徐徐抽着香煙。

「啦！煙也吃外國的，堂客也討外國婆子麼？」馬滿嫂猶不住地問長問短。

這時，房門邊一片啼聲，荷姑娘將睡醒的小娃娃從被裏抱出來。娃娃一見衆人正嘻笑得出勁，也一聲笑出來，不住「兀的兀的」呼着，朝張四嫂只是撲去。

「來來！我來抱抱！」馬滿嫂忙竄上來將娃娃接住，在屋中便東一跑西一跑地一壁又和那客人攀談。然娃娃哭了，她煩厭地慍罵了一聲，一把將娃娃又送到荷姑娘懷裏，便朝那客人走去，捉住他的手就拉。

「什麼啦！」他蹙着眉，覺得有些煩膩了。

「去，到我屋裏喝兩杯酒去，真是，這麼久不回的稀客，又親親熱熱做了兩年叔叔嫂子的……」她將客人只拉，表出她誠懇的態度來。他倆走了；荷姑娘抱着娃娃也跟着打趣去了。萬老頭子嘆了口安閒的氣，往竹床上躺下，呼呼打起瞌睡來。楚滿娘子也預備去看她的兒子，徐步而去。

張四嫂還是抽抽咽咽地啜泣。在一剎那的寂靜中，她的悲哀益發充滿了空中，和着後山樹杪的蟬鳴，遠處相和地打稻聲——頓顯得裏外都陰沉起來。斜陽投在屋角，閃閃地發着黃光。竈頭上的斑貓兒也醒轉，一弓身，跳下來假住伊的主母……

快到黃昏了，掌屋裏的孩子們還在一同嚷着。菊香照先坐在原處，含了一點悲哀地默想。小狗兒在農場裏兜了一陣圈子，又跑到她腳邊來，牠尾巴的搖擺，幾乎使牠全身都撼動了。——「七，一十二，九眼，打天牌：贏了！」阿七和珠兒還是不住地嚷，傻子楚貓兒爲着輸了錢，蹲在棹角暗地嚶嚶地哭。小姑娘桂香清理着棹上的牌，母親樣的責備着珠兒們的囂

動狡獪的阿六已成爲富家翁了，兀自躲在門閃裏邊數錢……

「菊妹，那個哭？」……哥哥從竹床上翻轉身，如深深感動了地問說。然而菊妹永永怨着哥哥不同她玩牌，不動不聞地裝個不理。

「板凳五，打起來，八六個，十七……贏了！」

十七日，八月，一九二五。

唐寡婦

畢了一頓燉芋煮薑薑的早食，接着將幾件瓦具收拾了，唐寡婦從吊籃裏檢出那套青紗衣服，嘆口氣，傍着晦暗的小窗前坐下來。

「我的好崽！怎麼啦？——還不去？」不一會，她柔柔地說回頭望住她那九歲的兒子，——正躲在昏黑的牆角裏嗚咽。

「不——你同我去……」他抽抽噎噎地哭着。

「唉，我的漢生！」她淒淒地又發了一回嘆，將衣服在原處收起，繫上了包頭巾；同時鏡兒也止住哭了，從牀底挪出大的篾簍負在肩上，小的魚筍札在腰間，齶籬水瓢泥罐都安置妥當了。鎖緊柴扉後，他倆在沉默的早上一逕走出了唐家灣。

「唉，我的漢生！」她又這麼唸着。近來她的話裏時常帶了這幾個字。說起漢生，不過在

她的破窖裏住了兩個月的濃生靈了；他既窮又餓，讓着唐寡婦已亡丈夫的名稱在附近游蕩，已經遭鄰舍們白眼了；自從前年五月離開她，快三年了，到如今還沒有消息！

剛走到野豬坡，——離梅花壩還有一里，——武家村的孩子們就尾着吆喝起來了。鏡兒又扳起哭喪臉，怔怔地望住滿面怒容的娘，一壁勸他們努起嘴狠狠地噴出一口涎沫。

「走你的！你又要撩撥他，怎的不捱打！」唐寡婦把竹杖叩兩下怒聲道；於是一齊將步履加快了。

梅花壩誠然是一所景緻清幽的地所，不過梅花已經凋謝了。玲瓏的山色倒影在澄澈的蒼波裏加上四圍禾田合抱著，野花怪石襯托着，——如有詩人詞客發見了，就會把他們的靈魂一齊迸散起來。唐寡婦只覺得前後都是恐怖的空氣填滿了。她守着鏡兒下了壩，替他掘取一些黃泥和敗藻，一直待齟齬安穩，澗口塞緊了，她才扒上橋頭高高地盤踞着。

「我把你這偷漢子的……絕子滅孫壩裏的魚是武家塘裏跑來的，我倒看你好大的狗膽……」那一羣敵人又由山後轉來一陣吆喝了。

「唉，我的漢生！」她無樣吁口氣，才歪式楞住水面，她追憶她的漢生，恐怖的呼聲漸漸消沉在寧寂的大氣裏，潑達，潑達，潑達……帶音節的水響應着對山的回答繼續上來。

「媽，記起來了。她就是從前在王八公公屋裏做長工的張木匠……」鏡兒忽的叫着，娘說潑達的聲音也停止了。

「張木匠不是同你爺老子一路去的嗎？嚇，竟回來……」唐寡婦大聲應着。

「發財了。穿絲羅緞的軍裝，灰色，肩膀上有金紅色的徽章，還有一雙外國皮靴，他說是獅子皮做的……」鏡兒繼續的訴說，直楞地站着，兩隻枯乾的腿跨開露在水面，正像一個驚蕩。

「這樣闊呀！」她搶口道，「你問他曉得爺爺的消息麼？」

「……我問他……」鏡兒眼一翻呻吟道，「莫有我只問過爺爺答應替我買的洋鼓洋號帶來莫有？」

「豬變的！」唐寡婦沉着臉咒了一句，又問道：「洋鼓洋號帶家了麼？」

「也莫有他說要等爺爺回。」

鏡兒一灣腰，潑達聲又起了。她又惡聲搶着問道：「你問他住在那裏？」

「就在彭家舖裏。每天同滿少爺一般人在那裏打天九，輸了錢連中飯也不吃。」鏡兒一跳地道，恰恰瞥見一片銀光從斷籬外面飛進澗來，他驚異地一叫，丟開瓢，鑽在茅草底下摸索去了。

發着惱的唐寡婦，只管對兒子追問，然鏡兒彷彿不曾聽見似的再也不理會她。

「由你這罰生子讓他們去活活地打死！」她咬緊牙關朝埋沒在茅草裏一半的鏡兒一指，罵着，似乎覺得有離開此地之必要了。周圍恐怖空氣也變成金黃色的歡樂在亂顛了。她一壁咒一壁發笑，走來走去，那茅屋不覺迎上面前來。

轉過堆滿了菜花的籬笆，談笑聲聽得見了；門口斗然一陣狂吠，鑽出一個斑狗直撲到她身前，只是接着擺了兩擺尾又廢然而去，似乎有些怕她的氣勢。

「張家四爺！恭喜恭喜呀……」她還未跨進大門，便滿屋的亂嚷。圍在一桌聚賭的人

們似乎一些兒都不覺得。

「烏龍九掃通！」一個站着叫聲說。她仔細一看，雖則也是着絲羅緞的灰色軍裝和肩膀上金紅色的徽章，但是大麻臉，禿腦袋，絕不像張木匠那模樣；她耐不起性子了，又喚了兩聲，惹起屋主人彭九仙將晦氣臉在人堆裏擺出來，對她嗤地一響皺了皺鼻，原復縮進去。

「你莫做出這樣子，八爺！」她莊嚴地說。她想起張四爺的獅皮鞋子了，然怪模樣的鞋子雖多，她還是不易認識出來；待找了一陣，忽看見武二嫂那着藍洋襪在脚桿上面攔着一隻怪模樣的脚。

「張四爺！」她擠上去一叫，同時叫轉來武二嫂和張四爺兩幅面孔；武二嫂紅着臉，似乎起了恐慌。

「四爺，你你……」她囁嚅地說。

「莫介意莫介意……」四爺笑着倉忙應道。

「啊，不錯，」她將身一轉，連忙嚷着，「四爺，你回來了。我的漢生的消息呢？」

「他嗎？在城裏我離街那天還會見他——三月初六日罷。」

「幾時回？」她又倉忙問。

「他說高低是要回的，總在七八月間罷……」

「啊，要到七月呀，我問你，他有信把我麼？」

「信——沒有，他對我說，只要我帶聲消息就得了。」

「什麼消息？」她的臉上現出一點失望的顏色。

「唔——他現在已經當連長了！連長上面是團長，團長上面是旅長師長，再上就是督軍……」

「喂，這且不管他，」她身一抖地道，露出一臉笑意，「錢咧積了好多？」

「那可……」四爺燃着烟兩手插在腰兩邊，身往上一聳地道，「我們當副官的雖然說不詳細，總也不少了罷；我只聽見他說要在這鄉裏買兩三百畝田，買楚家塘那棟大瓦屋。那一帶山上的杉樹，他說要都販來運到城裏做木料生意……」

「還有呢？」

「話長着呢。」

「來來……」她想出方法來了，笑迷迷地說，「到我屋裏去吃杯粗茶罷。」她慷慨地說，在一忽間彷彿覺得自己變成大瓦屋的屋主婦的模樣了。她的顏色已是儼然不可侵犯，說話聲音變成沈着，舉動都沒有一點那小家戶的瑣屑樣子了。

他們一同走出門來。她只恨門前沒有轎子——她想起坐轎子威風已經十五六年了，還是坐紅喜轎嫁到這鄉裏來那一年罷。

她接着問，問後就聽見張四爺，滔滔地講；可是她一轉想：就是四爺將來也免不得要奉承他的。如果把楚家塘那棟大瓦屋買來，就應該分出前半棟給他了。那瓦屋實在有一年多不曾過去，住的還是那依勢凌人的馬七裁縫罷？不是那回給他爲着半升米罵了頓麼？這回應該由他懲治起，且給個臉子他看看……她一直氣忿忿的想，眼望着腳底下，兩旁的路一高一低地轉動，似乎和浮雲一樣將她浮托起來；梅花壩上的景色，一重一重和道喜的人們

似的迎上來了。

「……嚇，說到唐大娘，」她忽然聽到四爺叫一聲說，「我就對漢哥說：漢哥，你也應該想想住在她家裏的情景呀。你說這是不是正理呢？你前年落魄在外，就單說她一個，也算幫助你不少了。在王家公館有的是鮮衣美食，這自然不能打比嘍；大娘又是節烈寡婦，地位又不好，每天省穿省吃才養活他們兩口子；還有心有意供給你這落魄窮途的人，這樣的好人，這世界有幾個呢？」

「是嘍。」她應聲說；然而聽了這話似乎有些恟恟，摸不出頭腦來。

「這不要多說的，就是你不承認，」四爺繼續嘆口氣說，「我可以做担保的。頭一層，你前年到街的路費盤川就是她的了。銀扁簪，銀鐲子，一齊都交把你了，不記得嗎？你就管報謝她，大娘，我曉得她是本色人，不得向你多要；你好意思只拿二十幾塊錢出來？嘖嘖，想起來我都不平——真要替大娘說話。她當一世清貧寡婦，這一筆養老費是要拿出來，——何況她還有個六歲的小兒，——今年七歲八歲九歲了罷，還是細人，長大了不喫飯嗎？大娘，你看：

……」

「是嘍。」她更迷離了；覺得這些話和刺一樣一根根地在身上亂戳，清醒多了，眼前濛濛的霧氣也消失了。她只得壯着膽問：「……怎的，你剛才怎麼說？」

四爺聽了，朝她看了一眼，有些稀奇似的，把煙尾吹掉，深深吸了口氣，又朗聲繼續道：「你也不要太担心罷。我這一頓話，他有理也說不清，何況他無理呢。依良心說話，就是粗茶糙飯，這鄉裏有幾個肯拿得出；你在地屋裏從正月初住到三月才出來，整整兩個多月，就不比大街上旅館客棧三角錢一天打比，一百兩百文一天是要算的。兩個月拿三十塊洋錢，也不算多啦，——這並不是我替唐大娘說話咧。總共一算，一百塊洋錢——這是再也小氣不得了。那曉得，他把臉一頓——」

「他是這樣對我？唉天，我怎麼不去死！」唐寡婦突然叫着。這一叫，橋底下——他兩人已經走到梅花壩的橋上來了——哄的一聲，七八個孩子好似在糞堆上的一羣蒼蠅給她一聲趕的飛跑了。

「哎，阿彌陀佛，你的寶貝又捱打了！」四爺朝橋底下釘一眼說，「起來罷鏡兒！」然而橋下寂然了。

「我的天！他就是這樣把我了結呀！」唐寡婦似乎絕沒有注意她的鏡兒，一骨碌坐在橋上，朝天大喊着。

鏡兒已由四爺擲上橋頭。他似乎已不能言語了，臉是青腫的，口裏鼻上汨汨的流出幾行鮮血來；頭，四身，都給污泥染得不成樣子，新縫成的袴子已撕破成幾片了。

「哎呀！你如何遭這樣的毒打！」四爺對鏡兒喊着。

「我的漢生！你真把我丟了！」

四爺呼了唐大娘幾聲，只得替鏡兒將黃土堵住創痕，在他的胸前摸了一陣；似乎已半死了，心口的熱氣只有一息了。

「媽——魚，我的魚……」鏡兒將兩眼睜起，微聲說；說畢，兩眼又和死人一樣閉上。

「天呀，天呀，我的漢生！你真把我丟了！」

四爺覺得這囂張的寡婦實在有些可惡了。他只得將這微微一息的鏡兒搬到她身邊。
「媽——我的魚——」鏡兒又微微睜開眼呻吟說。

唐寡婦不待兒子說完，咬緊牙關，狠狠地在臉上就是幾個巴掌，一壁喘吁吁地罵道：
「還是魚！你這被畜牲養出來的，替我死吧！你怎麼不讓他們打死算了！」

四爺不禁發臊了，將她一手撐開，抱起鏡兒來。

「天呀，我的漢生！我明日就要找上街去，就要死在你面前看看……」

「死也好，活也好！」四爺低聲應着說，「他去年就討了一個又白又胖的太太了，那裏記得你呢！」

這話還沒說完，唐寡婦叫一聲，就一把朝橋底下奔去，說：「我在水裏浸死算了……」
她走到橋底，却又沿岸一骨碌坐下；巨鼻一般的哭，一哭，又訴幾句，訴幾句，又喚兩聲，終於脫下鞋子朝清澄的水面撲下去。

「喂，你真要死麼？要死也不是地方……」四爺大聲說，將鏡兒放下地，跪到壩邊，脫掉

鞋襪，扎上袴，步到水裏來；當時唐寡婦已在水裏亂掙亂翻，和豬一樣的哼叫了。

「真冷！」四爺打個寒噤說，走到她半沉在水的身邊，水已經浸沒他的腳踝了；拉起她來，她的兩手只是亂拂，緊閉着兩眼，口裏鼻裏的水和涎沫一齊亂噴起來。

「這一兩尺深的水那裏浸得人死！」四爺將她擲上岸上，囁囁的說。

「浸不死人！」却是鏡兒在上面答應了，彷彿大抱不平似的，掙起身坐著，呼出那破碎的呼聲，「去年王八公公死，就是半口水噏死的！死在牀上半天還沒人曉得信……」

待四爺穿上鞋襪，鄰近的人聞聲都圍攏來了；鏡兒也清醒過來，替他的娘抹拭身邊的水，一面低聲泣着；然而他的娘似乎確實死了，兩眼只是緊閉着，四肢都硬挺挺的，有時喉裏「咕嚕」一聲，一大口氣呼出來。

不一會鏡兒和他的娘已由人們抱回他的破窰裏了。當黃昏時，她也清醒了，直楞楞的挺臥着，兩隻無神的眼望住那黝黑的帳篷；鏡兒已由外面回來，所失去的物件都已索還了。

明日，唐寡婦清早起來，預備上街了。

九，十二，一九二五。

毒

「誰沒聽見狗咬就進來了……」

正在看儒林外史的王老嫗朝門前丟了一眼，拿起水煙袋來說；給她槌背的荷姑娘立刻起身，將頭探出門來，

「……阿盧家十二爺怎麼弄到這樣了……」荷姑娘驚愕地嚷了一聲，回頭將舌吐出抖了幾抖。

「喔，他把工辭了，好意思又來麼？」

當她兩人走進廚屋，新雇來的華七嫂恰離開洗衣架邊，起身泡了一碗粗茶，回頭瞥見王老嫗，微微地笑了，露出一點揶揄的意思。

「茶，十二爺。」她冷聲說。

「哎，得罪你了。」接着竈底下發出一線乾澀的微弱的答案。

荷姑娘一把拉住華七嫂耳語去了；王老嫗咳着，引長那乾枯的脖子，眯着她那遠視眼朝竈下望去。他確是盧十二，然而狠狠了他的臉皮閃着青白的透明的光。兩眼呆得和死魚的腫子一樣，尤其是頭上高細着的一束柳條布，透出紫黑色令人慘怖的血。他坐在凳上，瞅着面前的竈口，牙關緊緊地咬住那拖下來的一角包頭布，顯出他曾未有的痛苦的神情。

「王老嫗，你看我……」他抬頭咽聲說。

「捱打了麼？」王老嫗還是冷聲冷氣的問。

「我的腦袋打開了，你看這裏……」他摸他的頭，指着左脇邊，半晌說不出一句話；然沒有一滴淚，只雙手如發痲痺炎似的輕顫。

「我曉得你會捱打！可憐！可憐！」王老嫗大聲道，得到勝利似的笑着，順手將碗櫥下的板凳挪出，一股坐下。

沉默了。荷姑娘擠上來坐着。王老嫗只是微笑，徐徐地呼起水煙來。

「我甘願他們打死，王老嫗，你說？」王老嫗彷彿不會聽見這話，又問，「打也捱了，分到一點麼？」

他無聲地從懷裏掏出一束破紙，裏面一錠紋銀掉下地來；接着他往後面揚了揚頭，指示那架在柴上的兩隻竹籬已經破了，只有籬索是新的，繫在上面的大紅雨傘和雙梁油鞋原是他有的，會經常時擱在廚屋的門後面。

「唉，罷了，還分得一點。我怕你連這一點也沒有！」

「十二哥，那個替你敷的傷？」荷姑娘忙插口說，抿着嘴一笑，「謝四嫂麼——」她的話沒完，王老嫗豎起一個指頭已碰到她的額上。

「謝四嫂……」盧十二突然說，神經似乎興奮了許多，「她在這裏那……跑到盧家灣去啦！」他說畢，睜着眼發疑。

「喂，十二，我說你死了也好。我問你如何對得住謝四，可憐他又是癆病……」王老嫗說着，將煙袋攢在懷裏，恨恨地回轉頭，覷着簷邊。

「她不在這裏嗎？」盧十二站起身，話也清明了，兩眼發出閃動的光。「我走的那天——上個月二十八罷，她說也要回去，叫我送個信把謝四來接她……」然而他越說越支吾，原復坐下去，深深地吐出一口氣來。

「接她，十二，我屋裏老太太為得這事氣病了三天，她說你只要遲兩天走，唔，你這頓打早就捱了。人家的家規要不要？你又不是畜牲！」

只是荷姑娘當王老嫗的話說到中間，斗然嚷着，「嫗嫗，你等一會說！」接着她一扭腰就走。

「你走你的，你怕你還得嫁秀才到麼？」王老嫗大聲對荷姑娘斥罵了，一拂而起，彷彿要追上攔住她的樣子。

盧十二沉默得和神竈上木雕的財神一樣，睜着無神的眼，望住吊在屋中間的米籬發楞。

「……………要不是苗三來報信，」王老嫗走回來喘著說，「這屋裏要出野崽了，難

怪……」

「你信苗三那狸貓養出來的呀？」盧十二忽地叫着說。

王老嫗徐徐說：「難怪謝四嫂那一晌做事打不起神，嘔，頭痛，問太太要丸藥，倒又虧五太太看破，可是肚子一天一天的大起來了！」

在這時，一陣狗咬聲傳進，兩個田夫擲着柴桿沿着壁一面防一面走，走近竈前來。

「哦，王老嫗！」他們齊聲說，瞥見盧十二又噤住了。

「來得好。」王老嫗說，一面對那紅鼻子問道：「你屋裏苗三帶來了麼？」

「帶來做什麼？讓他打得好罷？如今老蟲坡還有堆血在那裏！」

「還不是自己腦壳打開了，還不是報應？」王老嫗說，又悄聲問那禿腦袋道：「盧家灣打架，就是這樣了？盧十同他的十一呢，客也請了，這裏的酒壺也借去了，聽說連甲總也接來……」

「……我說他們也多心！」禿腦袋却十分的和平，靠壁坐下，架上腿說：「十二哥也多

事，就好好的在這裏做幾年工，有飯吃有衣穿，一年還有二十兩銀子，只要不賭錢，那怕積家當不起？八爺的口白：只要牛喫草，那怕倉裏無收成。要分，說句良心語，盧滿公公臨終時也對我爺爺說過，三十畝田做四開，十二哥行滿，本來要分開半的；就依公上說話，十畝歸祠堂，其餘拋下來四畝的毛，也應該歸十二哥的啦。況且十二哥是血統，理是講不過的，高高低低：

……：「

說到這裏，紅鼻子嘎的應聲道：「那是天上的理！本境只要賭錢打牌的就概歸公上說，他是單身人，一無家室二無崽女，有田也只能歸公上管……」

「我就不要家室崽女啦？」盧十二在竈下叫聲講。

「哎，天！」他們一齊叫着，「你是單身人，要什嗎妻室崽女？」……

「正是，我們鄉裏的俗話，」王老嫗道，「人過三十六，粥也煮不熟；你四十了，還要妻室，我只怕天會發黑。噢，就有這條規矩也沒得那個情愿嫁把你……」

「我沒聽見過，」盧十二巨鼻似的呼着說，「省城裏六十歲的老頭還要討三房十八

歲的姑娘做姨太太」

「哎喲，他們又一齊叫着。『你那裏這不懂事，你還想到那田地麼？他們有錢的要討洋人也只由得他。鄉裏人口要有田有地，人家把女送來只要接得上門就有了；要是馮二爺，雞也不殺一隻，肉還是賒的！』」

於是禿腦袋又怡聲說：「那嗎十二哥，你也是明白人，我也是說老誠話的。天是聖，地是賢，單身人是神仙；太陽老爺追着月娘娘跑，越跑越遠！周家姑爺，一生一世見色不起心，如今在芙蓉山修煉成仙了。」

「喔，我問你，」王老嫗忙插口對紅鼻子悄聲道：「苗三倒是真看見還是假看見？」

「噢，只要謝四嫂一臨盆就有話說了，何必講那些。」禿腦袋忙答。

「唉，可憐的謝四，」王老嫗嘆聲說，「癆病一世，還要出這樣的醜事？也是我屋裏老太太起心，分分明明那天載煞，却要接起她來做工。」

接着禿腦袋又繼續講了，「暫且不講這些，那是後事。十二哥的出身是宣統二年在竹

亭老爺部下反政，又跟李老爺到江西；後來就有人說你坐過兩年牢房，也還是正義爲公。不過這幾年，外面也走的有了，雖不說到北京上海漢口是走過的，哪依我想，至少一百兩多銀子是要留住的；你不看張三爺，在外三年，跟洋人做鴉片烟生意，一個輪廻就發財了。這些事還在說嗎？真是俗話，人只要能幹，怕什麼！

正在這時機，外面的狗咬聲和叱咤又傳進來；叮得叮得的是油鞋的嘈響，噙噙的是人們雜亂的談話。

「下~~~~」一聲怪叫喚出接着又是「上~~~~」

呢，這確是甲總老爺來了；除開他沒有能雇得轎起的。當一排人擁進時，倉皇的盧十二從竈下掙起身。

「喂，十二哥，布錢三吊七……」

「不清了嗎？我交把洪四爺清的！」

「哇，你真是發昏那裏……」

「我賭咒！」

「賭咒？喚天天是空的！」

「管他，陳大爺的木料兩吊清不清呢……」

一陣紛紜，擾攘，盧十二的一錠紋銀分產給他們逼著交出來了。

當盧十二死的那一天，許多人早就說他死了，早就說他悲悼過了。

是，他就是那麼死的。和胡壽，陳梅生，蕭七嫂，陳家遺香姑娘……一樣；直楞楞的挺在那牀上的破絮裏，兩只眼睜着，好像在那看什麼東西；兩排牙關緊緊的咬着那灰黑色的舌頭，一節拖在唇外；臉是青白的，閃着透明的光；手是捲曲的，扼住自己的咽喉，露出一根根墨黑色的脈絡來；尤其是那和石版樣的胸膛，好似被蛆蛀蝕了，好似被鬼物抓破了，只一堆堆的血污和肉綻。

「有跡麼？」檢尸的人們說。

「有呀，由菜園的竹山上來的，一堆堆的黃泥……脚印……」一個戰抖着說。

「趕快燒紙吧，噯，阿彌陀佛！」王老嫗却在那裏命令一切了。

「這暫且不忙！」王家老爹擠進來朗聲說，摸摸三鬚鬍子，「趕快先把那堆黃藥掘去再說，哎，罷了罷了，今年算是了清平了，明年要長恐怕也不至再長到我們境裏來罷……」

王老嫗說，「這兩年是不會來的，聽說後背山陳家隴山壩裏長了一叢，今年還不爭發花。陳家隴七姑娘說是病了，恐怕也靠不住罷！」

「咯，七姑娘還是清白身軀，莫冤枉她！明年三月就要出嫁，也等不到那叢黃藥開花……」

事情又過去了，在臨山的一角田邊上，盧十二的墳旁已長出莽莽的白茅了。三年來不曾發生那種恐怖的空氣了，然陳家隴的塘邊，一株白楊底下，不是那迎流飄蕩的黃藥嗎？發了。白的花瓣散落在水波裏，順着鳧鴨們的遊逐，正像江畔零落的梅瓣。

三年，四年，五年，太平的過去了。偶然有人走到這塘邊來，也不過輕描淡寫的道：

「開了三年花了，這鄉裏還不會出人命案子，倒也清平。」
「也說不定，我昨天打蓮橋來，有人說，那邊死了一個，做賊的。」

馮九先生的穀

「不合作主義」

石潭鎮大田主馮九先生今歲整六十了。他的產業已擴充至千四百畝，第一次不幸遇着這終夏不雨的荒年。

不幸中他獨有幸，人家田都枯萎了，而他那依斑竹嶺綿延着的七百畝依然青綠，結着肥嫩的禾葩。這實在是老天有心給與他唯一的命運！原來斑竹嶺有處終年不竭的泉源，匯成一條小澗，蜿蜒曲折地邊着他那七百畝田流過，他并不要堵住下流（犯人家的嫌疑），只須從外鄉雇請幾十個水工，將水車塞在匯口，鎮天鎮晚將水搬過田來就穀了。

七月十六日，他妻妾閒閒地接了祖，開始大排場的秋收。禾場裏剝光了草芥，將牛糞刷得光光的。雇請的打穀工朝天破曉便可以由唐家灣（距石潭有五十里）齊到。孫兒姪孫

兒們這一夜臨寢時唱着豐年歌，預備第二日跟着他們的公公到田裏去拾禾穗。

這一天本地的田夫都帶着愁慘的面色，麤集在他的柴門口，央求着，想由他出賤價替他工作幾日，好換兩斗毛穀（未經播選的濕穀）。這是幾年來不曾有的現象。往年時，他們因為九先生是儒怯的田主，想在收穫中暗地沾光分潤，遇事不果，便常時有欺蔑他的行動。甚至打稻時故意留許多穀粒在草穗上，或者打時舉起來用把勁拂一拂，穀粒和播種時一樣撒在泥土裏了。（石潭鎮打稻是在田裏，隨割隨打，待打在桶裏再搬到禾場去曬。）這回可是他報復的時候！

他們知道央求無益，無益還是央求。這荒年，他們不求助田主，到那裏活去事是可以料定的，幾年來九先生知道本地田夫不可靠了，便老早從外鎮雇請一般專以打稻為業的遊工來，而且還可以藉此和鄉人正式脫離勞資的關係。他們不但從此不能賺他半文工資，到年底時糶糶柴米交易都給他壟斷了。即屬幾個終年飢寒交迫的漁兒，將一簣活蝦換一筒米也被婉辭拒絕，因為他一家七八歲閒着沒事的孫兒們正是漁兒的資料。

事已至此，田夫們吞着絕望的哭聲，只好趁黃昏暮色時散了。九先生送他們出來，發出一大慈悲的嘆聲說：「禾工也請了；明年收成好，兩方說得來，你們再替我幫忙不遲罷。」

「今年爲的是荒年啊……九公公，你想想看？」他們嗚咽著說。

「自然是荒年呀！」九先生叫着：「你們鬧荒，我就不鬧荒嗎？單憑理講，你們每人作兩三畝田，荒也只荒兩三畝田；我呢，不是千多兩千畝嗎？——如今有收的還不到三百畝！這話怎麼說？」

：到底是那個的虧喫得大些？」

他們終於悟到這理由很充足的，也就無言了。

十七日清晨，寥落的田野，斑竹嶺下一帶開始了熱鬧的喧嚷，禾工們和軍隊一樣散在田隴間，朦朧的早照映在他們那笑容不寂的臉上。九先生照例擲着那把擋扒，頭戴草笠，腳登草履，領著一羣孩子們如一隻老狗領著一羣雞雛似的。如有外來的孩子想分潤，不待近旁，便給這羣小家將趕走了。他的兒子菊生管理曬穀場，長生經營倉廩；他和姪兒梅生，榮生便在田間督察巡守。不半月的工夫，這七百畝田的收穫全然竣事了。

秋初過後，八月節過期了，近石潭百里內幾乎成了一片半茅半荒的瘠土。窮苦的田夫們：懶惰的，呼羣嘯衆到曠地山落草去了；搨達觀的，當兵去了。只剩下那老誠成性的尙留連在田野間，有的種芋，想藉此以過殘年；有的只好改農務工，到外鎮去掙生活。

九先生還是怡然故態，荒年雖使他損失鉅大，然猶有充分的餘裕。他家裏的生活不要花錢，柴米酒鹽他的兒姪們都可以用勞力掙來，萬不得已時，推一車陳穀進墟去便可換到一籮筐的貨物回家。……說到嫁妻喪事，和時髦學者最新式的結婚禮一樣直不成爲問題。他的兒姪婦是從前外鎮兩個賢淑的村姑，說好媒後多不用嫁裝也不用排場成禮，用一頂破竹篷轎接來就罷；至於他自己，鏢居三十年了，并不曾有枕邊孤獨之感。算爲問題的，只有他躬身的喪事了；他常時對兒姪說：「……我想人總有天會死的，假若我要死，棺材做好有十年了，油也打過七八回了，把尸裝在裏面一把蓋上抬到土洞裏一埋就是，免得東又是發喪請客，西又是道場。我就不信這些，我的爺，公公，都是這樣的。頂要緊是多燒兩包錢紙，在陰間我好留幾個零用錢：」

但他感着疑慮的莫過死後怎樣處治他的產業了。他閒着沒事蹲在塘邊嗚風時腦裏便常時盤算這些事。當了一世的財主，他還對別人諱說他只有穀，沒有錢。人家說他的錢藏在土窖裏去了，他聽了大不以為然，拿起鋤頭就要那人到後園裏去發掘掘得出一兩，他賠十兩。

「……九公公，你也莫裝真扮假。窖總有一天會給別人挖出來的。你說沒有錢，鬼都不會相信！就打個比方，你倉裏一年收幾千陳穀，到春頭只看見城裏的販子一車來，一車去，難道把你的穀推去充公？……你和本鄉本土的人又沒有一點情面，想用一簍活蝦換一筒米都換不到手，還不是變了錢變了什麼？城裏的穀價五塊二，胚，你發了幾十年洋財了還在這裏扯『四季謊』！」

「……天呀，說的嚇煞人！」九先生顫了顫老眼皮嘶聲說。「……我有錢有銀子錢藏在茅坑裏，銀子埋在便桶底下！一個人有這樣多錢叫莫打起鑼來招軍買馬到曉霞山去做皇帝？……城裏就有五塊二一擔的穀，我只賣過二塊六；我想穿衣喫飯，一家大大小小也要

穿衣喫飯；前年菊生做喜事，去年梅生做喜事，用的不是錢……本鄉的人又會敲詐，一又是祠堂捐，二又是土地捐，三又是什麼禾燈捐，四又是什麼畝捐，學堂捐，清鄉隊捐……真是鬧得我連氣也喘不過來，你要我的錢從那裏拿取？」

這樣一說，有理由也無從辯駁了，即屬人人都洞悉這是謬絕天地的謊話；只須將算盤一敲，就會知道他的支出不過在千數零位上撥去一顆子。但人們終敵不過九先生的巧舌簧唇，由他一說，好像半夜裏出太陽都有這回事。

「非暴力主義」

許多委屈，九先生自三十歲以來就受盡了。和外人接談，他就鼓起神通來辯釋；而他那卑屈的笑容，謙遜的狀貌，使人家也只能信實他，體諒他的苦處。有時來了兩個糶穀的，給他謝絕了，每每賞他一臉涎沫。他拭去便算了，還要打拱作揖，對他們倒賠不是。

當這荒年，許多糶穀發現在他的門首了。鄉人都知道他有穀，不但是新穀，還有去年，前年，大前年的陳穀堆在倉裏。他一粒也不發糶，只等待明年城裏的販子。自然，大家都不服，忿

怒了，一聲號召，全鎮的窮苦挑夫用着空籬擠進他那高不滿七尺寬不到兩畝的茅屋裏來：

第一着，他們推出代表楚二來求情說苦。

一陣堂皇大理由的談話，給楚二無言告退了。

第二着，本鄉的土棍楊七用恫嚇手段了。

他還是央告着，反覆的訴着，末了割肉療親似的允許了出糶十石。

人們都哄動了。站在旁邊抽冷氣的菊生梅生溜了出來，一個請團總，一個請打手去了。終於兩方妥協不下，大家都反了臉，將九先生用麻繩反綁着拷打起來。九先生只是任人打去，還是一面滔滔說理，掉兩行畢生不有的老淚。

他們開始搜尋他的倉庫鑰匙起來。搜尋不着，再來拷打。拷打不供，繼之以抄毀。但他家裏除開三腿桌，缺口盆，補丁袴，穿眼鞋外，實在沒有什麼可以抄毀。有的竟建議掘發他的牀底了，有的跑到後屋動手用大刀闊斧開倉了。

紛紜之際，團總來了，打手也來了。團總走前門，唱着和平調，大驚訝地親手替九先生解

索；打手溜後門，闖進屋手叉手而立，腰邊顯出黑烏烏的鐵尺，光油油的短棍。

兩方知事不可開交，預備起手接陣了。九先生却將菊生，梅生喊到面前來，親自賞了他倆兩個耳光，再拉到人們面前跪着。打手嘿然了，團總便欣然了，開始說和調解，調解之後，大家也都嘿然了。

和事後，九先生轉灣抹角地說了無盡的哀憐話，最後承認糶出十五石。十五石分勻了，一人得到一斗兩升。面面相覷，嗒然走了。多餘的事是打手一人領到五錢賞銀，團總便留在家裏用了一席晚餐。由主人暗地插了一包重約一兩七八錢的碎銀屑在他口袋裏。

一場風波，居然化成平靜。鄉人們知道馮家不可欺，情愿捱餓，不愿到他家來討沒趣。從此以後的九先生……他還是他，還是破衣敝履，笑貌盈盈，閒着時還是蹲在塘邊喝風，看見挑着空籠在對面過身的鄉人便寒喧着大聲說：「……進來喝杯粗茶呀！」

「哎呀，九公公，難爲你賢惠。幾天沒有米進鍋，還要趕三四十里路到竹冲胡家去，說是那裏有二十擔陳穀出糶。」

「胡家竟有穀出糶呀？我還不曉得……有多嗎？我也想糶兩擔進來蒸酒呢，年底不就到了嗎……」

「是啊……你屋裏酒蒸好了，再來賞光罷……」

過路的人就這麼忽忽的一來一去，覺得九先生總有一種和悅可喜而不可親的魔力。……年底來了，家家都愁顏對坐，兒女呼飢，沒有一人再願提起馮家的事。

「曉霞山上的幽囚」

荒年過了，不幸的石潭鎮又起了匪患的消息。

北軍自從打到C城後，一隊落伍的南軍，聲稱攜帶七八十枝快槍來到曉霞山白雲菴。晏安營札寨。外間傳說他們并不勒索民間，計畫的只在馮九先生身上。

然九先生總覺得這是謠言感乘，即屬兒姪的警告，鄰人的勸導，他都付之一笑。這一天正將用早餐時，門外忽然來一個報信的。

「來了麼……」九先生似乎有點慌張，問着。「來了我也沒有什麼打發，四個紅紙包

封，如果他們不嫌就受了。」

不久，一隊人馬果然來到馮家門口。一個首領模樣，蓄有短髭，帶一把指揮刀，眼架黑鏡，率領一班像兵又像流氓的人大踏步闖進屋來。菊嫂連忙倒茶，梅嫂呈烟，殷勤的寒暄慰問。

「馮九爺呢？叫他出來罷！」

馮九爺却早已躲在牀底下了。

「我屋裏公公麼，昨天上街去了……」菊嫂顫聲答。

「胡說小的們，一齊動手去搜！」

不幸的九先生被幾個灰衣人從牀底下倒拖了出來。他平日的鎮定力不知怎樣消失了，只是嘶聲哭着。灰衣人中有個紅鼻子，是本鄉的周五木匠。這使他駭然，想不到自家同鄉竟有心陷害他。一線希望就是向周木匠求情了，他記得這人并不曾和他有嫌怨，不過有回向他糶一石穀米遂鬥了一場嘴。周木匠却也滿口慈悲，說一定可以到大王面前緩頰。

拉到大王面前，他預備兩膝下跪了，而大王却和宋公明似的，叱退左右，親自替他解索，扶他到上方坐好。

「……九先生，本帥到你府上來，並不是有意和你爲難，」大王笑迷迷的說。「只因爲這年歲不好，兵匪吵亂，敝部無人維持糧食，特的請求捐一筆款子做軍費，將來如果前方勝利，一定可以如數奉還的。」

「……糧食嗎？這裏有十幾擔陳穀，大王不嫌，在下可以減半價出賣好了……」九先生吞吐着說。

「我們只要的是錢！」一個托槍的禿頂在旁邊大聲說。

「叱，你們少多嘴……」大王還是和顏霽色要求着。「……穀我們不好帶，并且軍隊裏又沒有穀磨，樁曰……還是請你老仔細想想罷……」

說着從口袋裏拔出一張條來，上面寫着：

「奉敕照得石潭大富主馮九，家擁財資百萬，良田數千畝，以本部爲國努力，不辭艱

苦于貧民加以優卹，于富室則酌商捐款，以救燃眉，着卽令馮九交出一萬五千元，其
他從寬辦理。切切此令。第十節九旅八團團長茹富春印。」

九先生看了，兩手發起顫來。「大王！你老人家……」他帶哭聲說，「發大慈悲罷！這荒
年，穀沒收一粒，叫在下怎的拿得出……」

「莫信實他！他的錢都藏在土窖裏……」門邊一個窮孩子叫着。這孩子就是常時到
這來拿活蝦換米不遂的七麻拐，現在當了他們的嚮導。

九先生指着孩子大罵起來。

「有錢無錢隨便罷！馮九，你作孽也多了，大王都知道。願意趕快如數交銀；不願意？
大王自有辦法。只要你動口說一個字。」那紅鼻子周木匠朗聲警告着。

「……大王老天在上，我馮九交得這筆款子出，情愿當場鎗斃……」九先生呼着，一
骨碌便跪在地上呼冤。

一聲「細下！」從大王口裏喝出來。大家一齊動手，九先生立刻成了階下囚，一牽一拉

的帶出門來。

全鎮的人聞風都跑了。冷靜的村道上，只見一隊零散不齊的灰衣人，有的負着用大爆竹當子彈用的火眼鎗，有的荷着馬刀，有的空手，將九先生擁在當中蜿蜒着朝山寨走。他們將九先生雙手反縛着，頭上罩住一個洋油桶，頸後插起一面紙旗，寫着「石潭馮九，爲富不仁，天誅地滅」十二字。

這實在使九先生噤得和新娘一樣，頭埋在桶裏，眼睛只聽見腳底下路。如脚步慢了一點，後面便有一個人將木棍在桶上一敲，汪的一聲，將他的耳鼓都震聾。

不到兩個鐘頭，九先生已進了山，囚在一處連自己也莫明真象的石灰屋裏，前後都是托槍荷刀的老總。

第二日，馮家大小正在號啕大哭，頓足搥門時，外面忽來了那紅鼻子，帶兩個托槍的，將一張柳票交在菊生手裏，上面寫着的是：

「照得馮九身爲田主，爲富不仁，罪惡滔天，着卽令馮家火連交銀一萬兩來本寨贖

罪。特限期旬日，如逾時不交，卽令開刀碎剮，決不輕貸。切切此告……」

一家大小都哭着向紅鼻子求情。紅鼻子却老了臉了，安慰兩句，帶着衛士拔步走了。

匆匆已是六日，距開刀期只四天了。菊生梅生，一來一去，着人到山寨裏向大王說情，費盡喉舌，已減至八千兩。

到第八日，馮家正在湊銀時，一個荷槍的，那禿頭，又送來一封信。上面寫着：「菊生梅生知悉：老父在此危險萬分，本想拚去老命，只恐家事無人主持，田產更無人料理。今已和大王再三請求，已減到六千三百五十四兩，另外十兩交周木匠，十兩作腳錢，五兩清伙食，三兩賞底下人，一共六千三百八十二兩整，火速湊好交送來山。遲則不及，必有性命之憂。父萬急字。」

第九日清晨，菊生梅生扛着兩擔銀子送到山寨來。開刀的那日，九先生已狼狽不堪的，下山回屋了。

從此，大家都以爲這種勒贖事不過可一不可再，因爲縣廳方面已由馮家着人告稟了，

那知「禍不單行」，曉霞山空靜了半月，第二批匪又來了。捉拿馮九先生的風聲又開始傳遍鄉間。

然九先生居然不逃走。據說在一天晚間，突然被一隊從後山跳進來的匪人捆走了。

一月，兩月，三月……永永得不到九先生的消息。又說官兵已將全部匪人柳捉了，又說九先生不允給銀，被他們認真「碎剛」死了。

「重返故鄉」

一年後，北軍退出省界，戰事止了，鄉間纔安靜起來。傳說九先生死後，馮家兄弟預備分產了，雖然他們表面和好如平日。只是人家問起九先生，他們始終沒有話說。安閒的嘆兩口氣。

不多時，怪異的消息忽然傳遍四鄉，說九先生回家了！他還是健旺如昔，不過兩隻耳朵沒有了，鼻尖上粘一塊膏藥。好事的人立刻去問訊了。

他們跑到馮家，彷彿沒有這宗事似的，倒見九先生依然安閒地和人家談着，照例那樣

蹲在塘邊喝風。

「九公公！怎麼啦？你還是變了神仙還是變了鬼呀？」

「都不是啊！我還是我，不過兩個耳朵沒有了，業然像個叫公雞了。」

「怎麼沒有了？」

「……我去年第二次由那班瘟神拉上山時，早就打定主意想逃脫。那位大王開口問我要五萬，我說有有有，就來他們以爲真的，欣欣喜喜的便把我做押寨夫人一樣款待起來。好有一夜，乘守門的打瞌睡，我老實不客氣溜了出來，溜到山邊，幾乎被查山的看見了，嚇得我連忙躲進柴堆，就那麼躲了三天。到第四天，官兵來了。當瘟神趕走時，幾個騾囉發現了我，幾乎被他們殺了，幸虧我身上還有幾兩紋銀，賞給他們，才饒了我這條狗命。我的耳朵就是這麼割去的啊……」

「鼻子呢，不是割掉的罷？」

「那又是一宗事哩……我扒出山，官兵一番好意，把我送進城。我一面就寫封信回家。」

叫菊生帶兩百銀子進城來；我到城裏來的消息不要傳開，免得又在城裏出一番膠轕，那纔難脫手呢！住的地方離官廳不遠，不過對面操坪裏只看見殺頭呀……住了兩個月，由左鄰右舍排場，汪七郎中（醫生）做媒人，霸蠻的替我討個老婆……這下子可倒霉了。

「我那老婆約莫有三十四五歲，姓鄒，本城一個磨坊老闆娘子出身，風騷自不在說，可是一臉麻子。」

「十個麻子九個俏呀，九公公你真享福哩！」一個聽了叫着說。

「她會俏也好呵，可是她只會潑。每天打扮得和妖精一樣，紅衣綠袴；衣長不到肚皮，一雙屁股通通擺在外面；袴短就短到連膝蓋都露了出來，走起路來左扭右扭，望了那模樣真叫人眼紅……纔進屋裏就曉得這東西不是好貨，頭十天還安然無事，以後就慢慢發作起來了。好喫，好穿，愛遊，愛打牌賭錢，又要喫鴉片烟，真是一套都齊，你看我這窮到六十歲的老頭子那裏負擔得起？這不是活受罪嗎？」

「這一晌聽說鄉裏太平了，我巴不得早些回來，正值那婆娘又尋我吵要銀子，大家一

吵，還不是一場架就打散了伙。現在，唉，倒是回來了，可是也把我苦老十歲了。

「鼻子呢，就是那天早晨動身時被她用梳子刮破的，前天在陳三爺屋面過身，聽說他有膏藥發售，暫且討兩個來貼了應急罷……」

一九二六，四，廿一作畢。

柿皮

上星期日下午，天色很晦暗，大街上的沙風和海潮一樣一陣陣的捲來，我站在西單電車站上靜候着到東城去的車。車已經駛過去二輛，往東城的還是杳然，搭客在不覺間越多，賣報紙的也擠上來，水菓擔子也挑了上來，乞丐們也叢集了。

我正靠在路旁的標木上空想，身旁忽的發出一陣迅捷的笑聲，我詫異着回頭一看，却是兩個着西服的紳士，顯出一種揶揄的容貌逗住一個小乞丐玩。那瘦長臉的紳士，我認識他；他不認識，在他脇下夾着的凡亞林，看來也大概像個音樂家了；那矮小蓄短鬚的說出話來很堂皇有節奏，依他提着的黑提包看來，却有一半像大學的教授了。然而我很覺得厭惡，看不起他們那虛浮混沌的模樣和言語，轉身來在原處站住。

轉身來我却注意那小乞丐了。他絕沒有一點矯作的容色，只是舉起那隻綠色的小瓦

鉢癡笑着。剛才那紳士發笑的原因，大概是他那雙腳罷？然而我却總覺不到怎樣稀奇；肥笨的棉袴和厚腫的鞋也是北方的。「司空見慣，」不過小乞丐的腿短而袴又襠襠，自然更顯得蹣跚了。

「喂，金玉的交響！」那夾凡亞林的紳士又笑着說，當一個銅子投在小乞丐的鉢裏後，發出一聲叮噹來。

「古樂的八音，金爲鐘，石爲磬，竹爲簫管……土爲埙，這似乎像埙發的聲音；黃岡竹樓記有一句：其聲鏗鏘然！這倒是也很切合。嘿，嘿，嘿……」那大學教授似的紳士接着滔滔的說，說畢笑着樂起來。

不一會，小乞丐蹣跚着我身前來了。他還是癡憨的笑着，高舉起鉢子對我發出一些無意義的囁嚅。我愛真實，尤其哀憐他那不會磨滅的天真，禁不住抓了一把銅子投給他。他却沒有感到什麼，拭了拭那污黑的嘴，夾着鉢還是那麼蹣跚着走到別人身邊去了。

電車來了。人們一齊擁上前去，爭鬧的喧嚷也起了。只是我不知怎樣總是有些墨記那

可憐的孩子，回轉頭不住的留意他，覺得在這樣醜陋的低級社會裏，竟還有這樣天真的童心存在！不禁又感得一些空漠的悲哀了。

在這時一個車夫將車柄夾在脇下，一壁吃柿子，閒閒散散的從人叢裏走過來；那孩子正在一個婦人身邊待着她掏銅子給他，瞥見車夫吃着柿子，即刻奔上去擋着，不住親熱的呼着央求。

「幹嗎！」那車夫大聲問，在他的頭上碰了一下。

「爺爺，我餓……你給我，爺爺！你給我……」孩子還是不住親熱的哀求。

「你媽的，給你你這樣兒，那裏配吃柿子！」車夫又大聲斥着。

「爺爺，我餓，我餓，媽媽沒有給餓餓我……」

「真是混蛋，去！」車夫罵了一句，將柿子肉吮乾了，拿起那塊皮便朝電車底下丟去，「叫你吃去，好家伙！」他一壁不住笑了。

當孩子奔上去鑽在車底下拾取時，電車微微的駛動了。我不覺得感到急怒了，又悟到

一時的震驚了。及待我跑上去拉那孩子，不知他怎樣將那塊柿皮拾起，他的手無意的從軌上離開，竟免了那車輪在一倏忽的碾壓！

我也無心上車了。然而站在他前面只有呆瞧，感到哀憐罷了。他似乎十分餓饞將那塊污黑的柿皮如食珍饈似的咬嚼着，沿馬路邊街級上坐下，彈着兩腿，嗚嗚的哼着兀自樂起來；同時一個較大一點的乞孩擠上來傍他坐下，好似將捉弄他的痴呆，又好似羨慕他的鉢裏的那一大注錢。

「喂，你有這麼多錢，怎麼不去買柿子吃？」我走上去問他說。

「爺爺，不，錢是媽媽的！」孩子無意答說，接着又饑饞的吃着柿皮，哼着彈腿了。

我實在不忍再看了，當這一次電車駛來，我毅然攀上車，趁着空位坐下來。任牠駛去罷！我感到深沈的隱痛，那孩子的狀貌也不住在我腦裏湧現，心神又轉向到車外去了。

「……我教你別丟了成不成？」那較大的孩子似乎在那擔心的問。

「丟不了，我就這麼給鉢兒盛了，送給媽媽去。」那孩子帶吃聲的說。

「你媽媽就在那兒，我跟你送去成不成？你瞧，就在那門邊跟老嬤嬤說閒話。」

「那你就別去了……」

話聲跟着車的駛動，慢慢的飄渺了；我的目前接着擁出那一排排列着的人們來，有沈默的紳士，龍鍾的老人，蒼白色的少年，華麗的婦女，惡聲的黃衣檢票員，豪放的司機生在踏動那震怒似的車鈴……

鐘鐺，鐘鐺，鐘鐺……

嘩喇喇，嘩喇喇，嘩喇喇……

喧嚷，喧嚷，喧嚷……

鄉旅夜話

薄暮時江色更覺清明了。冥色四合著，漸漸的罩住，矗立在岸上的義合旅舍，和江水化作一片朦朧。

旅舍的門早就閉了。伙計呆三將兩腿夾着那雙烏油手，靠在門上已經呼出鼾聲。小毛面着火也睡熟了，火燄從柴堆裏躍出，照在他的頰上發出兩朵鮮艷的紅光。只有旅客陳四爺還在不斷的吹水煙，柴灰一片片落在他那寬闊的背膀上，彷彿像初雪打在荒山上一樣。

「開旅館的倒又在外面作客去了！」

主婦張四嫂嘆口氣，捲出她那肥大的臂膊，傍着火爐架坐下來。

「做客的正像駕風，吹到那裏就在那裡；上個月底，我還在紅薯冲譚七娘子屋裡，真是，幾百里路容易易的就飄了過去。」陳四爺忙應聲說，將煙斗遞給她。

「啊，譚七娘子，我還記得；你的大娘還在她那裏做工。」她說了，檢起一塊明炭，歪着臉呼起煙來。

「呀，整整八年了。這下子放心，細人也大了，守屋看屋他一個人管得着，再也不要娘老子擔心了。」

「真靈泛啦……十幾歲？」

「今年七月滿了十六歲；——看起來，身胚足有二十來歲人。」

「娶親——你不在屋裡，他的公公管不管？」

「哈，這倒是宗大買賣，」陳四爺忙笑聲說，拾起凳腳下涼着的那杯茶來放在凳角上，「王滿婆婆替他話媒，說是隔壁蓮姑娘同他前世結了萬里姻緣。他的公公不信這些，見面就講調排（條件之意），說要等紅薯沖的消息——」四爺一壁說，兩手沙沙的搓着，心裏彷彿有一大團情緒快要爆發似的。

「還不是要娘作主！」張四嫂又歪着臉吸煙。

「倒不是這說的。要看譚七娘子的意思如何！」陳四爺在後句着重一聲說，看定張四嫂，似乎待她怎樣回話。

「怪……」張四嫂喊聲和煙霧一齊從嗓子裏迸出，不禁大咳起來。

「原來譚七娘子意思，想把她那第二位姑娘對我屋裏！去年……啊呀，還是前年冬裏，就同我的堂客摸摸索索的講定了；那天我的堂客對我說，七娘子高低下了這個決心。一則，我的堂客在她屋裏作了這麼久的工，真是都以賓主的禮性相待，本來，我那堂客——據一般人講，算是一個少有的賢慧人，做事老到，耐煩，第一宗好處就是不愛小利；二則就是她屋裏二姑娘那個八字，說是她府上瑞彩繞梁，一團和氣——圓泛一點說，就是一不出門。這話還在說意思就是講她的婆婆和娘在一塊，這個親家是手頭結的——」

「啊啊——那嗎賠嫁咧如何分的？」張四嫂忙噲聲道，拭了拭眼。

「這倒是小意思，」他說得更輕沉起來，「大姑娘咧，對給龍老爺府上做三房，因為這幾年他府上遭兵，虧空了，田也賣去大半了，加以那位什麼老爺已經快六十歲了，還要討人

淮屋，這不是作孽？我爺的口白，逢，遲不逢時，叫做拿銀罐子發豆芽；這一看起來，七娘子就有悔意了；……其實這墨頭還有個大巧，連我也難為情咧。那嗎，娘既有悔心，女也是死死的不答應，就只得放勢把事情捱下去，老做個不理會。龍家打發媒人來催，她就籠統一句話：姑娘有病，出不得閣！他一方面又露一點意思，見得二姑娘是滿女，恐怕要把這筆賠嫁的田分開歸二姑娘——」

「那你屋裏就得了路啦！」張四嫂搶口說，微笑着。

「這倒是一句話……」他把話接上，將茶兩口喝了，「歸結講起來，龍家打發媒人來催親，其實還是為的那四十畝肥田。七娘子只要把這算盤一打開，他馬上就會變卦的。所以到今年這宗事一轉眼又是六年多了，大姑娘差不多整二十七了。還有幾方面話媒的，為的這事攔起，連脚也插不進我！我又說句好笑的話，還不出閣，花花姑娘會變老處女啦！」

「如今大姑娘愁也不愁呢？」張四嫂將煙吹畢，伏下爐架將頭枕在臂膊上對着他看住說。

「你看哩——」四爺悄聲道，接着又開始呼煙，「一天瘋瘋癩癩的尋這個吵尋那個吵，早上睡到中飯邊起牀，飯也要人送到她房裏去吃，倒還是難爲她的老妹，什嗎事都替他貼力——」

「二姑娘的年紀，到底比她……」張四嫂又插口問，無精打采的。

「細得多，今年才滿十八，比我屋裡桂生大兩歲。」他呼口煙津津的說，「人也長得秀氣些，圓圓臉，說話生怕出得口，一見人就躲，一天到晚替娘績麻，有工夫就繡花，做針線；我也常說，恐怕大家閨秀也不過她這樣罷——」

「對把你屋她答應了嗎？」她打起精神問着。

「……那自然只歸娘說話嘍，」陳四爺呻吟一忽道，接着吸煙，「她倒還是吞吞吐吐，像個有意無意。不過事情一做到了，我怕的就是這一脚：譚家裏雖還算不得做官的大家主，姑娘們也算是嬌養得和小姐們一樣了，要是一離娘家，住到我那茅蓬草舍裏來，油鹽柴米都要做媳婦的經手，還要餵豬，要紡棉花，要績麻，要替公公做衣服鞋子，還每天在廚房裡弄

起那三餐飯，如果有細人，更竟麻煩了……」

「哎唷，那一雙手難得……就比如我屋裏，除開小毛做不得事，我，呆三和佑駝子都是請來帮忙的。有客也忙，無客也忙；四爺，你來了，也是這樣；就是你屋裏一屋人來了，也還是這樣……」她低低的訴着，將柴架起，抓起一把糠灰投在火裏。

陳四爺不住呼着煙，沈默了，彷彿很擔心他這宗事情已寂滅的火爐又燃起了，畢畢剝剝的響着，吊在上面的瓦壺開始噲噲的唱起低曲來。火光灼在張四嫂那發光的臉上，和石榴一般紅着，她沉醉着兩眼，確是表示她欲睡的神情。

「這樣看去，二姑娘要嫁到這樣的人家來！」她接着徐徐說，一面懶懶的將夾箱在灰裏畫着，「我怕她也料不到做婆的也露出一點意思了嗎？」

「自然！」陳四爺噉的應聲道，「說雖說，也不過些微幾件，莫說得這麼凶。憑良心一想，只要姑娘不錯，少做點事也自由得她。把細人一養，廚房裏少人，總總是要請帮工的；我這幾年在外跑來跑去，錢固屬積得不多，長工當然請不起，無論如何……個把零工是……」他

呻吟到這裡，却又一聳肩堅決的道：「只怕我那爺老子難說話！一世沒上過街，沒進過城，鹽還是零買，那裏會把些事看得上眼！」

「有這古版啦？」四爺，你又怎麼不倒轉想，替這位大姑娘設個法啦？」

「喝，說起來，大姑娘呀？」他的聲音變得很高，頭朝旁邊一轉的道：「講起來也醜煞人！我在她屋裏住了十多天，她口口聲聲對娘說要拜我做乾爺，要跟我進城去看熱鬧；她說這一世做一頓乾女算啦，就跟我到老，要死，就在一隻土眼裏埋！」

「鬼來啦！」張四嫂舌一吐，楞住他驚異的道：「這是那來的禮性？做就做乾女，爲什麼要跟乾爺子偕老呢！」

「還不是，姑娘們有了這大的人還不出嫁，」四爺的鼻一哼，釘了她一眼說：「神也來了，鬼也來了。說良心話，什麼狐狸精迷人，還不是這套把戲！」說着，他的臉一低埋在掌裏，嚇的乾笑個不住。

張四嫂的身動了一動，一啟口卻又停住，一會微笑道：「難道還看上了親家爺不成？」

「怕也有之！」四爺抬起臉應着，「只是我總萬萬不該把自己當作狐狸精就是。」

「你不像個狐狸精，還說她痰迷了心竅嗎？」張四嫂笑聲盈盈的忙道。

「自己不像狐狸精，被狐狸精附了體也說不定。」停一會他說，從張四嫂腿邊拿取那把夾箝在灰上畫着，「就打個譬如，去年我那冲裏的田夫姜三太爺的媳婦，說是忽然被狐狸精迷了，一天到晚闖在牀上哼，說夢話，有時連自己屋裡的人也不認識，就當着做起那些猥褻的樣子，害得他的家爺還不急得有滿罐跑，找那個，找這個，完場找着了會治這班把戲的慶八爺好，慶八爺一走到他屋裏，搜了一遍，說是確實是被什麼精怪尋了，足跡咧不像狐狸，——說是山魃！於是把水一畫，屋前屋後把符一裝，他說馬上就會斷根。那曉得，山魃還是山魃，媳婦的病却越來越利害了！這老寶貝錢也化了，歸結還是守在屋裏裏着急。——一到後來，這事一把發現了發現的是那個哩？一不是道士，二不是法師，就是打鄰舍的那個七伢俐……他們兩戶子不是同管一頭山嗎？山的後頭不是住的楚二砌嗎？那個會想得到這把戲就是那婊子的楚二砌施的！那天邊黑，七伢俐由漢冲回，晚了，說是要去尋牛，就對後山的草

坡裡一奔，因為牠的牛多半是那裡落腳的。天也黑了，他走了個輪迴，牛也沒尋得，不曉得怎樣，看見一個黑影子由樹叢裡溜出來，一直就朝姜家屋後棟鑽去。他以為這莫非是這家伙打算偷牛？那個想起這畜牲竟把人家屋裡山魃作祟的事情忘起了。本來他也難怪，一肚子的火，那裡管得這些，於是乎抽出柴刀就跟上去。正正瞧見那黑影子在門邊站着，好像聽什麼響動。這家伙，他奔上去就是齊屁股一刀：「說到這裡，他突然停下來。」

「後來呢？楚二砌不這一回等他砍死啦？」張四嫂搶口問道。

「砍倒是砍不死，」他變為悄悄的說，「倒也吃個虧不小嚕。他對七伢俐說，他確確實實是想了姜家裡那位媳婦，所以不得不下這個陰毒！你問她施的什麼陰毒，那還瞞得我們這般走過江湖的過嗎？說來說去，同耍蛇的一個把戲：一葫蘆草藥子！」

「如何結局呢？」

「結局沒弄得好，楚二砌第二天就喚轎起跑！你看他好足的威風！」他搖搖頭說。

「姜家媳婦哩？」

「後來還不是那樣完場。病好了，不過人疲得和薰雞一樣！一問她，她還涎皮搭臉的說是快活，快活！她娘的，才看見這樣的潑皮！」陳四爺的臉又往旁一轉，哼的一聲說。

爐火又漸漸的陰暗了，加以一時的沉默，滿屋都罩在黑暗死寂的空氣裏，張四嫂望着爐心幾點閃爍的火花，幽幽的嘆出口氣來。

「如果是這樣，」張四嫂却又打趣的說，「把話巴扯長起來講，我不相信你就不會做這樣的虧心事？」

「哎四嫂子，你看我不是這樣的人囉？」陳四爺伏在爐架上，抓着一把糠灰丟在火裡，說，「就說我是這樣的人，世界我也看足了，花柳叢我也去過，小小窰班我也玩過，自家又有堂客，難道連不故想嗎？總是說公平理性，女人家見識短；古文說得好：春閨夢裡人，有時她也和男子漢一樣，也有胡思亂想的日子。就好比四嫂子吧，管家的出外幾個月半年不同，外面他所受的風塵苦楚，——真是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做內人的那日又不替他擔心咧。」他說得很嘹亮，莊嚴。

火爐突然將糠灰着燃了，張四嫂望了一眼，笑着說，「你總說得這樣尖，歸究起來，客們那個不是這樣？那個巴不得男人在屋裡的日子多？就只看你，在外頭打流，把自家的堂客寄在別人屋裡……」她說時望了陳四爺一眼，又將聲音放大道：「你沒看見我屋對門的唐三滿堂客喲，男人出外當兵十三年，前年在斑竹塢帶起一支糧子（兵）放身，口口聲聲說：堂客不要啦！把信息一傳，你說她怎樣開消？一不急！二不愁！就只背起一牀席子滿壠奔，投那個，投這個……扳起那副黑皮臉哭哭滴滴的說：哎呀……我的天哪……我為你……守了一十三年空房哪……你看這……牀席子哪……業已抓得稀爛稀爛呀！」張四嫂唱到末了，身一仰，手拍着腿，縱聲大笑起來。

「那有這樣的古怪事，」微笑的陳四爺臉一沉低聲道，「凡屬寡婆子都是油煎出來的，信得她！」

「的確！」張四嫂正在嘻嘻哈哈的亂笑，也臉一沉道：「的確確是真的，我親眼看見的，要是做假，那牀席子爲什麼爛得那一出奇？上頭是牙巴咬的印，中間一叢一叢的抓得和

茅草子一樣，難道還是把磨子壓碎的？」

火光熊熊的，映在陳四爺那紫黑色的臉膛，發光的眼睛，低壓的濃眉，都似乎在那裡微微的顫動；張四嫂的笑容寂滅了，滿臉含了深沉的意思；呆三已經仰在板凳上發出巨響的鼾呼，小毛好像醒轉了，一個翻身發出幾句夢囈來。

「要這樣一形容，」陳四爺將話接上道，「譚家裡大姑娘就正是這潑皮樣子！」

「你就把她當作寡婆子嗎？」張四嫂責備似的說。

「業然像個活寡婆子！」陳四爺着重說，兩肩聳了一聳，正襟危坐起來，「一說話，眉眼簡直的梭得嚇煞人；問你要什麼東西，屁股幾扭幾扭就跳攏來搯你的腰；一不理會她囉，就把臉一豎，口口聲聲說，我今晚要變個狐狸精來送你的命哪！我以為這般細人講的話，作得什麼算？那曉得，她業然——實實在在，絲毫不差的——深更半夜，做神做鬼的摸到我房裡來……」

「她真正做得出呀！」張四嫂聲音發顫的插口道。

「她畢竟有這樣大膽——」陳四爺的話勢漸漸的猖獗起來，「她的膽不獨大，又來得凶！就講老實話，要偷人也不是這樣偷的！你起先要慢慢仔細的來，一步一步的先看做乾爺的是什嗎臉子，起心不起心。說話裡面要不意，放秀氣些，放柔和些，才會把乾爺的心眼子鬥得攏眉目要傳情呢？就不說閨閣小姐一樣，儘管低着頭做個不理頭，一層你梭來梭去梭不得法，有意會變成無意，只有叫人肉麻的當兒，要什嗎東西，就打個譬如吧，起先，親親熱熱喊一聲乾爺呀！固屬不能跟做女的一般樣——左又是搥背呀，右又是抓搔呀，來那般把戲然而，你總要把個做乾女子的模樣做出來啦！這一來，無心只怕有心人，乾爺子動了心，不說喚你做女財，昧個良心把你帶到街上城裡去住一晌，到省裡漢口去走一趟，也是便宜事。那料得到她，把你撐來撐去，恨不得一口吞下你才好；連乾爺子的心還在冷冰冰的竈眼裏，啊呀，就做神做鬼，深更半夜摸到別個房裏來，嗤——」他說到這裏，臉又一轉做個不屑於的樣子，一把頓住。

「你像人不像人，的確就連不起心？」
「張四嫂又聲音發顫的插口說，

「四嫂子，憑良心講，我在人世也經驗足了，」陳四爺却又變爲很安閒的神氣說，「堂客們的心看得足，摸得到，却才看見她這位古哩古怪的姑娘。就好比有一回，想起來，平平淡淡的，我也不會留什嗎意；其實說出來也新鮮：正是七月十四日晚邊罷，她屋裏接老客，譚七娘子要我在廚房幫了那一天忙；二姑娘咧，在堂客屋燒香點燭做細事；她咧，粗氣些，就在廚房裏檢點零星，倒也聽我的話，叫做什麼就做什麼，不過，她一到塘邊去洗菜，却回回要我去接我連廚房裏也調排不來，那裏會同她囉哩這些呀！那晚，她忽然洗菜洗菜一直洗到把飯起了鍋，還莫打轉——我想，這也奇怪呀，就七手八脚跑到塘邊去看，怕莫又是和齊矮子一樣，丟到塘裏水眼浸死了？好，一走到頭門邊，她一手拿把葱，一手拿把芹菜，水滴滴的，笑迷迷的對我走來，眉來眼去的說：『哎喲，乾爺，回我擦擦胸脯上的泥巴印字吧！釘住一雙乳頭怪難過的！』我聽了這話，以爲真的是釘上了泥巴，就伸手替她去擦；左擦右擦，那曉得她越擦越出鬼，眯着眼，死不死活不活的，一把揪住我要擦個不散場！」

「到底在那塊地方擦呀？」張四嫂的聲音顫得利害，忙問。

「胸脯兩邊一點。」

「左邊哩還是右邊哩？」張四嫂抖着聲音又問道。

「兩邊都有。」

「未必總只弄得一塊。……那有滿處都是……」

「不止一塊；乳頭上的多。」

「未必你指把我看，在那裏？」

於是，陳四爺從黑暗裏伸出右手來，在張四嫂的胸上按了一下。她不禁沈沈的吸了一口氣。

「後來的事呢？」張四嫂的容色雖則莊嚴，然而變了，好像受了一回驚怖之後似的，她接着問，把縮緊的聲音放鬆。

「那天晚上嗎？說來話長呢——」陳四爺的語聲更竟幽細，流暢了，「我剛睡醒了，在朦朦朧朧中間躺着。我那房間是靠着西屋棟的一帶竹山，山坎裏有泉水，晚心安靜了，沒得

一點風，就只聽見鈴鈴郎鈴鈴郎的水流着的聲音。我的心由這聲音一引，和彈棉花散子一樣，不知飛到那裏去了。到把神一提時，我不覺就對窗子翻了一個身；一線月光同扯閃子的一樣撒進眼裏來。我記得古人有句詩，說是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哎呀，在那一會，我的心真是清平如海，除開有點影子想起屋裏外，什嗎也不覺得了。這真彷彿是死了，不曉得我到底是什麼東西，身子呀，手呀，腳呀，化得乾乾淨淨一樣的，就只留下自己一點悠悠的魂。一會，忽然間，聽見門外邊由對面坪裏傳進一道輕輕的腳步聲音，寒寒索索的探得葉子發响；我就想：鬼來了！我又不怕像神仙臨凡？這聲音却又是摸摸索索的；未了，我以爲是賊摸子來了？仔細一聽，也不像，那步法又輕軟又秀氣，一點不像男子漢那般粗枝大葉的。及到這聲音一移到窗邊來，我就把眼睛一鼓看去，果真！那窗紙上映的正是一個女人人家的樣子！第一，腦頂上蓬蓬的，一轉時就看見那扁扁的鬢子；第二，耳朵底下吊起兩粒環子，輕輕的在那裏搖搖擺擺；第三，肩膀是側的，圓的，不是男子漢那樣聳起好，我就心裏冬冬的敲起來了，一不是喜二不是怕三也沒想起自己的堂客是住在這裏；換

口氣一想：難說這不是狐狸精作祟，老實話，我們走過江湖的就是爲的這事，巴不得牠不來。把主意一打清，我又翻了一個身，輕輕咳了一下。這一咳，接着那影子伸上一隻手，就在窗紙下輕輕的抓了幾抓，於是我就秀氣的問一聲：你是那個？那影子也輕輕咳了一晌，說是我。我又問：你到底那個呢？她又說：我就是我。我聽了這話，有點耐不起性子了，就問：你是狐仙嗎？她細細的笑了幾笑，說：不錯，來尋你的。這一來，我心裏就有點明白了，又同她打趣的說：你又爲什麼要尋我呢？我的堂客就在這裏呢。她又細聲說：我就是要尋上你，害得你的堂客守寡咧。我一想，她如果真是狐狸，聲音就不會這樣鬆鬆泛泛帶笑意的，這一定是鬧把戲的。所以我還要鬥她一下子看看，就說：嚶呀，你來尋我，其如我一則不怕鬼，二則不敬神的。江湖客何？要是我把你吃住了，咧？你不會虧到本嗎？這一問，她問住了，倒是又撩着說：如果你吃得我住，我就陪你超魂脫壳，一塊兒去做神仙吧。我又倒問她說：這什麼話呢！你的魂先脫壳，如何由你來擺佈呢？她又說：我的魂一脫壳，就由鬼變化，鬼的本事就越發利害了。我想起這話，不覺又好笑，就說：你真是『賤』骨頭啊！人變了鬼，就不值半文錢了，還說變化嗎？而我又

何敢下這樣的毒手呢？她說：「只要你有狠，你就試試吧！世界上的本事那裏是口講的哩？我說，試嗎？我要先看再說，如果你就像個半邊醋，不忠不賢的，倒弄得我難爲情呢。她馬上就答應了，說：『既然像個半邊醋，還有臉來見人嗎？』我說：『果真她就答應說：果真！只怕把門一開，你的魂就要出竅呢！』好，這套把戲玩到這裏，我就扒起牀，拖起鞋子走上去——把——門——關！」他訴到這裏，聲音一把停下來。

張四嫂聽到這裏，不禁吐了一大口氣，馬上就問：「然則到底是那個呢？」

「唉，倒霉！」這一來，四爺却變成頹喪的聲音說：「歸究還是自己的堂客！」

「碰你娘的鬼！」張四嫂罵了一聲道，賭氣一把站起，好像一團熱火一把冷得冰消似的，於是她在小毛的身上一擁抱着，氣忿忿的回到她的寢室裏，把門砰然一聲關起，接著「扎扎」地兩響鎖起來。